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戊申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六

七年春正月以陳奇瑜總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討流賊

初流賊既自秦入晉掠河北畿南關中寇患少絳奇瑜

盡丙子明莊烈帝崇禎七年凡三年

時爲延綏巡撫復分遣文武將吏擒斬賊渠山虎等

百七十七人他賊多解散獨鑽天哨開山斧據永寧關

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奇瑜謂是不可以

力取乃陰簡銳士陽言總制檄發兵令賀人龍將之而

西身爲後勁直抵延川俄策馬東曰視吾馬首所向潛

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驚潰焚其巢斬首千六百

有奇二賊俱馘分兵擊斬賊首一座城等獲首級五百

五十延水羣盜盡平奇瑜威名著關陝至是賊南渡河

躉湖廣窺四川廷議諸鎮撫事權不宜設大臣統之

多推薦洪承疇以承疇方督三邊不可易乃擢奇瑜

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質

實永寧關卽延水關汪見前

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

賊自鄖陽渡漢遂入四川二月陷夔州

先是賊旣渡河張應昌追敗之靈寶湯九州李卑又敗之嵩縣內鄉及入湖廣卑又敗之光化賊聞官軍至輒以老弱委之而精銳多前走故諸將動稱捷報功賊勢彌熾鄖陽諸屬邑皆先後陷房縣知縣貢從貴保康知縣方國儒竹谿訓導王紹正死之賊遂自鄖陽渡漢薄穀城犯襄陽羣盜畢會分陷紫陽平利而擁衆南攻興山破其城役知縣劉定國縱掠歸州巴東夷陵突入四川攻夔州城中倉猝無備通判推官悉遁同知何承光攝府事率吏民固守力竭城陷承光整衣冠危坐賊入殺之投屍于江又陷大寧殺知縣高日臨訓導高錫巡檢陳國俊其他部連陷巫山通江巡檢郭贊化指揮王永年力戰死自賊起陝西轉寇山西畿輔河南北及湖廣四川陷州縣以數十計未有破大郡者夔州地稱天險及是失守遠近震動會左良玉自石砫赴援川北副將張令復以兵扼諸要害賊不敢進乃析其黨爲二一走還楚一自通江走廣元沖百丈關殺守備郭震辰指揮田寶由七盤陽平關入秦以抵鞏昌總督洪承疇禦之秦州賊遂越兩當襲破鳳縣主簿吉永祚教諭李之調化勦賊于雒被執不屈死而張獻忠亦自應止西奔尉鄉官魏炳皆遇害賊又析其黨爲二一由鳳縣奔寶雞汧陽一向漢中取間道犯城固洋縣東下石泉漢陰殺化勦賊于雒被執不屈死而張獻忠亦自應止西奔

商雒以十三

質實

光化宋析穀城縣地置乾德尋改光化穀城隋置明並屬襄陽府今因之

紫陽明正德八年于金州地立紫陽堡尋升縣屬興安

州以隸于漢中府今升興安爲直隸州縣仍屬焉歸州

唐置明洪武元年廢尋復置以秭歸縣省入隸荊州府

本朝雍正六年升直隸州十三年改屬宜昌府巴東

隋置明初屬夷陵州隆慶四年改屬歸州今屬宜昌府

夷陵漢縣北周爲夷陵隋唐宋爲夷陵郡治元爲夷陵

路治明初爲夷州府治洪武九年降夷陵州屬荊州府

本朝雍正十三年改設東湖縣爲宜昌府治七盤關

在廣元縣北一百六十里七盤嶺上兩當後魏置明屬

徽州以隸于鞏昌府

本朝雍正七年改屬秦州鳳縣

西魏鳳州明降縣屬漢中府今因之城固漢縣洋縣唐

洋州明降縣與城固並屬漢中府今因之石泉西魏置

元省明復置漢陰唐置元省明復置並屬興安州以隸

于漢中府今屬興安直隸州貢從貴元城人方國儒字

道醇歙人事母以孝聞賊大入湖廣將吏率望風先奔

保康邑小素無兵賊至國儒率鄉兵出禦力不支城陷

被執罵賊中刃死何承光鎮遠人死事後贈夔州知

府高日臨字儼若鄱陽人賊攻大寧見勢弱不能禦齧

指書牒乞援上官率衆捍賊北門兵敗被執大罵不屈

賊碎其體焚之高錫之妻女陳國俊之妻亦皆遇害吉

永祚輝縣人爲鳳縣主簿謝事將歸會賊至知縣棄城遁永祚倡義拒守城破北面再拜曰臣雖小吏嘗食祿于朝不敢以謝事逃責子士樞士模皆死事聞贈漢中府經歷同死難之李芝蔚魏炳贈卹有差楊呈秀官順慶知府大計罷歸賊至佐有司守禦力戰被執大罵賊磔之其弟呈芳單騎入賊營斬賊數十重創死閭調化商州人以武進士署商州防守事六年冬奉檄入雒勦賊至是殉節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方國儒吉永祚高日臨王永年郭震辰田實楊呈秀烈愍貢從貴何承光閻調化節愍王紹正等並入祠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山西陝西大饑

山西赤地數千里大饑人相食給事中吳甘來疏請發粟以振且言山西總兵張應昌等多殺難民冒功中州諸郡畏官軍甚于賊陞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殺之而不顧臣實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機權也陞下加意邊陲賞無延格乃閩海獻捷黔蜀爭功待勘累年急則用其死緩緩則束以文法况封疆之罰武與文二內與外二十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于戴罪偏裨不能令士卒將令不能令偏裨

督撫不能今將帥將聽賊自來自去誰爲陛下翦凶逆者疏入詔發帑振飢而軍政無章如故

五月大旱

帝因旱求言給事中黃紹傑乃疏論溫體仁畧言漢世災異策免三公宰執亦因罪以求罷今者久旱陛下修明政治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澤不降何哉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次輔溫體仁者秉政數載上千天和無歲不旱暵無日不風霾無處不盜賊無人不愁怨秉政既久窺瞞益工中外趨承益巧一人當用則曰體仁意未遽爾也一事當行則曰體仁聞恐不樂也覆一疏建一議又曰慮體仁有他屬不然則體仁忌諱無攖其兇鋒也凡此召變之尤願陛下罷體仁以回天意體仁罷而甘霖不降臣以正欺君之罪帝方眷體仁貶紹傑一秩體仁疏辨且許其別有指授紹傑言廷臣言事指及乘輿猶荷優容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誰不自愛爲人指授也因列其罪狀且曰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說則有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辯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憤誤之愆體仁猶辨且以朋黨爲言紹傑遂言體仁受銅商王誠金體仁長子受巡撫沈聚及兩淮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計體仁用門幹王治東南之利皆其轉

輪體仁私邸兩被盜失黃金寶玉無算匿不敢言帝怒調爲上林苑署丞遷行人司副

六月陳奇瑜圍賊于車箱峽賊僞降奇瑜縱遣之賊遂叛

陷所過州縣

先是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州圖進勦而廷議以鄖陽屬邑皆陷逮撫治蔣元儀擢大名副使盧象昇代之助奇瑜勦賊會賊之自蜀還楚者張應昌擊之五嶺山敗績身中一矢退還賊遂大入又分其黨爲三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浙川一渡河犯商南奇瑜乃馳至均州檄陝西巡撫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河南巡撫元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巡撫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奇瑜偕象昇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總兵官鄧玘及別將楊化麟楊世恩周任鳳楊正芳等分道擊賊復連勝副將劉遷等搜竹谿平利賊先後斬馘三千有奇擒其魁十餘人參將賀人龍等逐賊八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奇瑜以湖廣賊多鼓行而西謂賊不足平乃遣遊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參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畧陽沔縣防賊西遁副將楊正芳余洋縣防賊東遁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默各守要害截

賊奔逸賊見官軍四集大懼悉遁興安之車箱峽諸渠
魁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咸在焉峽四面巉立中互
以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
以炬火且纍石塞其口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
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窘甚用其黨顧君
恩謀以重寶賂奇瑜左右及將帥僞請降奇瑜意輕賊
有驕色遽許之悉籍其名勞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
官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諸將無邀擊以撓撫
事賊旣出棧道卽大譟叛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
七州縣署麟遊知縣董時和死之而賊之屯漢興者亦
自畧陽來會關中大震奇瑜悔失計因委罪他人以自
解賊初叛猝至鳳翔誘開城守者知其詐紿以繩城上
殺其先登者三十六人餘噪而去其犯寶雞者亦爲知
縣李嘉彥所挫奇瑜遂劾嘉彥及鳳翔鄉官孫鵬等撓
撫局帝怒逮嘉彥鵬及士民五十三人奇瑜又委罪練
國事國事上言漢南賊盡入棧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
所撫實數及見奇瑜疏入大王部萬三千餘人蠍子塊
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入大王又一
部入千三百餘人臣不覺仰天長歎夫一月內撫強寇
四萬餘盡從棧道入內地食飲何自出安得無剽掠且
官軍防護一大帥止將三千人而一賊魁反擁萬餘眾
安能受紀律耶賊皆藉口歸籍然延安州縣驟增四萬

餘人安集何所合諸征勦兵不滿二萬而降賊踰四萬
豈內地兵力所能支宜其連陷名城而不可救也若咎
臣不堵勦則先有止兵檄矣若云賊已受撫因誤殺使
人致然則未誤殺之先何爲破麟遊永壽爲今之計惟
急調大軍致討若仍以願回原籍禁兵勿勦三秦之質

實

車箱峽在興安州界五嶺山在均州界均州戰國時

爲均陵隨置均州明屬襄陽府今因之漸川後魏置

後周省入中鄉縣五代梁復置漸水金省入內鄉明成

化時復置屬鄧州以隸于南陽府今徑屬南陽府烏林

關在平利縣東南二百七十里一名武陵關褒城漢褒

中隋改褒城明屬漢中府今因之永壽唐析新平縣地

置明屬乾州以隸于西安府今升乾州爲直隸州縣仍

屬焉唐暉歙人董時和陽武人以扶風縣永署麟遊縣

事城陷遇害時麟遊生員趙應璧隨母避賊賊至母投

崖死應璧從之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時和節愍

應璧入祠

發明

車箱峽之役實爲流賊殄滅之一機時李自成

張獻忠同困峽中進退不可芻糧俱盡已成束手待斃之勢而陳奇瑜遣將分防截其遁逸於兵法亦握勝算一旦舉而殲之易如反掌積年巨寇得以

掃蕩

芟夷天時地利未有若斯之宜者何乃爲左右

所愚

尋楊鶴之覆轍而縱之使逝至令困獸出柙反

噬益

甚厥後盜氛日張毒流海宇延禍無窮史稱流

賊之

肆毒始于楊鶴而成于陳奇瑜信矣莊烈不早

燭受

降之失計至連陷名城猶聽其飾詞卸過轉逮

禦寇

之孫鵬李嘉彥以爲流賊報仇及練國事之疏

敘奇

瑜失策之罪極爲透悉復以事不可爲而逮國

事下

獄政刑顛倒坐失事機明之亡豈盡天爲之哉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先是宣

府巡撫沈棨遣使乞和于

大清與我

阿什達爾漢達雅齊龍什衛寨桑等刑白馬烏

牛定議尋二哨卒出邊被獲

大清以約既定卽遣還之有三人私入邊者斬一人界上

鞭二人百貫其耳還所取物于邊吏我

大兵征察哈爾道出宣府邊城多頽壞我

太宗文皇帝諭

軍士無或跋躡而廷議責棨專擅尙書熊明遇

曲爲棨解帝不悅逮棨下吏明遇亦爲言官劾罷於是

遼東諸將間出邊擾我屬部戕害二十餘人張家口守

臣復多匿逋逃

大清屢諭諭責之怙不悛及察哈爾既下林丹汗走死其宰桑巴圖魯噶爾瑪濟農等率眾降獨卜內額爾等攜察哈爾汗之三妻一妹及其部眾奔榆林西宣大甯錦諸邊吏欲冒爲功爭招納之

大清兵由察哈爾凱旋因入邊間罪四路並進自宣府趨應州畧大同下得勝堡參將李全自縊進攻保安知州閻生斗集吏民拒守城破被執死之守備徐國泰判官李師聖吏目王本立訓導張文魁生員姚時中張師載亦同死旋入靈邱知縣蔣秉采募兵堅守力屈眾潰投繯死合門殉之守備于世奇把總陳彥武馬如豸典史張標教諭路登甫並戰死又守備張修身常汝忠亦先後殉節死沿邊城堡多失守遠近震懼特詔總兵陳洪範守居庸保定巡撫丁魁楚守紫荆雁門總兵尤世威吳襄等援邊而以宣大總督張宗衡節制各鎮援兵宗衡暨總兵曹文詔張全昌等皆不敢戰代王母楊太妃命宗衡等求和我

大清亦布告以申討之意既下萬全左衛遂班師宗衡文詔全昌及巡撫胡沾恩等並遣戍山西巡撫吳甡請畱文詔全昌勦晉賊自贖帝可之兵部議令文詔馳勦河南賊甡復抗疏爭請先平晉賊後入豫帝不許而文詔以甡有恩竟取道太原爲甡所畱時山西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已爲前巡撫戴君恩所斬獨賀宗漢劉

溫體仁乃詐沮深貌爲公
宣以妻結主知及在閣惟
日以嚴賢植黨爲事甚至
力翻閭案變亂是非而于
邊計民生皆漠然置之不
間已爲誤國罪首至流賊

浩然王加計猶擁眾自恣剽掠城邑垣曲典史秦宗文
密令參將猛如虎虎大威劉光祚等圖之山西盜盡平明
年鳳陽告陷文詔遂整兵南大同縣北八十年東至邊牆
三里北至邊牆三里明嘉靖十八年築城今曰得勝路靈邱漢縣明屬蔚州以隸於大同府今徑屬大同府垣曲漢垣縣宋改垣曲明屬絳州以隸于平陽府今升絳州爲直隸州縣仍屬焉閻生斗汾西人徐國泰上虞人妻薛氏妾王氏闔門十三人皆殉節李師聖隆谷人蔣秉采全州人秦宗文武陽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徐國泰烈愍李全閻生斗蔣秉采于世奇張修身常汝忠節愍李師聖秦宗文李養裕等並入祠丁魁楚永城人代王傅濟代簡王桂十一世孫崇禎間襲封

冬十一月陳奇瑜有罪下獄以洪承疇代之

給事中顧國寶御史傅永淳交章劾奇瑜受賄縱賊詔
錦衣官逮訊而以洪承疇代時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大學士溫體仁謂山西巡撫吳甡曰流賊癥疥疾不足憂也奇瑜罪當死有疵之者未幾謫戍邊

寶南通州人傅永淳靈壽人

浩然王加計猶擁眾自恣剽掠城邑垣曲典史秦宗文密令參將猛如虎虎大威劉光祚等圖之山西盜盡平明年鳳陽告陷文詔遂整兵南大同縣北八十年東至邊牆三里北至邊牆三里明嘉靖十八年築城今曰得勝路靈邱漢縣明屬蔚州以隸於大同府今徑屬大同府垣曲漢垣縣宋改垣曲明屬絳州以隸于平陽府今升絳州爲直隸州縣仍屬焉閻生斗汾西人徐國泰上虞人妻薛氏妾王氏闔門十三人皆殉節李師聖隆谷人蔣秉采全州人秦宗文武陽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徐國泰烈愍李全閻生斗蔣秉采于世奇張修身常汝忠節愍李師聖秦宗文李養裕等並入祠丁魁楚永城人代王傅濟代簡王桂十一世孫崇禎間襲封

質實

堡在

得勝

橫行日久閭帥覆轍相尋
其糜潰滋深雖童孺亦知
爲淪胥無日乃體仁並未
聞有勦盜深謀轉指劇寇
爲疥癬置隱憂于度外真
不復少具人心壯烈偏聽
生奸尚加信倚崇禎十七
年之閒相更五十而體仁
獨居位八年終致傾危莫
挽亡國之君各賢其臣于
體仁又何貲焉

賊自陝西出犯河南

賊既軼出車箱峽大掠所過州縣擁眾而西陷澄城圍
郃陽比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進攻隆德
破其城殺知縣費彥芳鄉官楊泰初生員楊泰運皆殉
節死遂薄靜海州固原參政陸夢龍率遊擊賀奇勳都
司石崇德禦之賊初不滿千已而大熾夢龍所將止三
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二將抱夢
龍泣夢龍揮之曰何作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馘數人
與二將俱戰死未幾復圍隴州賀人龍馳救之賊悉衆
環攻李自成以人龍同里聞遣其將高傑遺書招之令
反人龍不報固守兩月左光先救至圍始解廷議以賊
聚陝西詔河南兵入潼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由興
漢山西兵出蒲州韓城共討賊而湖廣一軍尋覆于雒
南副總兵楊正芳及裨將張上達皆死之當是時賊二
十餘萬往來關中連營輒百餘里別賊萬餘屯雒南闕
信遊擊胡良菊花馬池營千總蔡應昌而甘泉知縣蒲來
元機胡良菊花馬池營千總蔡應昌而甘泉知縣蒲來
遊知縣呂鳴世則皆以長吏殉城死其士民仗義者涇
陽布衣王祚以捍賊死耀州生員宋緒湯以罵賊死賊

氛方日熾間承疇將合諸路兵進勦賊渠高迎祥李自成等遂竄入終南會西寧兵變殺將領承疇還軍定亂賊又出終南分陷關隴及承疇自甘肅引兵而東賊乃悉衆東奔陷陳州靈寶氾水滎陽河南復震城每營數萬兵更番進皆因糧宿飽官軍寡備饋餉或不繼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里官軍步多騎少行數十里輒疲乏以故多畏賊時左良玉扼新安澠池陳治邦駐汝州陳永福扼南陽皆坐甲自保良玉前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合因是生心緩追養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撫檄調不時應命漸有跋扈端實無意殺賊而賊傳良玉且至移壁梅山涇水間質實邠州西魏置幽州唐改幽曰邠明屬西安升德順州之龍德寨爲縣明屬靜寧州以隸于平涼府今徑屬平涼府崇信唐于原州地築崇信城宋始置縣涇州唐置明並屬平涼府今因之梅山在鄭州西南三十里與新鄭縣接界費彥芳崇德人按崇德明屬嘉興府本朝康熙元年改石門楊泰初官松江通判方里居賊陷城與子生員善俱赴井死楊泰運爲賊所執罵不絕口斷舌死陸夢龍浙江陰人贈太僕卿殷體信朔州人戰歿于陣丁孔應寧夏人被執不屈遇害李學牧亦寧夏人陷賊中與王風木等謀舉義事洩北面再拜受刃史大勳長安人率兵逐賊馬蹶被執爲所殺

凌元機胡良翰皆湯九州部將賊屯閩鄉九州遣元機
良翰搜山敗歿蔡應昌寧夏中衛人赴勦血戰死蒲來
舉蓬溪人賊犯甘泉守備孫守發擁兵不救城陷來舉
手刃數賊死之贈光祿少卿龐瑜字堅白公安人崇信
故無城遭兵荒縣止貧戶百餘瑜知賊必至集士民築
土垣以守流涕誓死職會天大雨土垣盡圯賊大至瑜
急解印遣家人齎送上官端坐堂上賊捽令跪瑜罵曰
賊奴敢辱官長拔刀脅之罵益厲賊掠城中無所有執
至野外剖心裂腹而死贈固原知州董三謨黎平人與
父嗣成弟三元俱殉難妻李氏亦攜子女偕死贈光祿
丞婁琇湘陰人知涇州城陷死贈太僕少卿呂鳴世福
建人麟遊屢被賊鳴世撫居民有恩城陷賊不忍加害
自絕食六日卒按湖廣通志有知府簡而可者遂安人
亦于 是年殉節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陸夢龍
忠烈費彥芳賀奇勳石崇德楊正芳張上達殷體信蒲
來舉龐瑜婁琇烈愍楊泰初凌元機胡良翰丁孔應李
學牧史大勳董三謨呂鳴世簡而
可節愍楊泰運蔡應昌等並入祠

八年春正月詔洪承疇出潼關討賊

帝以河南賊熾命承疇出潼關與山東巡撫朱大典協
勦時賊方屯梅山滌水乘間陷上蔡固始諸縣聞承疇

將出關遂大會羣賊于滎陽老回回曹操革裏眼左金
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
王及高迎祥張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營議敵官軍未
決李自成進曰匹夫猶奮况十萬眾乎官軍無能爲也
宜分定所向利鉞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裏眼左金王未
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當陝兵過天星扼河上綴河
應陝兵銳益以射塌天與獻忠並起比肩而自成乃固
均衆如自成言始迎祥與獻忠並起比肩而自成乃固
祥支黨不敢與獻忠偶及是遂相領頗與俱東掠自來
始抵霍邱陷其城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
若鄉官戴廷對田旣庭舉人主毓貞張燦恆死焉遂
壽州攻潁州知州尹夢鼇通判趙士寬方謁上官于鳳
陽驟聞賊至立馳還賊已抵城下率民壯固守城北
廷傅所統皆市人不可用賊遂據樓以攻且鑿城頑
高樓可瞰城中諸生劉廷傅請先據之夢鼇以爲然
丈城上人皆走止之不可夢鼇持大刀獨當城壞處
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眾畢登遂投城下烏龍潭死
既陷士寃率眾巷戰力竭亦赴水死潁川衛在州治田
北隅賊分攻衛城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
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前所百戶汪檀俱乘城
戰死衛經歷胡士定及廷傅以罵賊死致仕尚書張鶴
死衛經歷胡士定及廷傅以罵賊死致仕尚書張鶴

鳴暨其弟參政鶴騰子大同閹門皆遇害中書舍人田之潁光祿寺署正李生白署丞李元白黃巖知縣劉道遠會寧知縣楊南同殉節死其他官紳士庶死難者共一百三人城中婦人殉節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一時忠烈稱獨盛城破後亦無一人向賊乞憐者賊怒遂屠之

質實

霍邱隋置明屬壽州人朝雍正二年改屬潁州十三年升潁州爲府縣仍屬焉

潁川衛明洪武初置隸河南都司以屬於右軍都督府今廢倪可大儀徵入賊犯霍邱知縣逸去可大督民壯逆戰以奇策斬賊首數百分守城北賊以礮攻陷南門被執齧指血噴賊被磔死妻女皆自縊僕倪表亦死何炳若河南人戴廷對官福州通判田旣庭官淮安教授尹夢鼇雲南太和人弟姪七人皆從死趙士寬字汝良拔縣人官鳳陽通判駐潁州妻李氏攜三女登樓自焚僕王丹亦罵賊死胡士定廣濟人劉廷傅故布政使九光從子九光子廷石分守西城中賊刃未殊口授友人方畧令繕書上當事旋卒張鶴騰官雲南參政行誼醇篤譽過其兄鶴鳴賊執鶴鳴兄弟倒懸鶴鳴于樹皆罵不絕口死後給事中林正亨錄上其狀贈夢鼇光祿少卿士寬光祿永餘贈卹有差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尹夢鼇忠節倪可大張鶴騰烈愍戴廷對趙士寬李從師王廷俊田之潁李生白李元白劉道遠楊南節愍

何炳若孫升胡士定劉廷傅廷石等及死難官紳士庶
名見史乘者爲夔州府訓導丁嘉遇候選經厯汪邦彌
舉人白精忠郭三傑貢生李茂叢楊得坤甯儉生員韓
光祖檀之槐李維紀王致志張維黃劉大濟田大生聞
于階弟于邦王國泰元鳳翔卞文斗王乾亨丁嘉運劉
栻姚克智丁崇先郭之英姚同寅尙日暄陳純李孕生
王致和申華郭之豪田之萃郭瑋馬負圖錢人瑋盧元
貞馬宗國馬柱國韓中佐楊子世王啟昌邢元錫熊協
夢王維新李汝珽盧傳世喻天敘楊士貞郭之產郭獅
賀嘉貞聞慎言監生王文煥田之蔚田之茂田之尹武
舉人尚日躋李承訓醫官張濟民禮生孔道隆儒士田之
蕙于振先布衣鹿勁元中元嚴克長王尙廉元旋祁標
王公枋張肅範王之幹趙謙祁瀛潘守仁汪茂椿張思
明黃國王九成王印王聘汝陳繼信並入祠韓光祖母
李氏妻武氏偕二女赴井死妾李氏方有娠被剖腹死
次子定策孫曰曦皆罵賊死檀之槐護母柩不去
被磔死李維紀妻趙氏及子女十八人投井死王致志妻唐氏同殉節

賊陷鳳陽畱守朱國相等死之

先是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懼賊南下請防護鳳陽陵
寢不報給事中孫晉亦以爲憂言于兵部尙書張鳳翼

鳳翼曰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銅江南草公南人
何憂賊遂不設備賊漸逼江北鳳翼乃請救漕運都御
史楊一鵬移鎮鳳陽溫體仁格其議鳳翼亦不能再請
事益急給事中許譽卿請速調五千人守鳳陽而賊已
自壽州分部來犯鳳陽故無城國相率指揮袁瑞徵呂
承蔭郭希聖張鵬翼周時望李郁岳光祚千戶陳宏祖
陳其忠金龍化等以兵三千逆戰上窯頗有斬獲頃之
賊數萬至矢集如蝟官軍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歿一
鵬在淮安遠不及救賊遂燔皇陵大肆殺掠千戶陳永
齡百戶盛可學衛經歷胡尙綵府照磨蕭懋烈等四十
餘人推官萬文英子元亨及舉人蔣思宸布衣陳自修
等六十餘人皆殉節死公私邸舍被焚者二萬餘間光
燭百里賊渠張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合樂大飲自成
從獻忠求皇陵小闕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
祥西趨歸德復謀入關獻忠獨東攻廬州州民乘墉捍
賊有張四哲者偕弟四美四奇奮力迎戰敗死州城堅
賊百計攻不克去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
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者千人遂走圍廬江士民具財
帛求免賊僞許之俄襲陷其城居參政盧謙舉人張
受畢伊周死之連陷無爲巢潛山太湖宿松屠其城太
和霍山六安亳州悉被殘破其別部復分陷羅田徐州
及虞城商邱汝寧真陽新蔡是時諸州邑殉難死者無

爲則彥太湖則知州張化樞巢縣則知縣嚴覺潛山則知縣趙士
宿松則生員劉之暄袁師臯萬民望柴維煥布衣陳昌則
言夏時行石思行太和則生員秦培篤秦思允霍山則
教諭龔元祥訓導姚允恭六安州生員梅國秀亳州則
布衣李心惟李如龍李猶龍羅田則知縣梁志仁教諭
商邱延真陽則舉人賈遂李明開武舉史懋明虞城則生員宋桂
蹠江北流擾蘄黃汝寧歸德之間圍桐城者數月應天
備朱士允趨潛山把總張其威趨太湖士允戰死自強
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砾石以投賊賊既踪
越英霍下獄棄市以朱大典代之譽卿等憤體仁鳳陽
逮一鵬走麻城以去變聞于朝帝以皇陵毀素服避殿
淮撫操江移鎮之請識者已恨其晚而閣臣票擬則曰
不必移鎮臣觀各地稍有兵力賊卽不敢輕犯鳳陽
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鎮藉口撫
臣以不必移鎮爲詞則輔臣欲辭玩寇之罪其可得哉
帝以譽卿苛論妄言切責之

質質

明莊烈帝崇禎八年

于來遠又破千餘人于山口鎮進攻上窯卽此廬江
漢初置舒縣文帝十六年建廬江國治此後爲廬江郡
治隨廢郡改縣曰廬江明屬廬州府今因之巢縣夏商
時南巢地漢置居巢縣唐改巢縣明屬無爲州以隸于
廬州府今徑屬廬州府潛山元析懷寧縣置太湖漢皖
縣地劉宋以豫部蠻民立太湖南縣明並屬安慶府今因
之商邱漢睢陽明洪武初省嘉靖中置商邱爲歸德府
治真陽漢慎陽隋改真陽明屬汝寧府今改縣曰正陽
仍屬汝寧府鳳陽衛在鳳陽縣東南十三里今廢英山
春秋時英氏地宋初爲蘄州羅田縣地咸淳時分置英
山縣明屬六安州以隸于廬州府今屬六安直隸州麻
城隋置明屬黃州府今因之朱國相榆林衛人呂維祺
字介孺新安人孫晉桐城人楊一鵬臨湘人胡尙綵淳
安人賊犯鳳陽衛城獨擊卻之後賊復至被執不屈死
蕭懋烈歸化人萬文英南昌人方臥病賊索之子元亨
年十六泣語父曰兒不得復事親矣出門呼曰若索官
何爲我卽官也賊縛之極口大罵斷脰死文英獲免蔣
思宸投繩死陳自修繞父柩哀鳴被害盧謙字吉甫官
欲屈之罵曰吾朝廷憲臣肯爲賊屈耶鼠輩滅在卽安
平人嚴覺歸安人一門皆殉節金應元會稽人流賊至
殺無禮賊怒殺之投屍于池池水盡赤張化樞雲南永

據城東大濠奸人導賊渡濠爲所執研未殊自經死趙
蔭吳江人賊襲營被執不屈死趙繼春與獻賊戰于洪
家嶺無援死之扈永寧霍邱人劉之暄代父死賊釋其母力
父萬民望代母死賊釋其母袁師阜見賊欲殺其母力
與相持受數刃死柴維煥與三子同遇害秦培篤與妻
王氏俱死秦思允被賊執挾之攻城呼告城上曰賊以
牛皮冒車避矢石所懼惟火耳賊殺之城上投薪焚賊
車城得全龔元祥長洲人賊犯霍山知縣先遁元祥督
民固守城破與子炳衡俱被殺事聞贈國子助教建祠
曰忠孝以其子配之姚允恭盱眙人李心維李猶龍皆
以守親柩遇害心維子果從死如龍猶龍從弟賊執其
母奮力擊賊爲所殺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銘之裔也
羅田界湖廣江北之交志仁日夕儆備羅汝才以其長
者不忍加兵會邑豪江猶龍與賊通志仁捕下獄猶龍
戰殺六賊力屈被縛罵賊支解死妻唐氏亦被殺典史
知必死潛遣人導汝才別校來攻城陷志仁持長矛
單思仁等並死汝才在英山聞之馳至以擅害長者斬
其別校吳鳳來福建人盧大受寶慶人詔贈志仁知州
思仁主簿鳳來助教大受學錄陳桂棟鄰水人王信陝州
西寧州人出撫土寇會流賊猝至被執脅之賺城信
罵不從斷頭剖腹而死贈光祿卿建祠奉祀時又有義
王信官新蔡知縣亦于是年殉節劉楷江陵人常率義

勇解荊州圍賊犯汝寧從參將王某以三千人赴援戰死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魯王時殉節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張國維忠敏眞陽知縣王信忠烈朱國相袁瑞徵呂承蔭郭希聖張鵬翼周時望李郁岳光祚陳永齡盧謙嚴覺趙士彥金應元龔元祥梁志仁新蔡知縣王信朱士允烈愍陳桂棟張化樞趙蔭趙繼春節愍陳宏祖等並入祠

發明

是時寇賊蔓延所在充斥乘勢南下事所必有兵不知早爲籌畫乃以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銹飼南草竟不設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謬妄甚矣及賊逼江北始請淮撫操江移鎮已爲緩不及時而溫體仁復格阻之至使祖陵燔燬原廟震驚二臣之罪上通于天矣莊烈倚任奸輔轉以許譽卿爲苛論妄言然則玩寇速禍誰實致之淪胥以亡有由來矣

夏五月吳宗達罷

溫體仁專政宗達能爲之下在閣六年交驩無間至是以衰老乞歸

六月賊復走陝西總兵官曹文詔勦賊于真寧死之

初洪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亦由麻城入陝以會高迎祥李自成承疇偵賊盡入關中議還顧根本乃會師汝州命鄧玘尤翟文張應昌許成名戍樊城防漢江左良玉湯九洲控吳村瓦屋尤世威陳永福徐來朝分駐永寧盧氏山中以扼緇南朱陽之險親統大軍俟曹文詔至偕王允成以尅餉鼓噪殺其二僕玘懼登樓越牆墮地死將關進勦時文詔擊賊隨州未至也鄧玘抵樊城其部承疇聞變急檄秦翼明代統現軍以奏限六月平賊期且迫遂率賀人龍張全昌等西行約文詔會商州比次靈寶文詔至承疇以賊黨屯商緇聞官兵大集必先走漢中而大軍由潼關入反在其後乃令文詔由閻鄉取山路至雒南商州直擣賊巢復從山陽鎮安洵陽馳入漢中遏其奔軼曰此行也道路回遠將軍甚勞苦吾集關中兵以待將軍拊其背而遣之文詔躍馬去旣至商州賊去城三十里而營文詔夜半率從子變蛟等擊敗賊深林中賊退據險以千騎逆戰變蛟大呼陷陣諸軍並進賊敗走已而迎祥獻忠諸賊犯鳳翔趨汧陽隴州文詔自漢中馳赴賊盡向靜寧泰安清水秦州間衆且二十萬承疇以文詔所部合張全昌張外嘉軍止六衆寡不敵告急于朝未得命而官軍遇賊亂馬川前鋒劉鴻烈被執死之俄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于襄

樂文詔聞之瞋目大罵急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爲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遇賊真寧之湫頭鎮從子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率步兵擊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鷹集賊不知爲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甚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文詔左右跳盪手擊殺數十人轉鬪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賊乘勝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疇力遮之涇陽三原間賊不得過文詔忠勇冠時稱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爲之相慶

質實

樊城在襄陽縣北南臨漢水與襄陽城對峙吳村一統志作胡村在浙川縣西北九十里瓦屋在內鄉縣西南春秋時諸侯參盟于瓦屋卽此永寧後周始置熊耳縣隋改曰永寧明屬河南府今因之朱陽關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隨州漢入屬德安府今因之襄陽城在慶陽府寧州東六十里隨縣唐爲隨州治洪武初降縣尋復置州以隨縣漢曰襄洛縣後漢廢後魏置縣曰襄樂元廢襄寧唐置頭鎮一名顯聖鎮在真寧州東文詔死節後莊烈帝聞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文詔忠果艾萬年忠烈柳國朝

鎮平安烈愍
劉鴻烈節愍

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並爲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預機務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逮繫大臣震孟講魯論
君使臣以禮反復陳說帝爲出尙書喬允升侍郎胡世
貴于獄帝嘗足加于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
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卽袖掩之徐爲引下賊焚鳳陽
陵寢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
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
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母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
時弊至是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習時務思用他官
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與
至發所擬獨當帝意特命至發與震孟並入閣至發以
縣令起家累擢居政府蓋異數也越二年至發代體仁
爲首輔一切守其所爲而才智機變稍不及時人比之
傳衣鉢云

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敗績

賊爲洪承疇所遮，張獻忠將由藍田走盧氏復扼于世威，仍入商雒山中。參將徐來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誤。賊至來朝逃一軍，盡歿。世威軍暴露久，大疫與賊戰，失利敗走，賊遂突出。朱陽關殺裨將徐來臣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畱陝西，來臣朱陽關守將藍田。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烈愍。

質實

治于此明屬西安府今因之。徐藍田秦縣故城在縣西，後周移治于此，明屬西安府今因之。徐藍田秦縣故城在縣西，後周移治于此，明屬西安府今因之。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

廷議以賊勢益張，洪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督關中兵辦西北象昇督關外兵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賜尙方劍。

九月洪承疇破賊于渭南

時迎祥自成在關中分道出犯，迎祥畧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畧富平三原以東。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賊將高傑通于自成妻邢氏，懼事洩被害挾之來降。承疇復身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自成大敗，東走。迎祥亦屢敗，東逾華陰，南原絕嶺偕自成出朱陽關與獻忠合。質實：武功漢縣明屬乾州，以隸于西安府今升。

乾州爲直隸
州縣仍屬焉

王應熊罷

應熊爲楊一鵬所取上初一鵬奏鳳陽失事應熊恐帝震怒留其疏未上及報恢復同奏之遂擬旨令一鵬戴罪而帝以皇陵遭燬非尋常失事乃逮一鵬論死於是給事中范淑泰等爭劾應熊朋比誤國言一鵬恢復疏以正月二十七日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復者哉應熊改墳日月欺誑之罪難辭且劾其他受賄事帝眷應熊厚不聽應熊亦屢疏辯謂座主門生誼不容薄不敢辭朋比之名票擬實臣起草不敢辭誤國之罪言官益憤給事中何楷屢疏糾之最後復疏言故事奏章非發鈔外人無由聞非奉旨耶報不許鈔傳臣疏六月初十日上十四日始奉明旨應熊乃于十三日奏辯旨尙未下應熊何由知臣不解者一旦旨下必由六科鈔發臣疏十四日下而百戶趙光修先送錦衣堂上官則疏可不由科鈔矣臣不解者二應熊始懼具疏引罪帝下其家人及直日中書于獄賜道里費行人護送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已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

質質

子漳州鎮元

總兵官張全昌敗績于沈邱被執

先是全昌從洪承疇西入關與祖大弼賀人龍屢敗賊未幾都司田應龍張應龍戰死而艾萬年曹文詔已相繼歿官軍益衰賊盡趨西安承疇急檄全昌曹變蛟先赴渭華格其前親督軍尾其後擊卻之賊奔而南承疇又命全昌及趙光遠率兵三千截潼關大谷部卒大譁闕入滎澤劫殺人河南巡撫元默請急救盧氏不聽光遠擅歸關中全昌迤逕至潁州至是追燭子塊於沈邱戰敗被執賊挾之攻斬黃全昌因代賊求撫總理盧象昇不許責全昌喪師辱國曰賊果欲降可滅其黨示信賊不聽命久之全昌脫歸大谷關縣西南秦山谷張應龍與田應龍禦賊清水縣之張家川中伏戰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並追謚忠烈

質寶

在閩鄉

冬十月賊陷陝州攻洛陽
賊擁衆三十餘萬自潼關出犯閩鄉靈寶塵埃漲天絡繹百里左良玉祖寬禦之不能支賊遂分部薄陝州知州史記言募敢死士出擊之斬數十級生擒三十餘人老回回愾率數萬人攻城不克乘雪夜來襲所募士方

調他郡城遂破記言縱火自焚或掖之出曰死此何以
自明乃越女牆下賊追獲之令降叱曰有死知州無降
知州也遂被殺指揮李君賜殺數賊而死訓導王誠心
里居教諭張敏行姚良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撫陳
三元百戶明完璧亦不屈死陝州旣陷賊乃進攻洛陽
巡撫陳必謙率良玉寬赴援獻忠走嵩縣迎祥自成走
偃師良玉寬分逐之迎祥等出鞏縣畧魯山葉縣陷光
州會盧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台寬等擊敗之于確山賊
南竄復流入江北圍滁州再陷巢縣乘勢掠含山襲和
州知州黎鴻業與鄉官馬如蛟麾壯士出擊兩戰皆捷
賊將奔適風雪大作不辨人色守者皆潰賊遂入城如
蛟急下令能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百餘人巷戰賊多如
傷力屈遂戰死鴻業繫印于肘跪告其母李氏曰兒不
肖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泣諭曰汝勿以我爲念事至
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妻楊氏妾李氏及女四人繼之鴻
業北面痛哭再拜自刎未殊濡頸血大書曰爲臣盡忠
爲子盡孝何惜一死賊入傷數刃而死州判錢大用偕妻
妻妾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創死學正康正諫偕妻
汪氏子婦章氏赴水死訓導趙世選不屈死如蛟兄如
蚪如虹家屬十四人亦死鄉官魯一惠張元禎貢生魯
一璠生員陶應陶廖趙世光魯可爲張宏門姚承壽王
鼐臣王夢陽雷綿祚布衣王良翰楊鳳墀宋齡成建中

李寅陽郝萬秋馬文舉王之節盛唐盛美皆遇害是年
賊自江北而楚而豫而秦又自秦突出關迤邐而南以
至江北蔓延幾半天下其死難之可紀者陝西則隴州
知州胡爾純永壽知縣薄匡宇咸陽知縣趙躋昌延長
知縣萬代芳教諭譚恩驛丞羅文魁扶風知縣王國訓
主簿夏尚忠典史陳紹南教諭張宏綱訓導陳繡生員
王守庠守德澄城主簿李可受鄉官王廷賓階州學正
孫仲嗣鄉官趙明盛孟宗孔寧羌衛鎮撫曹雲梯鳳翔
生員屈學曾臨潼生員張國禎韓城生員梁民泰河南
則盧氏知縣白楹濟源知縣楊于楷榮陽典史周崇禮
湖廣則鄖西知縣曹同署上津知縣龔懋澤廣濟教諭
曾發祥黃岡生員易道暹江北則臨淮都司陳保山而
四川總兵楊玉振以實魯山漢魯陽劉宋省隨復置
赴維勦賊兵潰遇害

實魯山唐曰魯山明屬汝州確
山宋置明屬汝寧府舍山唐置明屬和州延長西魏析
膚施縣置明屬延安府今並因之寧羌衛在寧羌州治
北本河陽縣地名羌鹿坪明洪武二十九年羌民田九
成作亂討平之三十年于此置寧羌衛成化二十一年
巡撫鄭時以地僻山險流民聚集奏設州治于衛治南
本朝順治十六年裁衛史記言字司直當塗人贈光
祿少卿黎鴻業字孟擴順德人贈太僕少卿馬如蛟原
官浙江陰知縣贈太僕少卿康正諫祁門人贈國子

監丞趙世選贈國

子監學錄馬如蚪候選鹽運司判官

馬如虹州學生員

魯一惠原官把總與妻王氏赴水死

張元禎原官鴻臚寺序班陶應陶廖同母兄弟母魯氏

九十一齡聞難赴水死應廖從之趙世光姚承壽亦從

母赴水死承壽家

人死者十餘人陳問世以身衛母被

殺魯可爲一惠子

張宏門元禎子王良翰罵賊死妻魯

氏弟婦耿氏及妹

女四媳皆自焚死楊鳳墀閨門自焚

死胡爾純山東人

賊犯隴州固守五十餘日城陷自縊

死趙躋昌解州人

萬代芳遼東人妻劉氏妾梁氏俱從

死王國訓解州人

賊犯扶風捍賊兩月餘援絕城破罵

賊死王廷賓官永

城知縣有治行里居城陷不屈死孫

仲嗣膚施人當事

委以城守賊至悉力禦守比陷與妻

子十餘人同死趙

明盛原官太原府照磨孟宗孔原官

漢陽教諭屈學曾

督鄉勇殺賊陷陣死白櫞莘縣人已

被劾將去官賊陷

城率民巷戰力竭自刎楊子楷保德

人周崇禮浙江山陰人

賊犯滎陽守小西門比陷巷戰

被執罵賊死曹同巢縣人

城破賊索印大罵不與賊擊

上津州事極力禦賊以死曾發祥

鍾祥人易道暹好學

著書尚氣節賊至被執遇害

子爲廸殉之爲瑚于崇禎

十六年奉母避賊被執罵賊死陳保山

與賊戰于隆平

寺敗歿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史記言忠烈黎鴻

業馬如蛟忠節李君賜楊道泰阮我疆陳保山烈愍胡爾純薄匡宇趙躋昌萬代芳王國訓王廷賓楊于楷曹同龔懋澤楊玉振節

愍錢大用等並入祠

十一月罷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

震孟既入閣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吾騶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未幾體仁窺其疏所擬不當己意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慍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騶欲用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伉直諷其私人誣劾譽卿爲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體仁擬以貶謫度帝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提問震孟爭之不得拂然曰科道被誣見斥是天下極榮事賴公玉成之體仁遽以聞帝果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吾騶罷震孟落職間住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惜三月而斥未竟其用

質質

申紹芳大學士時行之孫

下庶吉士鄭鄭于獄

初鄖忤魏忠賢削籍帝卽位起故官丁內外艱未赴服除應召溫體仁重鄖名見于朝從容問曰君自南來聞

清議謂何鄖曰謂有君無臣耳體仁愕然曰天下事已不可爲咎豈在吾輩鄖曰推賢任能練兵選將何爲不可體仁怫然起曰君與湛持任此吾久欲歸矣湛持大學士文震孟字也體仁方欲傾震孟而鄖與震孟同年友善又面許體仁過體仁憾甚震孟旣罷去憾未釋據鄃事無所得遂誣劾鄖假乩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言帝震怒下鄖刑部獄部臣言蔑倫大罪不可以風聞坐証久不決體仁乃募諸生許曠證之曰汝證成鄖獄以布中外謂之放鄭小史而騰章極論鄖願與鄖共對簿以此實鄖二十四年前事乎曠語塞獄亦未竟而曠果擢舍人鄖詰曠曰爾年幾何曰二十五年元上揭訟冤侍郎劉宗周諭德黃道周先後論救錦衣莫孟明覆讞抗疏申辨之帝深責鄖鄭鄖字謙入體仁言皆不聽竟磔鄖西市鄭鄖杖母之獄法司不敢承錦衣不敢決而徒而面質之尙恐其依阿權輔首鼠兩端乃并置宗達

發明

鄭鄖杖母之據以効鄖者謂其言出吳宗達耳立召宗達

質實

鄭鄖字謙止武進人

子丙

于不問而轉任年不及事之人挺身對簿荒誕爲已甚矣書曰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莊烈偏聽生奸雖治蔑倫大獄猶不察不審如此則其時庶戮之不辜者可勝道哉

九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于滁州

賊既襲陷和州益分部南犯巡撫張國維遣遊擊陳于王守六合守備蔣若來守江浦賊方攻江浦浦口守禦姚九疇陷圍死若來急入城與知縣李維撻固守賊登城若來拒卻之縋下擊賊矢著其頰左臂傷裏血還戰賊乃退六合無城若來與子王犄角捍賊賊亦尋解去合部衆數十萬西犯滁州環山爲營包絡原隰知州劉大輦南京太僕寺卿李覺斯登陴固守賊雲梯衝轟百道壞攻城上火輪巨礮相續發出賊不意投火燄其雲梯縱死士出擊賊賊卽者衆斂兵稍退夜復進攻掘爲營爲後勁躬率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昧爽抵城下賊空營爲援總兵官祖寬將邊軍爲前鋒遊擊羅岱以火器三百擊之薄城益急而象昇自鳳陽會諸路師大呼諸軍無不一當百戰至賊不虞也祖寬躍馬進奮擊奪其駿馬連營皆潰自城東五里橋逐北三十里至朱龍橋積屍墳委滁水爲之不流象昇初受命時官軍屢

嶄諸將率畏懼不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方其會師鳳陽以前此議兵籌餉多未得機要乃上疏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爲危形況請餉未敷兵將從賊爲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城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宣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薦遼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卽求援求調不應別有所分應之何以支持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勤能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皆切中時宜而朝廷不顧死用也

質實州府十一年改屬應天府今屬江寧府朱龍橋一統志作珠龍橋鎮在滁州西北三十里滁水自廬州府合肥縣界東流入經全椒縣南三十里又東北經東南六十里又東入江寧府六合縣界亦名天河陳于王字丹衷吳縣人姚九疇江寧人本朝乾隆四十

入祠
一年

以前禮部侍郎林釤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釤以忤魏忠賢去忠賢誅起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改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矣帝嘉其言命釤以原官入閣

二月山西饑人相食

時河南南陽亦饑有母烹其女者唐王聿鍊聞于朝乃命振南陽饑蠲山西被災州縣新舊二餉

聿鍊唐定王徑八世孫崇禎五年嗣封

前副總兵官湯九州擊賊于嵩縣敗績死之

先是滁州潰賊北趨鳳陽漕臣朱大典遣總兵官楊御
藩以重兵禦之賊不敢犯轉攻壽州故御史方震孺督
鄉勇堅守乃走潁霍陷蕭縣生員梁宏道戴奮翼縱四
通朱道光郭復性郭復初李荷春布衣王基貞任如龍
郝維聰死之復突殤山靈壁虹窺曹單總兵劉澤清拒
于河賊掠考城儀封而西其東奔者爲別將劉良佐所
扼西走池河取閭道出南岡守禦劉光輝以五百人格
鬪力竭赴水死一軍盡沒賊龜其甲幟渡河守者不覺

也既畢渡奪路走總兵杜宏域自浦口馳追之不及遂折入歸德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走登封與伊嵩賊合湯九州期左良玉夾勦良玉半道歸九州以孤軍千二百人由嵩縣深入賊屢敗窮追四十餘里誤入深崖遇賊數萬據險攻圍九州勢不敵夜移營爲賊所乘遂戰歿盧象昇聞九州軍覆

于七頂山殲李自成精騎殆盡次師南陽令大樂備汝寧寬備鄧州而躬率諸軍蹙賊遣使告湖廣巡撫王夢尹鄖陽撫治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邀擊前阻漢江可一戰殲也兩人竟不能禦賊遂自光化潛渡漢入鄖象昇遣總兵秦翼明副將雷時聲由南漳穀城入山擊賊寬等騎軍不利阻隘副將王進忠軍譁羅岱劉肇基兵多逃追之則彎弓內嚮象昇乃調川兵搜捕均州賊是時楚豫賊及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之交萬山中象昇自南陽趨襄陽進兵賊多兵少而河南大饑餉乏邊兵益澗洶洪承疇及象昇議關中平曠利騎兵移祖寬兵入陝而襄陽均州宜城穀城上津南漳環山皆賊象昇渡浙河而南追賊至鄖西賊紛竄山谷迄不能平

質實

碣山秦碣縣後漢碣山明屬徐州本朝雍正十一年升徐州爲府縣仍屬焉池河在貴池縣西五里一名貴池亦曰社塢河北流過鎮山入汴登封唐改嵩陽縣

置明屬河南府今因之七頂山亦曰七峯山在裕州北宜城漢縣明屬襄陽府今因之湯九州官昌平副總兵崇禎八年春被劾褫官從軍自効既戰歿從孫文瓊伏闕三上書請卹不報劉肇基字鼎維遼東籍贛榆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九

州忠烈

梁宏道等並入祠

寧夏兵亂殺巡撫王楫

寧夏兵苦饑楫不能措餉兵譟而殺之質實王楫泰安副使丁啟睿捕斬首惡六人亂乃定

永城人

以武舉陳啟新爲給事中

啟新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弟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爲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人逆竊莊烈之意以一時官察積習中外迄無足倚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啟新以受讞匿喪中

明祚至此已非空談科目資格考選諸貞文所能裨補萬一况啟新以武舉上書其疾視科目資格考選而冀得一逞其自薦之私固不待智者而辨蓋由奸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人逆竊莊烈之意以一時官察積習中外迄無足倚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啟新以受讞匿喪中

切取士程材都無實濟是
以言者聽者猝如針芥之
柄固自無足深責焉

三月延綏總兵官俞沖霄擊李自成于安定敗績死之

削籍下撫按追贓竟逃去

質實

陳啟新淮安人

賊旣潛渡漢江畱其黨屯郿裏山谷間而高迎祥李自成分道再入陝迎祥趨興安漢中自成突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諸將左光先曹變蛟破之自成奔環縣未幾官軍敗于羅家山盡亡士馬器仗賊南出安定俞沖霄縱兵擊之戰竟日斬獲多乘勝逐北賊伏起沖霄持矛衝突賊來益眾圍之數重援兵絕遂歿于陣自成勢復振進圍綏德欲東渡河西兵遏之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綏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將襲榆林爲賀人龍所敗河水驟長賊淹死甚衆乃改道從韓城而西

質實

寧縣東羅川水出焉

隋時名縣曰羅川以此俞沖霄靖邊衛人邊大綏任邱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沖霄忠烈

夏四月我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我

太宗文皇帝繼承丕緒勵精圖治規模宏遠伐叛撫降人心向

附於是諸貝勒大臣外藩蒙古貝勒台吉及滿洲蒙古
漢人文武各官捧表上言

皇上承

天眷佑應運而興愛育羣黎輯寧諸國逆者以兵威之順者以

德撫之

征服朝鮮混一蒙古更獲玉璽符命昭然請上

尊號曰

寬溫仁

聖皇帝

太宗初未允從臣工固請再三始

俞所請乃于 是月十一日祭告

天地

太廟築壇于德盛門外

卽皇帝

位建國號曰大清

改元爲崇德元年時制度大備營建

太廟

悉如典禮復定宮殿名正殿爲崇政殿後爲清寧宮東爲

翔鳳樓西爲飛鳳閣大殿爲篤恭

殿建製壯麗百司官舍以次備列

寶實

元順帝北遷攜

璽至應昌尋失之越二百餘年有牧羊于山岡下者見

一山羊三日不齶草時以蹄觸地

牧者發之遂得璽歸

于元裔博碩克圖汗後復歸于林丹汗及林丹汗西奔

圖白志其子孔果爾額哲自托里圖來降額哲母乃以

璽獻瑞

璵爲質交龍爲紐文曰制誥之寶蓋漢篆也德

盛門

盛京城周九里三百三十二步門八南之左曰

德盛南之右曰天裕北之東曰福勝北之西曰地載東之南曰撫近東之北曰內治西之南曰懷遠西之北曰

外攘

天壇

在德盛門外四周一百一十丈南面三門東西北三面各

太廟

在撫近門外門南向東西廣三十五丈南北袤四十丈大

門一門三楹東西角門二前殿五楹正殿六楹後寢

罷大學士錢士升削御史詹爾選籍

令富戶報名輸官與樂人
國門何異當時覈田增賦
方以峻令苛求小人希指
生風遂敢以搜括之策肆
行入告錢士升擬旨提問
亦欲加懲創以警妄言耳
乃莊烈覽疏既斥以沽名
復聽其引退初不以括富
爲非故輒覺正言逆耳國
勢阽危尚不知爲閭閻畱
一綫元氣非自促喪亡而

城保守禦富家未嘗無益于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寇不止報曰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母庸汲汲前疏謂四箴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卽許之於是御史詹爾選上疏曰輔臣因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雖以非法導主上共執奏陞下方嘉許不暇顧以沽名責之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亦必非國家利况今日所行一切苟且之政當局者或捐心愧恨旁觀者或對眾歎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陞下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逋竄駭心志而爚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忍言哉疏入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爲此言對曰陛下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爲戒非求言意帝曰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只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

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何者爲苟且對曰加派帝曰
加派因賊未平賊平何難停汝尙有言乎對曰搜括抽
扣亦是帝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內帑汝更何言對
曰卽捐助亦是帝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強人時帝聲
召俱厲左右皆震懾而爾選詞氣不撓帝命錦衣提下
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陞下聽臣事尙可爲卽不聽
亦可畱爲他日思帝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
繫于直廬下都察院議罪止論停俸復令吏部同議請
鐫五級以雜職用復不許乃削籍歸自後言者屢薦皆不聽

賓賓

詹爾選字思

吉樂安人

六月林釤卒以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並爲禮部尙書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逢聖性廉靜初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生祠或傳上梁
文出逢聖手忠賢詣謝逢聖曰無之借銜陋習耳翼日
遂削籍帝卽位召還至是與貞運士
俊俱入閣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

賓賓

孔貞運句容人至聖六十

三代孫也賀逢聖字克絲江夏人黃士俊廣東順德人

秋七月

大清兵入塞

大清兵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拒戰敗還保昌平與
總兵官巢丕昌戶部主事王一佳趙悅攝知州事保定
通判王禹佐分門守城破肇坤被四矢兩刃而死不昌
出降一桂悅禹佐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學正解懷
亮訓導常时光守備咸貞吉皆死之禹佐子亦從父死
大清兵攻順義知縣上官蓋與遊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
雨等拒守城既下蓋自經國器時雨及訓導陳所蘊皆
死尋下寶坻知縣趙國鼎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
趙士秀皆死下定興教諭熊嘉志在籍太常少卿鹿善
繼知州薛一鶚殉節死下安肅知縣鄭延任與妻同殉
教諭耿三麟亦死之下大城知縣武維周中流矢死下
雄縣安州知州崔維嶧巷戰觸堵死妻牟氏子婦陳氏
自縊雄縣布衣唐中潁依入旬父弗去亦死時都城戒
嚴詔徵諸鎮入援給事中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劾兵部
尚書張鳳翼坐視鳳翼懼自請督師命與中官羅維寧
宣大總督梁廷棟相掎角然皆不敢戰言官交章論鳳
翼廷棟兩人益懼度解嚴後必罹重譴日服大黃藥祈
已死而

賀實

定興金折范陽黃村地置安州宋順安軍金置葛城縣爲安州治明洪武初省縣入州尋

改州爲縣十四年復爲州與定興並屬保定府今因之

王肇坤

字亦資蘭谿人贈大

理卿王一桂黃岡人

與趙

悅並贈太僕少卿

王禹佐蕭山人胡維忠徽州人上官

潔曲沃人治縣廉執有聲

趙國鼎山西樂平人熊嘉志

潔州人鹿善繼字百順家于定興縣之江村父正苦節

自礪遠近稱鹿太公善繼入捍城以死家人奔告太公

太公曰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然何憾事聞贈大理卿

謚忠節敕有司建祠薛一鶚

字百當原官蘭州知州鄭

延任臨清人耿三麟靈壽人武維周太谷人崔維崔平

度州人本朝乾隆四十一

年追謚王肇坤王一桂忠

烈趙悅王禹佐咸貞吉上官蓋治國器蘇時雨趙國鼎

薛一鶚鄭延任武維周崔維律節愍胡維忠等並入祠

陝西巡撫孫傳庭擊高迎祥于盩厔擒之送京師伏誅

先是關中賊過天星九條龍等屢爲總兵官柳紹宗左光先所敗窮蹙乞降陝西巡撫甘學潤受之寘其眾數萬人于延安尋出劫掠如故秦之士大夫譁于朝乃推邊才用傳庭以是年三月受代傳庭沈毅多籌畧旣泣奏嚴徵發期會一從軍興法賊首整齊王據商雒諸將不敢攻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以迎祥于賊中最強躬督賀人龍等勦之盩厔大破其眾于黑水峪迎祥就擒并縛其僞領哨黃龍總管劉哲等獻俘闕下磔死關中

賊稍懾而賊黨之竄郎襄者常乘間突入豫犯滎陽殺知縣王恆言總兵官解進忠撫之浙川被殺然亦屢挫頃及盧象昇既北去苗胙土巡撫湖廣不習兵張獻忠乃約馬守應諸賊以二十萬眾自均州新安唐縣分道犯襄陽總兵秦翼明兵寡不能禦賊部四出剽掠而應城旋告陷方賊之攻應城也知縣張紹登及教諭李之經訓導張國勛鄉官饒可久徐晤可悉力禦之國勛曰賊不一創城不易守率壯士出擊力戰一日夜斬獲甚衆賊去邑有侍郎王城子權結怨于族黨怨家潛導賊復來攻國勛佐紹登力守乞援于上官副將鄧祖禹赴救守西南國勛守東北紹登往來策應會賊射書索權權懼斬北關以出賊乘間登南城紹登還署端坐堂上賊至奮拳擊之羣賊大至被殺縱火焚文廟投國勛烈燄中祖禹之經可久晤可皆不屈死侍郎城亦被磔是時湖廣震動獻忠欲乘勢窺儀淮遂合守應等沿江南下而關中賊復推李自成爲關王連犯階徽汎隴鳳翔於是白成獻忠分寇質實東南應城劉宋析安陸縣置西南各相雄長矣

字伯雅代州鎮武衛人王恆言慈谿人治邑有惠政賊逼境城守援絕脅降不屈死張紹登字振夫南城人贈國子監學尚寶少卿李之經永興人張國勛黃陂人贈國子監

正饒可久初知大興縣歷知府丁艱歸賊入語妻程氏曰臣死忠婦死節分也妻女相對自經可久被執不屈死徐晤可官錦衣百戶鄧祖禹斬水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鄧祖禹忠烈張紹登王城烈愍解進忠王恆言饒可久節愍李之經等及固始布衣朱曜麟遊貢生楊四謙生員楊四可入祠曜率鄉勇殺賊手馘數十人陷伏被執罵賊死四謙四可以父被賊執兄弟爭代死皆遇害事並在是年

諭廷臣助餉

未幾又括勦賊文武諸臣馬開銀鐵銅鉛諸礦

八月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廢爲庶人錮之

先是流賊起王鐸金築南陽城又按潞藩例乞增兵三千人不許至是京師戒嚴王倡義勤王將抵開封諸大吏惴恐集議曰畱之不聽行守土者且得罪杞縣知縣申往允曰惟周王可畱之眾稱善用其議聿鍵乃止不行尋下詔切責勒還國事定下部議廢爲庶人幽之鳳陽質實周王恭枵定王肅十七世子既而襲封申往允字孔嘉永年人

發明

明制親藩不掌兵士卒涖王府者不過備護衛而已然此謂國家無事之日若京師戒嚴倡義

勤王正與國同休戚之義特恐蕞爾之區兵力微弱無益于事耳顧大吏惟以守土者得罪爲恐宛轉議畱悉出私意朝廷復下詔切責勒使歸國卒下部議且以舉兵爲罪廢黜幽繫舉措不幾倒置乎揆厥所由大抵鑑宗藩擅兵慮其乘事爲非耳夫旣分封世土欲其屏藩王室而一舉動間防閑備至雖以勤王爲國而猶必加之罪然則建之無益于人國信矣夫

我

大清兵東歸

九月以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象昇奉詔入衛至已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爲總督宣大素苦缺餉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穀至二十萬帝諭九邊奉以爲式

冬十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宗周既還朝擢工部右侍郎上痛憤時艱疏畧言陛下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于邊功而袁崇煥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已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尙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廢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眾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朴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遺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威令并窮于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民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于國體人心非淺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輕改作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

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儒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齋內帑巡行州縣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以誅賊渠則寇患可消天下幸甚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復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直焉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等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觀爲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謂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眞遂已不用宗周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譏輔被兵遂畱養疾事稍定乃上疏曰自己已之變小人以門戶修怨異己者槩坐以袁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於是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制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邇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廷臣之累纍若若可幸無罪者亦何以謝韓爌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周已相容

隱乎臣以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人立于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遺通津臨德有撫按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置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治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介吏也而以贓成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鄖之獄或以誣告批根卽向日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

無從知之也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

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

質實

陳子壯字集生南海人累官禮部侍郎莊烈帝以海

內多故思廣羅賢才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子壯慮爲民患極言不可會唐王聿

鍵上疏歷引前代故事諫子壯遂除名下獄坐贖徒歸

明永明王由榔立于肇慶授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兵部

尚書

大兵下高明子壯被執受戮死明永明王贈子壯番禺侯謚文忠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簡金光辰字居

垣全椒人時莊烈帝遣中官總監通津臨德等處兵馬

糧餉而意頗諱言之光辰疏請罷遣帝怒召對平臺風

雨驟至侍臣立雨中至以神障雷帝責光辰光辰對曰

皇上以文武諸臣無實心任事委任內臣臣愚以任內

臣諸臣益弛懈不任帝大怒聲色俱厲將重譴光辰而

迅雷直震御座風雨聲大作光辰因言臣往在河南見

皇上撤內臣而喜語未終帝沈吟卽云汝言毋復爾然

意亦稍解翼日詔光辰鐫三級調外人謂光辰有天幸

云成德字允升霍州人以進士除滋陽知縣性剛介清

操絕俗疾惡若讐嘗語刺溫體仁體仁聞而恨之兗州

知府增餉額德固爭又嘗捕治其牙爪吏知府怒讐于

御史禹好善好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冤閣臣文震孟亦爲之稱枉德道中其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仁排擠去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張氏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恚疏聞于朝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午門外戍邊坐斬六千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以護出入

發明

溫體仁當國既久効者章不勝計而劉宗周之疏尤爲深切著明莊烈素知宗周清直前此痛

憤時艱一疏雖怒甚旋卽意解何以一効體仁卽至立予削籍體仁素患宗周之見用急欲使之去位而宗周復屢以慙直見忤於是乘上之怒而媒孽之觀其甫被宗周之効而卽上章力詆蓋惟恐其君之一悟而去之不速也小人嫉賢以自固其寵何所不至獨惜莊烈憂勤治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舉措聽熒貞邪易位有一宗周而不能用任一體仁而不知悟轉移顛倒以抵于亡其果誰之咎歟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六

江西書局校對

姜應門
吳增壽
歐陽鳳熙
恭校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二編卷三十七

起丁丑明莊烈帝崇禎十年盡
己卯明莊烈帝崇禎十二年

凡三年

丁丑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賊犯安慶

張獻忠既糾羅汝才諸賊自襄陽順流東下烽火達淮揚南京兵部尙書范景文操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官楊御蕃分汎固守安池道副使史可法馳駐太湖扼賊衝賊從間道突安慶石牌口連營百里巡撫張國維告警詔左良玉馬廣劉良佐合兵援之賊轉犯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賊走廬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三戰皆捷馬廣劉良佐亦屢敗賊于桐城廬州六安賊竄入潛山之天堂寨國維檄良玉搜山良玉不應放兵掠婦女屯舒城月餘竟北去賊乃復出太湖副將潘可大程龍守備陳于王等率兵四千餘禦之鄆家店賊先犯可大營龍等至夾擊之賊多死夜復出至中伏亦敗去尋賊眾數萬大至圍數重諸將突擊頗有殺傷可法偕副將許自強馳救扼于賊發大礮遙爲聲援諸將亦呼譟突圍會天雨甲重不得出賊四面衝

入營將士短兵接戰可大戰死龍引火自焚于王手執
大刀左右殺賊傷重力竭北面叩頭自刎守備詹兆鵬舉
莫是驛詹世龍千戶王定遠百戶薛自昌王鴻猷武舉
陸王猷等皆遇害士卒脫者僅千餘人賊遂分屯其眾
于桐城之練潭石井陶沖總兵官牟文綏劉良佐擊敗
之挂車鎮賊乃四走獻忠入湖廣是時江北震動與可
大等先後殉節者有羅田守將郭金城龍江都司王寅
泗州守備陳正亨蘇州衛指揮同知包文達天堂寨巡
檢吳暢春潛山鄉官江襟楚生員陳貞申義民張清雅
陳廷選汪之璞蕭縣鄉官任之豪桐城生員尹秋桐吳
曾昭左旋左光燦義民姚孫極王夷吾趙之藝陳力均
儒士笪光宏等而賊黨分擾楚豫隨州知州王燾鄧州
知州孫澤盛同知薛應齡上津知縣屠紹臯守備寇士
元郎西知縣劉元伯澠池知縣李邁林廣濟典史魏時
光皆以守城死參將范志驃裨將李春貴以捍賊開封
死攸縣舉人陳來學蘄水武舉程爲常岱邑人徐至蘭
蔡巨胡方壺徐用極沈邱義民王繼東以禦賊死上
蔡生員張址曹震南趙應選李思選周夷彭凌碧葛祥
生並以被執罵賊死望四縣卽宋樊若水試舟處也楓香驛
在宿松縣北五十里天堂寨在潛山縣西北一百里天
質實石牌口在懷寧縣西百里上達潛太宿
鄆家店一名鄆坂在宿松縣西三十里練潭鎮在

懷寧縣北接桐城縣界石井山在桐城縣西二十里陶
沖驛在桐城縣西南四十里挂車鎮在桐城縣西三十
里挂車山下攸縣漢置元升州明洪武初復爲縣屬長
沙府斬水劉宋置唐移治于浠水縣明屬黃州府今並
因之潘可大江寧人程龍歙縣人詹兆鵬婺源人莫是
驛詹世龍皆蘇州人王定遠鎮江人薛自昌武進人王
鴻猷爲賊所執鋸齒斷足罵不絕聲死陸王猷宿松人
殺賊過當賊讐分其內死郭金城四川人賊犯羅田率
所部五百人戰斬級百餘追至英山賊大集困三日突
圍不得出被執脅降不從見殺王寅錢塘人調守泗州
趨至盱眙斬其前鋒一大戰自午至申賊來眾與陳正
亭陷陣死包文達蘇州人擊賊宿松陷伏死吳暘春漢
陽人賊犯潛山練鄉兵禦賊斬獲甚多屢卻賊賊再至
賊執之不屈自刎死江襟楚官瓊州通判罷歸
年十六求代賊復斫之俱死僕雲濟不食死陳廷選負
母謝氏避草間爲賊所執請代母死賊殺之而捨其母
妻亦殉之任之豪官蘇州府教授罷歸賊陷蕭縣殉節
死尹秋桐見賊殺其母奮身擊賊被害吳曾昭聚鄉兵
捍賊相持十日格鬪死子先璘先瓘子婦李氏許氏同
死王壽字濬仲崑山人由教諭歷隨州知州州經羣盜

焚掠戶不滿千燾訓民兵繕守具土寇李良喬爲亂殲滅之及流賊奄至燾且守且戰擊斬三百餘人賊攻益力相持二十餘日天大風雪守者多散燾知必敗入署整衣冠自經賊焚其署火獨不及燾死所屍直立不仆賊望見駭走已覓州印得之燾所立尺寸土下事聞贈太常少卿明福王時賜謚烈愍建雙忠祠與同邑蔡懋德並祠孫澤盛拔縣人薛應齡福清人賊陷鄧州同戰死屠紹臯寧國人寇士元上津人有膂力由諸生薦授守備與紹臯守城城陷力戰死李邁林完縣人魏時光南昌人善舞雙刀崇禎九年夏爲廣濟典史邑遭殘破長吏設排兵三百人委之教練其冬賊據蘄州河口憚時光不敢渡時光益募死士夜襲其營手殺數賊賊不敢逼及是賊大至部卒皆散時光單騎據高坡又殺賊數人賊環繞之勒斷被執不屈死其兄陳于上官卻不奏兄憤發病死友人收殮之哭盡哀曰弟爲國死兄爲弟亡吾獨不能表暴之乎具牘力陳乃奏聞贈廣濟主簿執不屈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潘可大忠烈程予卽典范志驃虞城人流賊攻開封奉調督勦戰敗被戮陳于王詹兆鵬莫是驃詹世龍薛自昌王鴻猷郭金城王寅陳正亨包文達吳暢春范志驃魏時光李春貴劉元伯李邁林節愍王定遠等並入祠元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先是

我

大清往征朝鮮攻克義州安州進薄平壤國王李倧遣其弟覺求和許之既而朝鮮復屢背約陰持兩端我

太宗文皇帝旣受尊號宣諭羣臣皆行三跪九叩禮惟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廓不拜太宗諭曰朝鮮使臣無禮是皆其國王有意構怨欲朕先啟釁

端戮使臣耳赦之勿問尋宗申誠邊臣有乘好修備語爲我使臣所得以聞因

頒書詰責倧曰

諭其使臣曰爾王若自知悔罪當送子弟爲質不然朕卽舉大

軍以臨爾境雖悔何及倧卒負固不悛我

太宗親統大軍征之先遣大臣瑪福塔等率兵三百爲賈人裝往圍其國都倧遣將以精兵拒戰悉斬之倧懼率其長子渥及官吏遁南漢山城而令次子渥三子濬攜眷屬

竄江華島我

大軍徑渡漢江直抵南漢城西駐營

太宗環視山城形勢遣戶部承政英固爾岱等齎敕往諭倧倧請和未決其國八道兵捲甲赴援皆擊敗之時我軍礮

車後至將渡臨津冰已解忽陰翳雨雪交作寒甚冰復合遂坦然徑渡

太宗曰此

天意也

諭書往復再四係稱臣乞降
太宗憐而許之係猶逡巡不敢出及我偏師以飛船八十攻克
江華島王妃暨誤濱等皆就獲復以

敕往諭之係知妻子被執援兵皆敗南漢旦夕且破乃率羣臣

獻上敕印築壇于漢江東岸三日渡

太宗親臨受降宥係前罪

賜宴歸國畱其子渥爲質

遂班師國人感悅立碑三日渡

恩德焉方朝鮮之告急也登萊總兵官陳洪範督各鎮舟師往

救方出海朝鮮已下

大清遣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等攻鐵山皮島山東巡撫

顏繼祖聞于朝請急敕洪範及總兵沈世魁堅守皮島

世魁旋戰敗洪範遁入石城島副將金日觀偕諸將楚

繼功等相持七晝夜力不支陣歿世魁亦投首皮島遂

下副將白登庸降于

大清有沈志科者世魁從子也索世魁敕印于監軍副使

黃孫茂不與志科怒殺之並殺理餉通判邵啟于時石

城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置大帥以登萊

總兵遙領之而已明年夏兵部尙書楊嗣昌決策盡徙其兵民于寧錦而諸島一空

質實

朝鮮三田渡碑

帝則之

并布威德

其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

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迷不知伊感自貽
帝有明命如寐覺之我后祇服相率而歸匪惟怛威惟德之依
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干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
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

皇帝之賜

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析勸我稽事

金甌依舊翠壇維新

皇帝之麻安州

在嘉山郡之東亦屬平安道南漢山城在熊津

江南江華島在開州城南海中漢江一名熊津江在國

城南十里源出金剛五臺二山合流入海臨津一名楊

花渡在漢江之濱朝鮮各道餽餉皆聚于此入道京畿

江源黃海全羅慶尚忠清咸鏡平安也三田渡在漢江

上游石城島在寧海縣東一百八十里沈世魁本市會

其女有殊色爲毛文龍小妻倚勢橫行島中冒功至副

總兵崇禎六年黃龍殉節遂代爲總兵官金日觀浦江

人以前守馬蘭峪功加都督同知旋進左都督移萊州

副總兵殉節後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世廕錦衣
副千戶建祠黃孫茂廣昌人楊嗣昌字文弱陝西總督
鶴之子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
金日觀楚繼功烈愍黃孫茂節愍

三月起楊嗣昌爲兵部尙書

嗣昌初以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請開金銀銅
錫礦以解散賊黨屢疏陳邊事規畫稱旨帝異其才旋
丁父憂復遭繼母喪在籍會尙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
無可任者乃起嗣昌爲之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
事有口才至是抵京召對帝以爲能所奏請無不從目
恨用卿晚嗣昌議大舉平賊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官
軍爲四正責其分勦專防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
川爲六隅責其分防協効謂之十面之網總督總理二
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万
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額量加畝輸六合石折銀
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曰溢地
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曰
事例富民輸貲爲監生曰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
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
大患語改凶糧爲均輸布告天下尋以賊攻浙川左良
玉擁兵不救山西總兵官王忠援河南稱疾不進兵謀

而歸嗣昌請逮戮失事諸帥以肅軍令遂逮忠及故總
兵官張全昌付法司並謫戍惟左良玉以楓香驛破賊
功戴罪

自贈

夏四月以熊文燦爲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 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文燦歷官既久且顯莊烈
豈容不識其爲人乃以勦
賊重任而令中使隱覩其
是非更何足信况文燦酒
酣耳熱不過浮誕狂談其
胷中本無底見閻奴德其
贈遺專務揄揚莊烈更因
嗣昌借內援薦引擢總軍
務卒致庸劣償較當時國
勢將傾卽慎簡賢能猶恐
難勝扶危之選而朝廷求
才大臣推轂皆取必于宦
省安得不益促其滅亡乎

文燦官閩廣久積貲無算厚以珍寶結中外權要謀久
鎮嶺南帝未識其爲人因遣中使假廣西採辦名往覩
之旣至文燦甚有所贈遺畱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
寇亂文燦方巾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
令鼠輩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採辦也銜上命
覩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賊吾今還公旦夕且
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申使曰吾
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答卽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
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于帝初文燦自貴州徙家蘄水與
邑人姚明恭爲姻姪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
握兵柄得帝眷以帝急欲平賊冀得一人自助明恭因
薦文燦且曰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時侍郎王
家禎代盧象昇討賊已半載矣賊盡銳趨江北畱都震
驚家禎未嘗一出中州又不能戢下家丁鼓譟至縱火

燒開封西門家禎夜自外歸慰諭犒賞詰旦發往南陽
討土寇楊四以去言官爭劾家禎匪法帝亦以家丁之
變心輕之遂命家禎專撫河南而以文燦代家禎爲總
理文燦拜命卽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己軍而大募
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千人以自護弓刀甲冑甚
整比抵安慶良玉桀驁不受節制其下與粵軍不和大
詬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玉軍實不爲用嗣昌言
于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當是時嗣
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文燦
顧決計招撫刊檄徧懸通都曰心示諸家賊待以不死
帝聞之怒嚴旨譙責嗣昌乃曲爲之解曰網張十面必
以河南陝西爲殺賊之地然陝有李自成惠登相諸劇
賊未能勦絕法當驅關東賊不使合而使陝撫扼商雒
鄖撫扼襄安撫扼英六鳳撫扼毫潁應撫之皆出靈
陝保撫之軍度延津然後總理率邊兵孫文元等率禁
旅豫撫率陳永福諸軍并力合勦若關中賊逸出關東
則秦督率曹變蛟等出關協擊巡撫不用命立解其兵
柄簡一監司伐之總兵不用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
代之監司副將以下悉以尙方劍從事則人人効力何
賊不平乃剋期三月平賊帝可其奏嗣昌復言于帝曰
熊文燦甫任事洪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繩文燦急而承
疇縱寇莫爲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二

臣但責成及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口嗣昌乃不敢言文燦既持撫議所加餉悉捐以撫賊帝不復詰廷臣亦莫敢言之已而滅賊踰期帝令嗣昌察行間功罪嗣昌請削承疇官保尙書以侍郎行事總兵曹變蛟左光先貶五秩與祖大弼期五月平賊終右文燦置不議而文燦實不知兵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陰主之所請無不曲徇遂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

質實

王家禎長垣人楊四舞陽劇盜也

河南巡撫陳必謙尋復叛後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紀推官湯開遠諸將左良玉牟文綬等連破四四焚死其黨亦爲諸將所擒誅云

六月溫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流寇躡畿輔擾中原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爲仇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己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眾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訛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窺要每經御筆批改頽服將順不暇詬能窺上旨帝以爲樸忠愈親信之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階左柱國兼文尙書俸恩禮優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帝意前二年春帝以鳳陽陵寢之變下詔寬恤在獄諸臣吏部以百餘人名上體仁斬之言于帝僅釋十餘人秋決論囚帝再三詰問體仁畧無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麟泣任甫七日以城陷論死帝頗疑之體仁不爲救竟棄市帝憂兵餉急體仁惟倡眾捐俸助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率報可體仁自念排擠者眾恐怨歸已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凡閣揭皆不發并不存在錄閣中冀以滅迹以故所中傷人廷臣不能盡知當國旣久先後論劾者不可勝計布衣楊光先上書極論其罪至輿慨待命帝皆不省愈以爲孤立斥責言者或至杖死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等倡爲復社與東林相應和太倉人陸文聲者輸貲爲監生求入社不許會體仁亦憾溥方募人劾溥文聲遂詣闈言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倡復社亂天下體仁欲興大獄擬嚴旨究治以提學御史倪元珙副使馮元颺不承風旨皆降謫之蘇州推官周之夔坐不謹罷去私計撼復社逢執政意可冀倅復官因計溥等把持計典已罷職實其所爲章下巡撫張國維言之夔去官無與溥事體仁擬旨譙讓國維株連不已者且七年于是奸人張漢儒窺體仁銜東林甚夤緣入其門下相與定密謀乃抗章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體仁從中

溫體仁前以枚十生嫌早
欲甘心謙益乃謙益急而

走險求解奧援曹化淳復
因體仁密揭其私自請案
治悉舉其平日交關詭計
發覆無遺莊烈亦遂頓悟
奸謀聽其引退以眾廷臣
積年不能撼者一寺人不
轉瞬而逐之體仁固不足
道而當日黜陟大權偏徇
中官毀譽莊烈之察察適
成其憤憤耳

主持之遠二人下詔獄嚴訊國維及巡按路振飛交章
白其冤不聽謙益危甚求解于司禮太監曹化淳化淳
故與王安善德謙益嘗爲安作碑文頗爲營解漢儒偵
知之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並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
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
上帝始悟體仁有黨命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佯引疾意
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天下聞其
去皆快之然體仁雖罷其所推薦張至發薛國觀之徒
皆效法體仁蔽賢植黨國事日壞以至于亡

質實

楊光先歙人張溥字天如
張采字受先皆太倉人倪
國觀韓城人

元珙上虞人馮元璵字爾賡慈谿人周之夔
閩人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薛國觀韓城人

兩畿山西江北大旱秋七月山東河南蝗大饑

時四方災祲踵告浙江亦大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食
給事中李汝璨言流賊憑陵以來天下財賦之區已空
其半而又遇此亢旱吳楚齊豫之間赤地數千里是所
未盡空者殆將盡空矣臣謂斂怨干和皆財用爲之也
國朝軍屯之制千古稱善自軍額虛而議兵民始不得
安其身自屯田廢而議餉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
兵增則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則兵愈冒比者核實之
使四出而掊克屢聞侵漁如故可謂有政事乎若夫輔

成君道尤在相臣今乃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入九年來
召災釀變始于端揆積于四海水旱盜賊頻見疊出勢

將未已何怪其然

質實

李汝璣字用章南昌人

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

總理熊文燦專主撫賊賊益狂逞盤互江北應天巡撫
張國維見賊勢日熾請于朝割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
府別設巡撫遂擢可法任之令兼割河南之光州光山
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
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安慶之設巡撫自此始也可
法甫拜命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天長分掠瓜
洲儀真乘勢犯盱眙縣故無城知縣蔣佳徵豫策賊必
至訓民爲兵設伏要害親率兵往誘賊殲其眾賊怒環
攻之力戰死母聞之亦投縰死左良玉聞江北警頓兵
不肯救令河南士大夫合疏畱已帝知出良玉意不能
奪而賊亦遂自盱眙轉趨河南時河南被賊害者三年
矣夾河千里無炊烟關廂市集皆虛殘黎伏豐草深林
採野穂以食田隴間亂木槎杈皆成拱把虎狼千百爲
羣行道路以故賊無所向則南走鄭襄或東還寇江北
二郡軍善擊賊從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

質實

實

德化五代時楊行密置湖口唐鎮南唐升縣明並屬

九江府今因之蔣佳徵灌陽人殉節後部議贈尚寶少卿巡撫御史言佳徵母子忠義宜從優典以植倫常乃建表忠祠并母奉祀湯開遠字仲開主事顯祖子也

本朝乾隆四十一
年追謚佳徵烈愍

八月以劉宇亮傅冠爲禮部尙書薛國觀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國觀爲人陰鷙谿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讐東林密薦于帝遂與宇亮冠同入閣冠性簡易字亮短小精悍善擊劍居翰林常與家僮角逐爲樂素不嗜書館中纂修直講諸事皆不與座主錢士升在閣時力援之竟

馴至質實

劉宇亮綿竹人傅

柄用

冠字元甫進賢人

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先是自成在陝偕其黨過天星燭子塊寇三原官軍不敢出會孫傳庭督曹變蛟諸軍來救連戰七日皆克燭子塊降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時傳庭與洪承疇共矢滅賊承疇戰關以西傳庭戰關以東連破賊先後降其

渠一條龍鎮世王上山虎等拓養坤聖世王一翅飛諸
賊皆授首小紅狼圍漢中承疇擊走之關中賊勢漸衰
而自成窺四川兵禦單弱乘間陷寧羌知州周應泰衛
指揮徐大行死之遂越七盤關以十萬衆分三道入蜀
總兵官侯良柱禦之于縣州眾寡不敵戰歿廣元昭化
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神皆失守劍州知州徐尚卿吏
目李英俊舉人楊于鼎昭化知縣王時化鄆縣主簿張
應奇金堂典史潘夢科皆死巡撫王維章方守保寧反
在外不能禦賊賊進攻成都七日不克乃解去分陷三十餘州
縣承疇率變蛟及賀人龍等由沔縣出朝天關
馳援山高道狹士馬饑疲歲暮抵廣元賊已走還秦變
蛟等還軍邀擊斬首五百餘級賊渠號六隊者與大天
王混天王爭管王四部連營東犯混天王過天星二部
伏階文間獨自成以明年三月自洮州出番地承疇令
變蛟人龍追之連戰皆捷斬首六千七百有奇番地乏
食賊多死變蛟人龍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
餘賊潰入塞祖大弼駐洮州扼戰不

質實

昭化宋置明屬保寧

力賊乃走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府今因之梓潼漢縣明屬劍州以隸于保寧府今改屬
縣州青神西魏青衣後周改青神明屬眉州金堂唐置
明屬成都府西和宋置西和州治長道縣元省縣入州
明洪武初改州爲西和縣屬鞏昌府今皆因之周應泰

麻城人徐尙卿南平人知劍州料賊必至集士民泣曰
城必不能守若輩速去吾死此眾泣請偕去尙卿不可
偕吏目李英俊舉人楊于鼎分陴守閱二日城陷尙卿
投繯死英俊從之于鼎巷戰殺賊爲賊支解死子令青
亦同死王時化江陵人張應奇義烏人時士人以殉節
聞者于鼎之外有成都貢生顧鼎鉉被執不屈死本朝

以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乾隆四十一年追謚侯良柱忠烈徐大行烈愍周應泰徐尙卿王時化節愍餘並入祠

時有工部員外駱方璽者窺帝意方任中官上言陛下
卽位遂寘魏忠賢于大僇豈溺情閑豎者不過以外廷
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感激恩遇苟知仰
報何論内外廷臣處地懸絕自不若宮廷贊御効忠倍
易凡此內臣邀茲曠典孰不欲棄捐貁踵以酬陛下疏
入給事中何措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方璽籍帝固
不欲罪方璽以楷言直不可奪改從薄謫不數月即有
化淳提督京營之命復以李明哲提督五軍營杜勳提
督神樞營閻思印提督神機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于是一中官皆布置要地矣

發明

王振橫而徐晳折節汪直恣而戴縉稱功劉瑾專而張綵焦芳奔走逢迎之恐後迨至魏閻亂

質質

駱方璽諸暨人

政五虎十狗之徒贊導擁戴者尤不可更僕數莊烈
手翦忠賢定逆案以掃除閹黨可謂卓矣無何以廷
臣不職猥欲參用中官夫天下縱乏才亦何至盡出
中官下而方璽乘瑕抵隙遂因此爲借才之說以希
風旨而貢媚貂璫是卽向者徐晞戴縉之故智也何
楷糾其呈身通內洵爲洞燭奸邪乃不立予嚴懲而
反改從薄譴甚至提督京營之任不旋踵而畀之化
湻豈誠有感于方璽之言邪厥後甲申之變化湻實
開闢延賊以底滅亡所謂日不見其睫者殆莊烈之謂矣

十二月黃士俊罷

士俊在閣甫餘一載
累加少傳予告歸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

凡裁八十九員以
任學接河南見羣盜縱橫諸將縮脢不敢進慨然曰事
不辭難臣職也賊勢如此我輩可雍容坐鎮邪遂上疏

二月改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爲總兵官

極詆諸將請易武階親執干戈爲國平賊帝壯之下吏
兵二部及都察院議諸臣以文吏無改武職者請仍以
監軍御史兼總兵事帝不從命授署都督僉事爲河南
總兵官河南舊無總兵左良玉陳永福並以客兵備援
勦至是大將特設而麾下無兵兵部乃撥署鎮許定國
兵授之使參將羅岱爲中軍岱健將屢著戰功任學倚
以自強然所隸兵少不能當賊之什一賊渠羅汝才馬
進忠李萬慶等蹂躪中原民人據塢壁自保者數十賊
悉擢破之踞息縣光州濮人投汝水水爲赤任學雖矢志擊賊亦不能大創也

御經筵

尙書楊嗣昌方庇熊文燦王招撫因于講筵誦孟子善
戰服上刑語帝喟然詰之曰今天下一統非戰國兵爭
比羣盜弄兵潢池不能卽撲滅奈何爲是言嗣昌慚不
能對乃召翰詹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
孰爲得人庶子黃景昉言保舉多私近日考選亦不公
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乃不能與清華選少詹事
黃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如
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既復班又詢之對曰立
朝之才存乎心術督師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諳
形勢隨流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歲給

質實
張任學
安岳人

餉已踰十萬果無言濫無侵漁可養兵四十萬何煩別
籌增兵增餉邪時尙書鄭三俊方下吏景昉因請宥三
俊帝曰三俊雖清廉何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帝曰言
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竟欲折漕一年誤矣道周聽
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遂言故輔臣文震孟一
生譽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
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令回奏再奏再詰
凡道周所建白未常得一俞旨然帝自經筵召對後頗
知考選未當天麟得改官而三俊以孔貞運掲救亦旋得釋

質實

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明唐王時殉

節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節愍黃景昉字太輝晉江人成勇字仁有安樂人以進士歷饒州開封歸德推官流賊攻歸德擊走之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翰林公論首勇及朱天麟而吏部尙書田唯嘉抑之勇得南京吏部主事以去莊烈帝以景昉言親試諸臣天麟得翰林編修而勇已赴南京不與尋用御史涂必泓言授南京御史朱天麟字遊初崑山人亦以進士爲饒州推官有惠政貧不能行賂考選已授部曹及臨軒發策乃改官鄭三俊時官刑部尙書會工部錢局有盜穴垣命按主者罪三俊擬輕典莊烈帝大怒褫其官下獄三俊爲人端嚴清亮正色立朝故其下吏也時人多惜之

三月賀逢聖罷

逢聖爲人廉靜束修砥行而議論矯僻嘗力詆高攀龍
左光斗爲言官所劾又與同官張至發交善會太子出
閣擇講官至發撝黃道周不與楊廷麟等在選中必不
平上章推讓道周至發欲草疏辨謀于逢聖逢聖曰往
者道周辭諭德疏有文章義氣不如鄭鄖語可藉爲口
實也遂代爲屬橐言鄖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
安可爲元良輔導疏出時論譁然逢聖亦不自安遂致政去
節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

夏四月張獻忠僞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先是帝以中原盜熾命京營副總兵孫應元黃得功周
遇吉將勁卒萬人討賊頗驍敢善戰甫抵豫大破賊鄭
州再破之密縣先後斬首千七百級賊大懼聞熊文燦
下招降令多欲就之降劉國能者賊中所號闖塌天者
也與張獻忠有隙慮爲所并又數敗衄遂率先乞撫于
隨州頓首文燦前日愚民陷不義且十載賴公湔洗更
生願悉衆入軍籍身隸麾下盡死力文燦大喜慰諭之
署爲守備國能受約束無異志而張獻忠方僞爲官軍

質實

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明唐王時殉

旗幟欲給南陽城屯于南關左良玉陳洪範敗賊鄖西
旋師過其境疑而急召之獻忠倉皇走官軍追及發兩
矢中其肩良玉復揮刀擊之面流血幾被獲馬馳以免
會京軍又大破賊于舞陽光山固始四日奏三捷斬首
二千九百有奇降其渠馬士秀杜應金于信陽城下獻
忠勢孤因襲據穀城以求撫僉陳洪範隸文燦麾下爲
總兵遣間齋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
豈忘之邪願率所部降以自効洪範喜爲告文燦文燦
狃于國能之撫竟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鳴球分巡副使
王瑞柟與良玉知其僞謀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
曲徇獻忠請處其眾數萬于穀城之四郊居民洶洶欲
竄知縣阮之鉗莅任盡心調劑民稍安策獻忠必反以
告文燦時獻忠遣賊將孫可望重賂文燦徑寸之珠十
碧玉長尺餘者二名姝入文燦重昵獻忠惡聞之鉗語
之鉗乃疏聞于朝言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所要求
民甘心効用善良悉爲迫脅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土
可守無民可牧庫藏殲虛民產被奪無賦可徵名雖縣
令實贅員爾乃廟堂之上專主撫議臣愚妄謂撫勦二
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時不能用獻
忠遂益怒乞十萬人餉于文燦文燦不能決賊衆漸出
野外行劫之鉗執之以告其營將稍寘之法及再告皆

張至發碌碌備位去畱原不足爲重輕且嘗試正類而頑奸邪其人更無足取特是莊烈旣擢之政府用舍自有權衡卽知其覆餗曠官亦當明示以罷免之故乃止因其以外吏起家爲翰林所不服遂謂其輕而棄之當時廷臣伐異實可痛恨莊烈不能祛除惡俗轉視以進退閣臣僨

張至發罷

不應曰官司不給餉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徙亡殆盡遂掠及閭閻稍拒輒挺刃相向日有死者一城大囂監軍僉事張大經奉文燦令來鎮撫亦不能禁林鳴球廣東海豐人王瑞冉字聖木永嘉人明唐王時殉節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阮之鉢字實甫舉授穀城知縣

貸賞

于開封府今徑屬開封府密縣漢置明屬禹州以隸

至發嘗詆黃道周頑溫體仁屢爲言者所攻內閣中書黃應恩悍戾至發倚任之恃勢恣橫頗招權通賄至發終庇應恩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其子嗣昌得君力爲洗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疏揭救同官孔貞運傅冠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喟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連上三揭帝不聽特降諭削應恩籍嗣昌疏救亦不聽無何應恩賊請事敗詞連至發至發憤甚連疏請勘帝雖優旨褒答卒下應恩獄至發乃自謂當去者三而未嘗引疾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爲遵旨患病云至發爲府丞時以清彊稱及入內閣一切効法體仁與黃道周諸正人爲難時論非之又起家外僚諸翰林多不服帝

亦甚矣

亦以其望輕故因其乞休卽勒之去至發既歸捐貲改
建淄城賜敕優獎十四年夏帝思用舊臣特敕召周延
疏辭十五年四月卒于家高攀龍贈官士柔官翰林草詔詞送內閣未給攀龍家
故事贈官誥敕乃中書職掌而褒卹諸忠臣者翰林或
爲之中書以爲侵官不悅及攀龍家請給士柔已官南
京祭酒距草制時十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進黃
應恩以誥語違禁白張至發蓋崇禎三年有誥文駢麗
之禁也至發素憾士柔遂劾之降二級調用司業周鳳
翔抗疏爲士柔辯言誥敕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後
用寶進呈而轉以崇禎三年申飭之禁追咎元年草制
之史官者疏入不報

五月熒惑逆行

帝素服減膳敕羣臣言事兵部尙書楊嗣昌應詔上書
歷引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明帝永平二年唐憲宗元
和七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事應謂月食五星史不
絕書然災祥感召不一其致且言永平火星之變其時
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馬援以椒房不與事耀青簡今
陛下修德治內亦必有災而不害者疏出都給事中何

楷駁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體虧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先省刑今爰書之墮極矣部司議宥止于重辟數人而未折之獄先後累繫莫過而問嗣昌不體陛下修省之意而徵古誣今引建武款塞事以申通市之說引元和田興歸正事以申招撫之說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事以申不可用兵之說徒巧博會耳至所述永平時事更不知其意之所指南京御史林蘭友亦相繼論劾帝方眷嗣昌置不問時詔書懇摯有哀懲上帝詔而羣臣多以諛詞相解戶部主事李鳳鳴至謂火星逆行常而非變亦爲給事中解學尹所駁獨中書舍人陳龍正以東廠緝事冤濫上養和好生疏語中時嘆畧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滅死臯陶贊舜曰罪疑惟輕良以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帝果嚴諭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

云

質實

林蘭友字翰荃仙遊人

李鳳鳴

歙人解學

尹揚州

興化人

陳龍正

字惕龍

嘉善人

之季朋

黨角于朝寇盜熾于野

中官之權復盛

發明

星象之變虛而難憑政治之失實而可據方明

百姓之困日深此卽無熒惑逆行垂亡之勢已屬不可救藥楊嗣昌妄引前史以爲災而不害其欲曲申行事之無失以爲導誤信有如何楷所駁詰者觀莊烈詔書亦知哀籲于帝而不于用人行政之大端深求其悔過弭災之道諸臣復多以誤詞相解是君臣上下之間一無應天之實又豈獨嗣昌之矯誣爲足責也哉

六月孔貞運罷

初溫體仁當國欲重治復社值其在告貞運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句容貞運所居邑也自是不敢有所建白及張至發去位貞運代爲首輔會帝御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卷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頗有所更及命下閣擬悉不從帝自擇十八卷拔曾就義第一下部議行適新御史羣謁朝房貞運言諸卷說多難行新御史郭景昌遂劾之貞運卽引歸○貞運旣罷崇禎十七年五月莊烈帝哀詔至貞運哭臨慟絕不能起遽得疾卒質實曾就義以知縣應考選對策言百姓稱旨故得首拔郭景昌洛陽人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語獨

以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爲禮部尙書范復粹爲
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仍掌兵部

初國祥官戶部尙書嗣昌議增餉國祥不敢違度支益
匱四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國祥多方區畫亦時有所蠲
減最後建議借都城貸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助戚闈
賢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然帝以此
眷國祥至是帝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
餘人親試之發策言年來天災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
晝見五旬山西四月猶大雪朝廷腹心耳目臣務避嫌
怨有司舉劾情賄關其心尅期平賊無功而勦兵難撤
邊餉日絀民貧既甚正供猶艱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
熱若何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悉心以對會天大雨
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顧帝意已前
定特假是爲名耳居數月改國祥禮部尙書與嗣昌
年國用復粹俱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時劉宇亮爲
首輔傅冠薛國觀次之又驟增國祥等五人惟逢年起
自翰林餘皆外僚也國用前以中書舍人歷工部侍郎
督修都城需石甚急不克辦國用建議用牙石爲之牙石
者舊列崇文宣武二街備駕出除道者也帝閱城嘉
其功因大用之復粹嘗爲巡按陝西御史陳治標治本
程國祥綸屏之擢莊烈旣默定於衷乃欲假虛文以愚
耳目措置尤爲可笑蓋莊烈亦知廷推之易涉私黨故變
爲枚卜又恐枚卜

之未協眾心故變爲親試
法愈變而愈不得人甚至
陳演巧結閻寺預探意指
得以迎合揣摹且從而滋
弊其于公正用人之道去
之益遠不求其本而務尚
神奇毋怪乎登進之日溷

也

之策以任將飭防畱餉爲治標廣屯蠲賦招撫爲治本
帝深褒納遂歷大理左少卿超擢入閣尤屬異數蓋帝
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任一人首輔劉宇亮由吏
部國祥以戶逢年以禮嗣昌以兵國用以工刑部無人
復粹以大理代之然皆委蛇其間獨嗣昌兼掌兵部最用事又以奪情居政府時論譁然

質實程國仲若上元人方逢年遂安人蔡國用金谿人范復粹黃縣人

祥字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

帝以災祲屢見又寇氛日熾避正殿齋居斷庖割后周
氏見帝體日瘁具饌將進帝方得徐夫人奏言夜夢孝
純太后歸語及帝瘁而哭且曰爲我語帝食毋過苦徐
夫人者孝純太后母也帝持奏入宮后適進饌驚詢曰
汝何以爲此豈亦有所聞耶對無有曰外人有道之者
耶對無有因追念孝純且感后意出奏示后再拜舉筋
相向哭淚溢盤碗

質實莊烈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也應元早卒

崇禎十三年追贈應元瀛國公封徐氏瀛國太夫人

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初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爲訟冤楊嗣昌時巡撫永平聞于朝爲科臣所駁自是與東林郤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代盧象昇爲宣大山西總督于是在列帝不用用嗣昌等帝疑道周怨望嗣昌復上言鄭何用談綱常爲且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主和議會廷推閣臣道周名鄆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何用談綱常爲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及是召內閣暨諸大臣于平臺并及道周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間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推自信無所爲對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倣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稱旨帝屢駁詰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旣無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間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况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旣无所逃于天地之間

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鄼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于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非朋比道周曰章子不得于父豈鄼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失禮貌帝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捷足道周對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又曰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行僻而堅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可帝又詰問久之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陛下降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諂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

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
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
意及奏對又慙直帝怒甚欲加以重罪念其名高博諭
數百言戒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乃貶道周六秩
爲江西按察司照磨同升士春皆謫外已而南京御史
成勇兵部尚書范景文等疏論嗣昌奪情隨亦獲譴

質實

陳新甲長壽人劉同升吉水人

趙士春常熟人方一藻歙縣人

八月傅冠罷

時有章奏發自御前者冠以爲揭帖援
筆判其上旣知誤惶恐引罪帝卽放歸

九月我

天清兵入邊燕京戒嚴

先是

大清兵將進討睿親王多爾袞移檄諸邊已我
皇上軫念爾國軍民塗炭屢遺書議和而爾國君臣欲尋干戈
漠視爾軍民而不之恤故我奉
命西討乃與多羅貝勒杜度等將兩翼兵分道入牆子嶺青山
口薊遼總督吳阿衡總兵魯宗文敗死監視中官鄧希

詔遁走遂深入駐牛欄山時宣大山西總督盧象昇遭父喪候陳新甲受代未行詔督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諸軍入衛冬十月象昇至三賜尙方劍命與中官高起潛分督援軍樞輔楊嗣昌及起潛陰主和議有瞽而賣小者曰周元忠嘗往來于遼遣之奉書議和象昇聞而心非之召對平臺帝咨以方畧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和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備禦形勢甚悉帝壯之而戒象昇持重令與嗣昌起潛議當是時帝心知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昇象昇出與兩人議不合卽日陞辭嗣昌送之屏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第丁寧毋輕戰而已帝先後以四萬金犒軍象昇念帝意頗銳決策議戰而事多爲起潛撓憤甚疏請分兵嗣昌議以宣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越數日嗣昌至軍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長安口舌如鋒恐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頗赤曰公直以上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旣不奔喪又不能戰齒劍者我也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非一日事始于薊鎮監督受成于本兵通國聞之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無以盡臣職起潛曰忍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始終各持一議

會新甲亦至復分兵與之而我

大軍已會于通州河西由蘆溝橋趨良鄉涿州分兵南下

質實

吳阿衡裕州人魯宗文長清人四川總兵欽子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阿衡節愍宗文烈愍

冬十月洪承疇大破李自成于潼關

承疇既令總兵官曹變蛟等逐自成于番地自成敗入岷州竄山中變蛟引兵還勦自成伏不敢出惟其黨號六隊三隊者及大天王爭管王混天王仁義王過天星混天星等勢猶張大天王犯慶陽寶雞陝撫孫傳庭方扼商雒還軍戰合水破走之獲其二子追擊之延安遇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逼澄城傳庭分兵五道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子不殺遂降餘賊引而北犯延安傳庭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荒山遂谷賊入當自斃乃率標兵自中部遏其東檄變蛟自慶陽扼其西伏兵三水滻化間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幟鳴鼓角以邀之一日夜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遇伏而敗復走寶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爲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星並降總兵官左光先躡賊于秦州六隊爭管王復走成縣階州爲變蛟所扼三隊仁義王混天王降于光先六隊還與自成合自成以秦兵銳偕六隊及其黨禪總

管避走入蜀副將馬科賀人龍邀擊之還走階文及西鄉憚變蛟乃走漢中又爲光先所扼六隊祁總管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令變蛟窮追之而設三伏于潼關之南原變蛟追及大呼斫賊伏盡起奮勇掩殺賊屍相枕藉先後降者數十萬甲仗委如山村民用大棒擊逃者自成妻女俱失從十入騎遁去十入騎者劉宗敏田見秀李錦谷可成張世傑高一功張鼐李過李雙喜任繼榮任繼先田虎劉汝魁其五騎則掌械兒也自成創甚匿商洛山中及承疇傳庭入援京師總理熊文燦方主撫諜者或報自成死文燦益不以自成爲意自成得乘間收其衆關山在隴州西八十里其山高峻盤折眾復大集質質而登凡五十里始至絕頂有分水嶺爲秦鳳要害之地成縣西魏曰成州五代梁開平初改文州貞明初地入于蜀後唐同光初復曰成州明洪武三年降縣屬鞏昌府本朝雍正七年改屬階州

十一月

大清兵克高陽前大學士孫承宗死之

先是

大清兵自涿州勒兩翼軍爲八部分三路深入一由涿水

出易州一由新城出雄縣一由定興出安肅遂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陽城承宗率家人拒守

大清兵將引去繞城而呼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曰此城笑也于法當破圍復合明日城陷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死年七十有六子舉人鉉尙寶丞鑰官生鑄生員鎔

從子鍊及孫中書舍人之沆之滂之漴尙寶丞之洁之

瀘從孫之澈之渼之沫之澤之渙皆戰死督師中官高起潛以聞帝嗟悼命所司優卹當國者楊嗣昌薛國觀輩陰阨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是冬

大清兵循下畿輔列城長吏多望風先遁其以死事聞者

知州有深州孫士美趙州王端冕知縣有任邱白慧元

慶都黃承宗靈壽馮登蠡文安王鑰蠡縣王采新河崔

濟錢珍慶雲陳緘安平孔聞俊等教官有鉅鹿教諭唐

一中鹽山教諭孫璜深州訓導吳恂蠡縣訓導馮大緯

吳橋訓導劉廷訓臨城訓導張純儒文安訓導郭養性

等佐貳官有文安主簿安衡典史湯國紀等鄉官有喬

甘雨弟霖雨等士人有舉人董祚檀光閭生員桑

開基武生田興國等而高陽里居知縣魏克家則與承

宗同

時死

質實

高陽漢縣明屬安州以隸于保定府今徑屬

時死

質實

保定府涑水隣置明屬易州以隸于保定府今徑屬

今升易州爲直隸州縣仍屬焉新城唐置元改新泰州尋復爲新城縣明洪武初屬雄州六年改屬保定府今因之深州漢爲下博縣後周于縣置靜安軍宋時軍廢移深州治此明屬真定府今升直隸州鉅鹿漢縣明屬順德府今因之鹽山漢高城明改鹽山屬滄州以隸于河間府今改屬天津府故城元始以故城鎮置明屬晉州以隸于真定府今改屬深州孫士美青浦人守深州城人贈太僕少卿訥亦被旌王端冕江陵人白慧元青澗人爲中官所誣劫被逮未行新令李廉仲縋城遁慧元三日既失守自到于角樓父訥亦自縊一家死者十三人郭司南安塞人僕張爾璋同殉王九鼎濬州人崔賢弋州人郭司南安塞人僕張爾璋同殉王九鼎濬州人張文煥掖縣人陳緘清流人唐一中全州人孫璜三原人吳恂安平人馮大緯登鼈從父劉廷訓順天通州人以歲貢生爲吳橋訓導知縣李綦隆欲遁廷訓止之與共守外圍將合綦隆繩城走廷訓急趨城上語守者曰守死逃亦死盍死于守爲忠義鬼乎眾泣諾乃堅拒三晝夜廷訓中流矢束胸力戰又中六矢乃死張純孺新安人率諸生共守城城破死之喬若雯臨城人由吏部員外

郎出爲兗州知府剔除積弊豪猾斂手以疾歸士民遮道泣送及城陷若叟端坐接劍以待遂被殺贈太常少卿李禎字任邱人官山西按察使罷歸佐白慧元拒守崇德青縣人官戶部員外郎馬從聘字起莘靈壽人官延綏巡撫引疾歸城破從聘年八十二謂其三子曰吾得死所矣自縊死三子長士偉官知州次官生士慤次生員士通皆縊事聞贈從聘兵部尚書謚介敏從龍官揚州府經歷與子士祿同死節耿蔭樓字旋極從聘同邑人官吏部員外郎乞假歸與子參同死節周甘雨行唐人官倒馬關參將霖雨官淮安同知時雨官潼川州同知兄弟堅守城破皆死之董祚隆平人檀光閭任縣人桑開基玉田人田興國深州人魏克家官鄒平知縣有惠政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孫承宗忠定喬若雯李禎字忠烈孫士美劉廷訓周甘雨烈愍孫淵孫之沆孫之浩王端冕白慧元黃承宗馮登齋王鑑王采崔德馬士偉耿蔭樓周霖雨魏克家節愍孫鉉唐一中安衡董祚等並入祠

羅汝才僞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文燦至撫不至勦惟圖苟
且息肩庸妄懦怯所見實
與兒童無異夫以張獻忠
兇悍不馴流毒幾半天下
特因屢敗求降文燦竟墮
彼狡謀輕爲納受又不聽
林銘球等襲執之計甘於
養虎深山及孫傳庭引兵
蹙賊復妄疑如其招撫之
功公然檄止至羣賊橫行
甚穀城旣畔遂爾撲滅
無期與陳奇瑜之縱賊車
箱同爲存亡關鍵以指日
就擒之寇而聽其優游逸
去其罪與助逆何殊厥後
文燦雖正刑章而宗社終
墟又豈一死之所能贖邪

先是文燦在裕州羅汝才馬進忠諸賊聚南陽文燦下
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齎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
謂張獻忠已就撫他賊可無慮而汝才進忠等遂驅宛
雒之眾箕張而西以窺潼關時陝撫孫傳庭方大破關
中賊引軍東出關遙望賊營聯結數十里拊髀嘆曰天
下大寇盡在此矣我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
此賊平天下無賊矣獻忠卽狃狡無能爲也乃縱兵擊
賊大戰于閼鄉靈寶間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賊窘
甚以文燦招降手諭爲辭曰旦夕且降傳庭曰爾曹日
就熊公言撫而曰攻堡屠寨不已是僞也降卽解甲來
稍遷延卽非真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擐甲而出得文
燦檄于途中曰毋奶奶吾撫功又進得樞輔楊嗣昌止兵
手書傳庭怏怏還賊迄不就撫移瞰商雒文燦悔期傳
庭夾擊傳庭遣將吏三戰三敗之賊奔內鄉浙川而去
尋復南走鄖襄分踞險隘勢張甚文燦不得已出師
次襄陽諸將請戰文燦議分兵進中官盧九德曰兵分
則力弱一失利全軍搖矣莫若厚集其力而合擊之衆
曰善乃合左良玉陳洪範龍在田軍戰于雙溝大破之
斬首二千餘級汝才等率九營走均州其黨李萬慶等
率三營走光固會京師戒嚴召洪承疇及傳庭合兵五
萬入衛汝才等以爲討已也懼而叩太和宮提督中官

詭辭求撫于文燦許之汝才猶豫文燦令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入其營偕汝才等歃血盟汝才乃率九營詣軍門降文燦分處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營于鄖縣惠登相王國寧常德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于均州上疏請貸汝才等罪令諸將宴汝才于迎恩官署署以爲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汝才自言不願署官亦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房竹間文燦一切羈縻之檄汝才解散其黨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據鄖均邑奪居民地錯壤而處與穀城張獻忠遙爲聲援是年安撫史可法連敗賊于英山六合順天王乞就撫未幾死于是陝西北湖廣諸賊或降或竄勢大衰城邑罕有陷者獨紫陽典史何宗孔南典史賈儒秀以殉賊難

聞質質

雙溝在襄陽縣東北七十里明置巡檢司于此本朝因之太和宮在均州武當山龍在田石屏土官舍人郝景春字和滿江都人何宗孔直隸通州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宗孔與賈儒秀并入祠

冬十二月方逢年罷

是年夏熒惑之變刑部尙書劉之鳳請修刑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月至遠年贓犯無可追比者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帝雖可其奏而心惡之鳳欲罪之及是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追贓旣久人亡產

絕瓜蔓戚屬遂輕議以上帝怒責逢年疏

質質劉之鳳
字離鳴

忽逢年引罪卽罷歸而之鳳尋亦下吏

中牟人以修刑疏不稱旨每上獄詞莊烈帝必嚴駁之

懼甚諸司呈稿遲疑不敢遽發屢疏謝病不許會范景文劾南京給事中荆可棟貪汙下部訊之鳳與輕比遂

下之鳳于吏坐絞

給事中李清言于例未合同官葛樞

復論救鑄樞級調

外之鳳竟瘐死

督師侍郎盧象昇兵敗于鉅鹿死之

大清兵旣分道南下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遣將出禦大戰于慶都猶未敗衄而一時列城多失守編修楊廷麟劾樞輔楊嗣昌誤國嗣昌大怒奏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奪象昇尙書銜以侍郎任事象昇擢自兵備副使與流賊角賊雖強皆烏合之衆一敗卽散走故所向摧破及是

大軍在前又爲嗣昌所扼餉不時給將士饑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眾皆泣莫能仰視遂率所部以行宿于野次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曰明公出萬死不顧生之計爲天下先乃奸臣在內孤忠見嫉棲遲絕野一飽無時明公誠從愚計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

喜公之來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與隻臂無援立而就死哉象昇泣然流涕謂父老曰感父老意雖然自予與流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勁旅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父老爲也眾號泣雷動各攜斗粟餉軍或賄橐一升曰公煑爲糧是月十一日進師至鉅鹿賈莊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場吾以一死報君猶爲滿耳廷麟詣起潛起潛不應象昇行至蒿水橋與

大清兵遇總兵王樸先引兵逃去獨虎大威楊國柱從象昇帥麾下卒居中大威帥左國柱帥右戰移時勒兵還營夜半角聲四起明日騎數萬大至環之三匝象昇麾兵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破盡矢窮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奮身鬪後騎皆進手格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懼衆之殘其屍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顧顯者亦殉一軍盡歿惟大威國柱得脫起潛聞敗倉皇遁嗣昌旣夙惡象昇而起潛懼坐象昇死狀嗣昌疑不死詔驗視廷麟得其屍戰場麻誅得衣猶被體一卒遙見卽號泣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聞之哭失聲競立祠祀之順德知府于頴覩其狀以上事始白嗣昌故斬之踰兩月而後殮明年象昇妻王氏

講恤又明年其弟象晉象觀又請不許久之嗣昌敗廷
臣多爲言者乃贈太子少師兵部尙書賜祭葬世塋錦
衣千戶方象昇之戰歿也嗣昌遣三邏卒察其死狀其
一人俞振龍者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
死張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于是天下聞之莫不欷歔並志嗣昌矣

南于頴金壇人按山西通志有宣府參軍張巖者陽和

人從象昇戰歿于陣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象昇

忠肅張巖烈愍楊陸凱俞振龍並入祠

寶寶

賈莊蒿水橋並在鉅鹿縣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郤廷臣朝賀

時事多艱故也軍書旁午帝每省治達旦以歲朝謁劉
太妃于慈寧宮朝畢就坐俄假寐太妃戒勿驚命尙衣
者覆以被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俟有頃帝覺攝衣起謝
日神祖時天下少事宮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今苦
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自謂年甫踰壯尙可磨耗
不謂蚤困窮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至此太妃爲之泣
下

質質

劉太妃明神宗妃也萬歷六年冊爲昭妃天啟崇禎時嘗居慈寧宮掌太后璽莊烈帝禮事之

母如大

大清兵下濟南德王由樞被執巡按御史宋學朱布政使張秉文死之

先是

大清兵自畿輔而西抵山西界復南下臨清渡會通河徇
下山東諸州縣臨邑知縣宋希堯博平知縣張列宿茌
平知縣黃廷極邱縣知縣高重光武城知縣李承芳皆
死之時樞輔楊嗣昌以德州爲南北孔道檄山東巡撫
顏繼祖率標下兵三千扼之于是濟南空虛止鄉兵五百
百萊州援兵七百勢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學朱行部
章邱急馳還與布政使張秉文副使周之訓翁鴻業參
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于朝嗣昌
無以應督師中官高起潛力移駐臨清擁重兵不救總
兵官祖寬倪寵等亦觀望

大清兵遂臨濟南秉文等分門拒守晝夜不解甲援兵竟
無至者是年正月二日城潰秉文擐甲巷戰已被箭力
不能支死之妻方氏妾陳氏並投大明湖死學朱之訓
鴻業謙世熊及濟南知府苟好善推官陸燦同知陳虞
允通判熊列獻馬嗣煜歷城知縣韓承宣布政使理問
姜道元舉人劉元化及子漢質實茌平漢縣故城在縣
儀皆死焉德王由樞被執

移今治明屬東昌府今因之邱縣漢平恩縣金省入曲周縣元置邱縣明屬臨清州以隸于東昌府本朝順治初改屬東昌府乾隆四十年升臨清州爲直隸州仍以縣屬之大明湖在歷城縣西北隅周十餘里宋希堯長治人黃廷樞武功人高重光字秀恆清苑人宋學朱字用晦長洲人張秉文字舍之桐城人周之訓黃岡人與妻劉氏偕死闔門殉之翁鴻業錢塘人鄧謙孝感人戰于城上與季父有正偕死母莫氏匿民間不食死族戚僕從死者四十餘人唐世熊灌陽人分守西門被殺苟好善醴泉人陳虞允上元人熊列獻黃陂人城破與二子俱死馬嗣煜同州人韓承宣大學士燭孫與妻妾同死姜道元餘姚人妻來氏子廷樞同殉節由樞德莊王見藩六世孫時有郡王一人奉國將軍一人同就執又冂有郡王五人輔國將軍一人奉國將軍一人同就執軍四人被殺史逸其名陸燦平湖人有劉大年者江西廣昌人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還朝道歷城城破抗節死又恩縣鄉官李應薦天啟時官御史以附魏忠賢名逆案至是捐貲募士佐有司守城城破身被數刃死宋學朱忠烈張秉文贈太常卿周之訓贈光祿卿韓承宣劉大年光祿少卿建祠祀之餘贈卿有差學朱死不得屍格不予以明福王時贈大理卿忠節鄧謙烈愍周之訓翁鴻業唐

世熊苟好善陸燦陳虞允熊列獻馬嗣焜韓承宣姜道元宋希堯張列宿黃廷極高重光李承芳劉大年節愍

劉元化及子漢儀並入祠

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于獄

帝從楊嗣昌議移承疇薊遼盡畱秦兵之入援者屬承疇東守傳庭言于嗣昌曰秦兵不可畱也秦中賊未滅畱則賊勢且張是代賊撤兵也况秦兵妻子俱在秦久畱于邊必譁而逃歸以合于賊是驅官軍使從賊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嗣昌不聽傳庭疏爭之帝亦不能用不勝鬱鬱耳忽聾初傳庭入衛盧象昇方戰歿命代統諸鎮援軍傳庭以疆事決裂由計畫差謬卽請召對決大計而嗣昌及高起潛與傳庭不協從中沮之竟不得入朝至是有總督保定山東河北之命復疏請陞見嗣昌大驚謂傳庭將傾己飭來役齎疏還之傳庭憤甚耳益聾不能聽機事遂乞休嗣昌又劾其託疾帝大怒斥爲民下巡撫楊一雋覈真僞一雋奏言傳庭實聾非託疾並下一雋獄傳庭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冤莫敢言

質實

楊一雋
鄰水人

劉宇亮罷

初燕京戒嚴帝憂甚宇亮自請督察軍情帝喜卽革總督盧象昇任命宇亮往代宇亮請督察而帝忽改爲總督大懼與薛國觀揚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畱象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鎮勤王兵皆屬焉甫抵保定象昇已戰歿報大清兵將至相顧無人色急趨晉州避之知州陳宏緒閉門不納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宇亮大怒傳令箭急納師否則軍法從事宏緒亦傳語曰督師之來將以進戰也奈何斂兵退處城中芻糧不繼責在有司欲入城不敢聞命宇亮乃馳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詰闕訟冤願以身代者千計宏緒得鐫級調用帝自是疑宇亮不任事徒擾民矣是年正月聞大清兵悉鋭趨山東乃敢移師次天津恐解嚴後重得罪疏論諸將退縮爲卸責地因及總兵劉光祚逗遛狀詔斬光祚軍前宇亮以兵事未解方倚諸軍自衛遽殺大將恐生變乃繫光祚于獄具疏乞宥且爲報武清之捷帝責以前後矛盾下九卿科道議僉謂宇亮玩弄國惠大不敬宇亮疏辨部議落職閒住給事中陳啟新等復國觀代爲首輔去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山口

是役也我

大清兵深入二千里三十三戰皆捷下畿輔州縣城四十
有三曰趙州深州文安慶都博野蠡高陽任邱青興濟
寧津吳橋東光故城南皮鹽山慶雲獲鹿元氏靈壽欒
城無極行唐南宮新河南平饒陽隆平高邑臨城寧晉
沙河南和任內邱唐山平鄉鉅鹿廣宗鷄澤威清河魏
城臨邑陵平原海豐商河博平茌平莘清平邱恩夏津
武城俘獲人口四十六萬有奇乃自青山口旋師事既
定給事中李希沆言陛下御極以來京師戒嚴者三日
已失事之罪未覈致有丙子丙子失事之罪未覈致有
今日語侵樞輔楊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誤國請
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帝怒希沆貶秩志舉奪官命嗣
昌議文武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邊失機曰殘破城
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帥曰擁兵觀望于是在薊鎮總
監中官鄧希詔分監中官孫茂霖順天巡撫陳祖苞保
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顏繼祖薊鎮總兵吳國俊陳
國威山東巡撫倪寵援剿總兵祖寬李重鎮及他副將

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十六人同論死而嗣昌貶削不及

質實

東光漢縣明屬景州以隸于河間府本朝

屬河間府南皮漢縣明屬滄州以隸于河間府

今徑

雍正九年置天津府以縣屬之獲鹿漢石邑唐分

泉縣尋改曰獲鹿宋以石邑省入明屬真定府元氏漢

縣樂城東漢縣唐改樂氏宋仍曰樂城無極漢母極唐

改母曰無明並屬真定府今悉因之南宮漢縣明屬冀

州以隸于真定府本朝順治初徑屬真定府雍正二

年升冀州爲直隸州仍以縣屬之沙河隋分龍岡縣地

山平鄉廣宗並屬順德府今悉因之鷄澤漢廣年隋改

縣廣宗元以洛水縣之武道鎮置明與沙河南和任唐

山平鄉廣宗並屬順德府今悉因之鷄澤漢廣年隋改

鷄澤清河漢東武隋改曰清河明並屬廣平府今因之

魏漢縣明屬大名府本朝乾隆二十三年省入大名

縣長山隋置明屬濟南府今因之海豐隋無隸縣元初

割縣之半置東無隸縣明永樂中改海豐屬樂安州以

隸于濟南府宣德元年改樂安州爲武定州本朝雍

正十二年升武定州爲府縣仍屬焉恩縣隋析武城縣以

地置歷亭金爲恩州治明洪武二年降州爲縣屬高唐

州以隸于東昌府今徑屬東昌府夏津唐置明屬高唐

州以隸于東昌府今改屬臨清州李希沈安化人王志

舉山東新城人陳祖苞海寧人繫獄飲鴆卒帝怒祖苞

漏刑銅其子編修之遜永不敘張其平偃師人與顏繼祖等駢死西市

夏四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于南陽

初賊渠馬士秀杜應金就撫良玉處其眾于許州之郊外許大州也良玉諸將寄孥與賄焉會河南巡撫常道立檄良玉勦他賊于陝州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文燦軍中託事請歸許假良玉軍號紿入城夜半縱火燒城南樓劫庫殺官吏殲良玉家挈其貲投李萬慶萬慶者賊魁射塌天也良玉聞變將旋軍討之適奉勤王詔遂正後頗效用特擢副總兵曰張獻忠能立功視此于是良玉國能南旋擊馬進忠于鎮平關大破之進忠降是時河南總兵張任學亦以入衛卻還率部將宋懷志孔道典王應龍尤之龍協勦楚豫諸賊連敗賊于陳州于襄陽于葉縣于裕州賊渠賀一龍藺養成伏深山不敢出惠登相遠走秦蜀順天王已前死萬慶及馬光玉許可變在豫勢益孤熊文燦檄良玉勦萬慶于唐縣分三營擊賊遂入山中裨將王修政趨利戰死文燦收二營卒令良玉蹙之內鄉而任學亦以兵來會萬慶乃依山結壘遣賊將至軍門請降良玉慮其詐謀之文燦益調諸將陳永福羅岱等兵進勦副將國能亦至遂分道擊

萬慶及光玉可變萬慶等敗大奔良玉令國能以二十
騎往偵且諭萬慶降萬慶馳見輪情于國能遂執許州
叛黨于汝虎以降處其眾四千人于內鄉城下士秀應
金見進忠萬慶降而懼復來歸有劉喜才者夜取順義
王首以獻光玉等走浙川自是賊勢少衰文燦遂上言
臣兵威震懼降者接踵惟馬光玉等尙稽天討可旦夕
平也帝優詔報之文燦益自喜而湖廣諸僚吏頗以爲
憂巡撫余應桂貽書文燦言羣賊雖相繼降張獻忠必
反可先未發圖之其書爲獻忠讐者所得獻忠賸牒布
辨帝不聽方進忠萬慶之未降也應桂以文燦撫剿乖
方上書極詆之其縷陳文燦之外尤悉畧言文燦初撫
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時文燦
良玉並在德安臣以爲兵勢方盛宜乘此追剿而文燦
調良玉諸軍盡赴信陽剿馬進忠臣謂進忠于諸賊中
最弱強者當急勦弱者可徐圖文燦不聽自此機一失
賊走西而文燦東致萬慶等收合餘燼勢復振而豫楚
之患遂自文燦之懷諒貽之矣迨賊西潰之後遮飾上
聞妄報斬級其自恃所長惟火礮凡經過州縣用昇夫
見招撫後勦乃檄諸軍會勦于茶山不效于麻城又不效第
入百死亡載道未見其一試也且文燦辨賊之策曰先
撫後勦乃檄諸軍會勦于茶山不效于麻城又不效第
遣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

再遣使招李萬慶與之通市賊反因此大縱掠天下
有如是撫平其一切軍需悉取于所過有司名曰借
辦致城市空虛子遺盡絕文燉軍至麻城民不堪淫掠
欲焚其署始踰而走及次蘄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掠
家環哭竟不敢治一兵是以捷報日張寇勢愈熾十三
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燉駐宛汝已
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足勦法乎獻忠在穀城招納亡
命買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文燉顧欲借之爲前茅遣
官調之非惟不應復畱解餉之官求爲湖廣總兵今已
造浮橋跨漢水矣文燉前旣誇張而敘功後復掩匿而
不報可謂之欺君乎以總理之大柄畀之顛蹶之耄
夫臣不知其可也而文燉謂茶山失賊罪實由應桂嗣
昌銜應桂嘗劾其父鶴奏逮之應桂自辨雖力帝不納
竟下之獄未幾獻忠果叛獨國能進忠萬慶三人者帖
然無異志萬慶尋質質鎮平縣界棗陽本漢蔡陽縣地後鎮立三原
亦授副總兵官周置廣昌隣改棗陽明屬襄陽府今因之常道立
人余應桂字二磯都昌人明桂王時殉節本朝乾隆四
十一年追謚忠節王修政入祠

程國祥罷

國祥爲人廉謹既入閣布衣蔬食不改儒素然短于才
同官薛國觀楊嗣昌方用事國祥旅進退自守而已至
是召對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臧默大負委任于是國祥遂乞休去

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嘗以貪汙爲言官所糾四知力
辨于帝前言已孤立帝意頗動薛國觀力援之遂與明
恭照乘同入閣

質實

張四知費縣人
魏照乘滑縣人

張獻忠羅汝才復叛

先是總兵張任學入衛道謁文燦言獻忠狼子野心終
爲國患我以勤王爲名出其不意可立縛也文燦性復
惡鎮巡官屢以獻忠爲言屏其謀不用及獻忠反形日
露穀城知縣阮之鋗憂甚往說之曰將軍始所爲甚悖
今幸得爲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且不見劉將軍
國能乎朝廷手詔進官厚賚金帛此赤誠效也將軍若
慮有他之鋗請以百口保何嫌何疑而復懷異志獻忠
素銜之鋗遂惡言極罵之之鋗憂憤成病題數言于壁

自誓以死至是獻忠果約羅汝才反劫庫縱囚毀其城之鉏仰藥未絕獻忠遣使索印堅不予以賊殺之旋焚公署骸骨爲燼賊竟挾僉事張大經以去遂攻房縣招汝才當是時鄖陽諸屬邑久罹寇患城郭爲墟獨房縣知縣郝景春善拊循粗可守而汝才等四營雜處于郊居民日惴惴景春乃偕主簿朱邦聞守備楊道選修守具輯諸營間獻忠反穀城與汝才有約景春子鳴鑾諸生也力敵萬夫謂父曰吾城當賊衝而羸卒止二百人城何以守乃擐甲詣汝才曰若不念前日盟乎慎毋亂汝才佯諾鳴鑾覺其僞歸與道選授兵登陴而獻忠所遣前鋒已至擊斬其將一人遣使縋城乞援于文燦十四往不報已而賊大至獻忠兵張白噦汝才兵張赤噦俄二噦相雜環城力攻賊黨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以城讓我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張大經檄諭降景春罵碎之鳴鑾且守且戰閱五日頗有所殺傷賊乃負穴城城將崩鳴鑾爇油灌之又擊傷獻忠左足用間入板賊壘陰識獻忠所臥帳將襲擒之而指揮張三錫啟北門揖汝才入道選巷戰死部將張見炫被執亦死大經使汝才說景春降怒不答問庫藏儲蓄安在叱曰庫藏不有儲蓄城豈爲汝陷賊怒殺一典史一守備恐之卒屈死于是賊勢大張鄖西保康皆陷知縣王元會楊鏡

死之惠登相等五營在均州懼見討相與歃血拒獻忠無何亦叛去文燦聞變驚愕無所措急請敕楚撫方孔炤防荆門當陽鄭撫王鼇永防江陵遠安陝撫丁啟睿蜀撫邵捷春各嚴兵待于境上而陝督鄭崇儉主提兵合擊議不決孔炤乃請率所部扼德安黃州守承天護獻陵江漢以南專責鼇永防禦時孔炤預策獻忠等必叛陰厲士馬備戰守故賊畏孔炤乃不敢東阮之鉢郝景春並以死事贈尚寶少卿楊道選等亦贈卹有差後莊烈帝召見閣臣賀逢聖備述景春死事狀改贈太僕少卿張三錫尋爲官軍所獲磔死張大經陷于賊不能死明年張獻忠敗于瑪瑙山偕賊將曹威等歸于軍門士論恥之質實周遠安晉高安後陵州以隸于荊州府今徑屬荊州府王元會蘆州人楊鏡四川人方孔炤字潛夫桐城人王鼇永淄川人鄭崇儉字大章寧鄉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郝景春忠烈阮之鉢忠節楊道選烈愍王元會楊鏡節愍朱邦等並入祠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時災荒四告流寇日熾緣墨吏朘民民益走爲盜盜日多民生日蹙給事中王家彥乃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

饑民相煽千百爲羣其始率自一鄉一邑守令早爲之所民何至接踵爲盜盜何遂潰裂至此論者謂功令使然催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溼濟其饑餒一二賢明吏束于文法展布莫由惟稍寬文網壹令撫綏溢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復聚又舊制捕蝗令吏部歲九月頒勘合于有司請實急舉行帝皆納之

質質

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

加徵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樞輔楊嗣昌定議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餘授巡撫副將以下分練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內抵居庸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東河北兵得十五萬七千有奇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警策應餘授巡撫以下分練又以畿輔重地議增監司四人以一人

兼轄大名廣平順德三人分駐真定保定河間蔚遼總督下增監軍三人議上帝悉報可嗣昌所議兵凡七十三萬有奇然民流餉絀未嘗有實也帝又採副將楊德政議府汰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並授轄于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從之於是又有練餉之議初嗣昌增勦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徵帝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于士田土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薛國觀力贊之乃于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言者謂九邊自有額餉槩予新餉則舊者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爲實數餉盡虛糜而練數仍不足况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又所謂抽練者仍屬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卒不可奪御史衛周嗣郝晉相民怨何極帝不納

發明明季百姓之困至是極矣流寇蔓延生民塗炭

質實張伯鯨字繩海江都人衛十面張網之策增勦餉至二百八十万至是有練餉之議復增七百三十萬而向之勦餉期于一年而止

者期滿而復全徵不思寇盜之盛由於貧民附盜盜未平而惟議加賦賦加而民不聊生民不聊生而益起爲盜是加賦不惟不能平盜而適以驅之歸盜也至九邊之餉既有常數不核邊兵之虛糜而徒增抽練之新額卒之練兵而兵不加精增餉而餉不充用且勦餉藉以平賊而文燐用以資撫練餉名以養兵而邊防日以益弱國家無補瘡之益而小民被剝內盜賊充斥土田荒蕪賦從何出而嗣昌猶謂土田盡歸有力加賦稍抑兼并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而莊烈信之而不可奪明祚雖欲稍延得乎哉

秋七月總兵官左良玉討張獻忠于羅狹山敗績

獻忠合羅汝才自房縣西走總兵官張任學遣其中軍羅岱偕良玉追之良玉令岱爲前鋒已隨其後逾房縣八十里至羅狹山軍乏食賊伏兵要害岱與副將劉元捷鼓勇直上伏四起岱馬足絏于藤抽刀斷之蹶而復進乃棄馬步鬪賊圍急矢盡被執不屈死良玉軍後至亦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千萬餘士卒死者萬人事聞良玉以輕進貶三秩任學坐褫職時賊渠馬光玉屯浙川之吳村僞乞撫規渡漢江應獻忠浙川知

縣郭守邦說降其黨許可變胡可受可變卽賊中所號改世王可受則安世王也可變夜至浙川城下守邦處之東關可受爲光玉所持約未定會總兵官孫應元黃得功方率京軍過南陽慮光玉合于獻忠則賊勢益熾乃趨內鄉掩擊其背令副將周遇吉等分道擊可受遇吉偕參將馬文豸等力戰可受敗呼曰始與許可變約降者我也今歸命遇吉駐馬受之應元得功益進兵攻光玉光玉黨分營南北兩山用木石塞道應元率文豸戰其南得功率副將林報國戰其北文燦所遣陳洪範亦至以所部兵遏其東賊大潰光玉遁走遂不得與獻忠合獻忠旣敗官軍于羅漢山謀入陝督鄭崇儉率賀人龍李國奇軍禦之興安獻忠乃還走興山太平據楚蜀之交質實羅漢山一名羅睺山在房縣西八十里以屯其眾太平明正德十年割東山縣置屬達州以隸于夔州府本朝初徑屬夔州府雍正六年升達州爲直隸州縣仍屬焉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羅岱節愍

熊文燦有罪削籍尋逮下獄

帝聞穀城之變大驚削文燦官令戴罪視事及聞左良玉敗績大怒遣使逮文燦下獄坐大辟所親姚明恭柄

國而不能救也。初文燦受命爲總理自廣東之安慶道出廬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誤矣文燦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卻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燦乃辭去至是竟以撫致敗。

八月命楊嗣昌督師討賊

嗣昌舉傅宗龍自代方解兵部事專治閣務而羅漢山敗書聞嗣昌疏引罪帝特旨令督師再疏辭不允賜尙方劍統制諸方兵馬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副將以下先斬後聞九月朔召見于平臺慰勞備至命吏部用人人戶部措餉兵部調度俱內外協應嗣昌曰臣聞君言不虛于家臣朝受命夕當啟行顧軍資甲仗未備望敕所司部遣發帝悅曰卿能如此朕更何憂初四日復召見密有所諭左右莫得聞出御製贈行詩一章嗣昌跪誦拜且泣命賜宴越二日陛辭復賜膳以二十九日抵襄陽卽上疏爲熊文燦辨曰廷臣以文燦不能勦賊誣其無才萬不可勝誅必撫勦兼施方可解散文燦任事兩年功

已十成六七獨獻忠再叛諸營動搖今以一眚廢置并所用之人訾之非公論蓋文燦之罷由河南巡撫高名衡劾之及嗣昌檄召知府萬年策僉事孔貞會劾用軍前名衡又劾二人以撫愚文燦不可用嗣昌以此發憤且曲庇文燦而帝卒重罪之不用嗣昌議也嗣昌既受代以十月朔大誓三軍湖廣巡撫方孔炤總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以良玉有將才請拜爲平賊將軍報可是月賊賀一龍等掠葉圍沈邱焚項城之鄂寇光山副將張琮刃明忠率京軍踰山五十里及其巢射殺紺袍賊二人斬首千七百有奇嗣昌稱詔頒賜十一月賊渠王國寧復以眾千人來歸國寧自號興世王與惠登相等同叛者也嗣昌受之于襄陽處其妻子樊城良玉旣佩將軍印志寢驕遣使以書謝嗣昌不悅會賀人龍大敗賊興安嗣昌請進秩賜獎欲漸貴之以抗良玉良玉知之甚恨初獻忠及羅汝才惠登相等屯鄖陽興安山間聞嗣昌以宰相督師大軍並集頗懼雖時掠南漳穀城房竹山竹谿勢未甚熾諸將推鋒急擊宜可滅而嗣昌始至卽有養銳之說諸將遂無鬪志且積騎軍令玩嗣昌令刁明忠自承天赴荆門乃自隨至襄陽嗣昌將戮之諸將力救僅擣百而已監軍僉事殷太白兩違過未嘗督令合擊又去賊遠而偵探時不實朝士皆憂

之傳宗龍剋十二月平賊數趣分道進兵嗣昌不聽遷
延至歲暮未一戰張琮賀人龍之捷本非嗣昌功嘗檄
巡撫方孔炤遣楊世恩羅安邦勦羅汝才惠登相深入
全軍皆覆他將戰黃麻又敗嗣昌劾孔炤且自効孔炤

被逮嗣昌亦

賁實

高名衡字仲平沂州人孔貞會句容

戴罪立功

荆門

守備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世恩烈愍安邦官

節愍

按河南通志有信陽團練

守備劉煜者儀封人于

是年禦賊戰死山西通志有真定副總兵王震仲者蒲

州人亦于

是年擊賊將任國奇力戰歿于陣今並追謚

愍烈

冬十月我

天清兵攻寧遠總兵官金國鳳死之

先是國鳳以副總兵守松山

大清兵攻其南門尋復環城發礮臺堞俱摧城中人負屍

以行國鳳以木石甃補多方拒守終不下圍解帝大喜立擢署都督僉事爲寧遠團練總兵官再論功署都督

同知廕錦衣衛千戶至是

大清兵復攻寧遠國鳳憤將士恆怯率親丁數十人出禦

鏖戰移時矢盡力竭與二子俱死總督洪承疇上言國鳳素懷忠勇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乃能力保孤城非其才力優也以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隕命非其才力短也由營伍紛紜號令難施而人心不一也乞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戰守惟總兵官令是聽庶軍心齊肅所係于封疆甚大帝卽允行之方松山被圍巡撫方一藻議遣兵救援諸將莫敢應獨副將楊振請行至中道遇伏一軍盡覆振被執令往松山說降未至里許踞地南向坐語從官李祿曰爲我告城中人堅守援軍卽日至矣祿詣城下致振語城中守益堅振質實金國鳳宣府人死事狀聞于朝莊祿皆殉節死烈帝痛悼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賜祭葬有司建祠增世職三級及國鳳父子柩歸復念其忠命所遇有司給以舟車且加二祭其妻張氏援劉綎例乞加官保部議格不行而請于世職增級外再荫本衛試百戶以勸忠臣從之楊振義州衛人以殉難從優卹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金國鳳忠烈楊振烈愍李祿入祠

十二月下兵部尙書傅宗龍于獄

初宗龍巡按貴州討定叛苗威名大著歷薦遼寧總督罷官歸前二年冬流寇大入四川陷三十餘州縣帝拊髀

而思宗龍曰使宗龍撫蜀賊安至是哉趣卽家起宗龍
代王維章與總兵羅尚文禦郤城是年夏以楊嗣昌薦
召爲兵部尙書秋八月至京召見宗龍爲人抗直任氣
不能從諛承意帝憤中樞失職嗣昌以權詭得主知宗
龍樸忠初入見卽言民窮財盡帝頗然之顧言之不已
遂拂然曰卿當整理兵事爾旣退語嗣昌曰何哉宗龍
善策黔而所言卑卑皆他人唾餘何也自是所奏請多
中格熊文燦旣罷宗龍乃言向者賊流突東西嗣昌故
建分勦之策今則流突者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
之效總理止轄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
率所轄協勦期十二月成功薦湖廣巡撫方孔炤堪代
文燦帝不用用嗣昌督師嗣昌旣至軍上章請兵食宗
龍按例予之不盡如所請嗣昌劾中樞不任職宗龍亦
劾督師徒耗倅國家不能報效以氣凌廷臣會薊遼總
督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團練總兵官中官高起潛又
揭肇基恆怯宗龍不卽覆帝遂怒責以抗旨命對狀奏
上復以戲視封疆下吏法司擬戍邊不許欲寘之死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七

江西書局校對

姜應門
吳增壽
歐陽鳳烈

恭校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八

起庚辰明莊烈帝崇禎十三年盡壬午明莊烈帝崇禎十五年凡三年

十三年春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于太平

時李自成潛伏陝右賀一龍賀錦等跳梁漢東勢差緩羅汝才雖敗楊世恩羅安邦兵聞官軍大集懼討與其黨整十萬黑雲祥混世王武自強小秦王白貴關索王承恩遣使乞撫楊嗣昌欲專勦獻忠佯許之獻忠屢敗于興安其黨托天王常國安金翅鵬劉希原來降卽令國安隨左良玉進剿良玉大合諸軍擊賊于拘平關獻忠敗走良玉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迫之嗣昌謀以陝督鄭崇儉率賀人龍李國奇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興安平利別遣偏將追剿良玉不從嗣昌檄良玉曰賊勢必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耳將軍從漢陽西鄉入川寧昌入歸巫與羅汝才合我以大將尾追促賊反楚非算也良玉報曰蜀地肥衍賊渡險任其奔軼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糧可因返鄖則無地可掠其不復竄楚境明矣夫兵合則強分則弱今已畱劉國能李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人入蜀卽駐興平兵力已薄賊來能渴之

耶今當出其不意疾攻之一大創自然瓦解縱折回房
竹間人迹斷絕彼從何得食況郎兵扼之于前秦撫在
紫興扼之于右勢必不能逞若寧昌歸巫險且遠汝才
獻忠不相下倘窮而歸汝才必內相吞其亡立見良玉
已于二月朔入蜀界矣嗣昌得報不能奪比良玉駐漁
溪渡崇儉旋引兵來會獻忠營太平縣之大竹河方移
軍九滾坪見瑪瑙山峻險據之良玉抵山下賊已踞山
巔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
矣分所進道爲三己當其二秦兵當其一令曰聞鼓聲
而上兩軍夾擊賊陣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墜崖
澗者無算俘馘渠十六人斬首千三百餘級獻忠妻
妾皆被獲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追奔數十里復敗之
獻忠收餘眾南走扼于川將張令方國安又再敗令時
年七十餘馬上用五石弩中必洞胸軍中號神弩將獻
忠轉入深箐依險結營壘令分其軍爲五鼓勇薄賊而
斃者甚衆水遠土渴賴天雨以濟圍終不解襄陽監軍
僉事張克儉言于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令人
動山谷應元之鳳分道往援應元等先至令方與賊鬪呼聲
國奇等逐獻忠連奏捷先後斬首千五百級城渠順天
一條龍應元等應之內外夾擊賊敗去人龍亦至復與
王一隻龍皆降當是時獻忠竄走興歸山中秦

楚師俱集諸將協心窮搜千餘殘寇可盡殲而崇儉以
年衰乞骸骨詔令還闕中畱人龍國奇偕良玉討賊良
玉等連營百里憚山險圍而不攻獻忠因

得與

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潰散以自保

質實

竹山房謂

關亦曰溝平關在興安州西南四百里漁溪渡在西鄉

縣東南三百六十里接四川界大竹河亦曰大竹渡在

太平縣北八十里九滾坪瑪瑙山並在太平縣北張克

屯畱人

三月大風霾

帝布服齋居禱之不止給事中左懋第言去秋星變朝
停刑而夕卽滅今者不能豈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實乎
臣伏思練餉之加原非不得已乃明旨減兵以省餉天下
共知之而徵餉者猶未省請自今因兵徵餉預使天下
知應加之數官吏無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詔而審
決刑獄則以睿慮之疑信定諸囚之生死凡疑于心與
疑信半者悉從輕典豈停刑可止彗解網不可以返風
乎且陛下屢沛大恩四方死者猶枕籍盜賊未見衰止
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存畱之賦有司迫考成催徵未
敢緩是以莫救于凶荒請于極荒州縣下詔速停有司

息訟專以救荒爲務帝曰然于是上災七十五州縣新舊練三餉並停中災六十八州縣止徵練餉下災二十入州縣俟左懋第字蘿秋成督徵質實石萊陽人

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道周旣貶江西按察司照磨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不覆閱大學士魏照乘者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大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監生涂仲吉上書訟之通政使施邦曜不爲封進而大署其副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邦曜以副封上帝見其署語怒下仲吉獄而奪邦曜官尙書李覺斯以學龍道周無大罪予輕比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掠治者四乃復還刑部逾年尙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夫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

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

揚州興化人黃文煥永福人陳大定龍溪人董養河閩

縣人文震亨吳縣人涂仲吉漳浦人施邦曜字爾韜餘

姚人劉澤

深扶溝人

以謝陞爲禮部尙書陳演爲禮部左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陞以十二年秋再召爲吏部尙書甫半載改禮部與演同入閣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卽與內侍通帝旣用閣臣每親發策觀所條對覘能否中官探得帝所欲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遂自禮部右侍郎轉左擢府政

五月石砫女土司秦良玉敗羅汝才于夔州

初羅汝才惠登相求撫未決遂自南漳遠安走大寧大昌官軍扼于巫山復轉犯夔州良玉馳救賊解去合官軍邀擊連敗之斬千餘級奪汝才大纛擒其渠東山虎副塌天等汝才走大寧督師楊嗣昌本楚人意欲驅賊

質實

解學龍字正帆

入蜀使楚地無賊乃創議以楚地廣衍賊難制蜀險阻
賊不得逞蹙之可全勝又慮蜀重兵扼險賊將毒楚調
蜀精銳萬餘爲己用蜀中卒自是益罷弱不足以支巡撫
邵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
殺我也爭之不能得于是賊皆窺蜀捷春駐重慶部下
兵二萬皆羸弱不可用所倚惟良玉張令二軍遂檄良
玉令退保重慶良玉每對人歎息曰邵公不知兵吾一
婦人受國恩誼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督師以蜀爲
壑無愚智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隘令賊無敢卽
我而坐以設防移我與令自近去所駐重慶僅數十里
殊失地利賊據歸巫山巔俯瞰我營鐵騎建瓴下張令
營當其衝必先破令破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急乎聞
者深然之

發明

楊嗣昌督師勦賊當張獻忠羅汝才屢畝之時

不思遏其奔軼大會諸軍而殄滅之而反驅之
入蜀夫蜀號稱天險賊入則險且爲賊據烏在其能
蹙賊也論者謂嗣昌楚人欲紓楚患而因以蜀爲壑
其設心尙可問乎秦良玉一溪峒婦人顧能感激恩
義提兵裏糧崎嶇轉鬪使邵捷春果從其爭山奪隘
之計巫峽夔門重關足恃何竟昧于地利坐以設防
遂使賊騎建瓴下而莫之能制嗣昌之罪固不容誅

若捷春者亦愧于婦人多矣

姚明恭罷

明恭出趙興邦之門公論素不予以柄用後鄉人詣闕訟之明恭不自安請告歸遂罷

六月蔡國用卒

國用入閣三載碌碌無所見是月庚午卒于官遣行人陳際泰護其喪歸質實陳際泰字大同邑章世純羅萬藻東鄉艾南英以時文名天下其爲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首經生舉業之富無若際泰者崇禎七年成進士年六十八矣又三年除行人至是護國用喪南行卒于道

薛國觀以罪免尋賜死

國觀柄政一踵體仁所爲導帝以深刻而才智彌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始頗信嚮之嘗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安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化民方侍側汗流沾背于是專察其陰私而國觀匿史堃金事乃發史堃者爲御史無行善結納中官巡按淮揚嘗攝巡鹽事先後乾沒贓罰銀及鹽課三十餘萬旣擢少

卿家居而侵盜迹頗露檢討楊士聰劾之得旨令莖自給事中張焜芳復劾莖侵盜事實又嘗勒富人于承祖萬金事發後遣家人齎重賄謀于揚州黠吏睢承吾改竄舊籍帝乃怒褫莖職莖急攜數萬金入都至國觀邸謀報復遂相構陷又言焜芳弟炳芳官內閣中書向來詔旨漏洩皆炳芳爲之閤臣多徇莖擬嚴旨帝不聽止奪焜芳官候訊及顯名覈奏上力爲莖解而不能諱者六萬金莖下獄會有兵事獄久不結瘐死莖所攜貲盡入國觀橐爲莖家人所首告事大著國觀猶力辨帝意漸移帝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言在外羣僚臣等任之在內戚畹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爲言國瑞者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爲軍貲帝始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折毀居第陳什器通衡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爲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慘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因皇五子病交通宦官宮妾詭云孝定太后已爲九蓮菩薩降神言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夭折五子卒帝大恐急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爲侯盡還所納金而追恨國觀待隙稱宦妾詭計所全實多殊不知莊烈之聞言恐悸正殊

陞賞贊器戚畹離心國事
豈堪復問第當淪胥莫挽
愚實爲可憫至九蓮降神
事荒怪不經正與神語帳
中同爲古今笑柄論者或或
不知莊烈之聞言恐悸正殊
稱宦妾詭計所全實多殊

所謂妖由人興亦亡微之
先見者乃遂緣是深嫌國
觀文不明斥其搜括之咎
失磁甚矣

而發國觀素惡行人吳昌時及考選昌時虞國觀抑已
因其門人以求見國觀僞與交驩擬第當得吏科迨
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爲賣已與所善東廠
理刑吳道正謀發丁憂侍郎蔡奕琛行賄國觀事帝聞
之益疑至是督師楊嗣昌有所陳奏帝令擬諭國觀乃
擬旨以進帝遂大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議奏頗從輕議
帝度科道必言之獨給事中袁愷會議不署名且疏論
吏部尙書傅永淳徇私庇國觀而微訛國觀藐肆妬嫉
帝不憚抵疏于地曰成何糾疏遂奪國觀職放之歸怒
猶未已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僉事者復以聞而東廠所
遣伺國觀邸者值中書舍人王陞彥至執之陞彥夙與
國觀交通爲奸利一鞫盡得其狀詞所連及甚眾永淳
奕琛皆與焉命下陞彥詔獄窮治愷再疏盡發國觀納
財諸事國觀連疏力辨詆愷受昌時指使帝不納至十
月陞彥獄未成帝以行賄有據卽命棄市而遣使逮國
觀國觀遷延久不赴明年七月入都令待命外邸不以
屬吏國觀自揣必不死八月初八日夕監刑者至門猶
鼾睡及聞詔使皆絆衣蹶然曰吾死矣倉皇覓小帽不
得取蒼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不質實楊士驥濟寧人
能出聲但言吳昌時殺我乃就縊張焜芳會稽人
李國瑞漷縣人周奎蘇州人莊烈帝周皇后父也吳昌
時吳江人蔡奕琛德清人傅永淳靈壽人袁愷聊城人

王陸彥上海人
吳昌時甥也

秋七月總兵官孫應元等大破羅汝才于興山汝才走巫山與張獻忠合

先是汝才在大寧前阻江爲蜀將劉貴等所扼不得渡而獻忠旣敗于瑪瑙山竄走興歸山中左良玉追且及獻忠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昭良玉曰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楊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卽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乃潛走白羊山由汝才入寧昌故道折而西與汝才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盛立馬江岸有不前者輒斬之賊殊死鬪貴等戰皆卻賊畢渡屯萬頃山歸巫大震督師楊嗣昌乃上夷陵而檄蜀撫邵捷春扼夔門蜀大寧大昌界楚竹谿房縣有三十二隘口嗣昌欲厚集兵力專守夔棄寧昌敵賊捷春曰棄隘口不守是延賊入戶也乃遣楊茂選覃思岱等出關分守二將不相得思岱譖殺茂選捷春令兼統其眾其眾相率去賊入隘守者潰登相等越巴霧河攻開縣爲參將賀人龍等所破登相追之汝才等遁還興山應元與副將王允成王之綸監竄開縣西汝才乃與小秦王混世王東奔人龍李國奇登相等越巴霧河攻開縣爲參將賀人龍等所破登相

軍僉事孔貞會擊之豐邑在興山縣西北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生擒五百有奇會嗣昌下招降令小秦王混世王皆降時稱荆楚第一功惟汝才率其眾逸去

質實白羊山在興里萬頃山在達州太平縣東萬頃池之西南接大寧界夔關在夔州府城南大竹唐分宕渠縣東界置宋景祐三年廢入流江縣紹興二年復置元至元中移治鄰山縣明屬廣安州以隸于順慶府今徑屬順慶府巴霧洞在開縣西豐邑坪在興山縣西北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遂入河南

初自成潛伏關中聞張獻忠反穀城大喜將大集其衆以應獻忠陝督鄭崇儉圍之令曰圍師必缺自成乃乘間走往依獻忠獻忠欲殺之爲羅汝才所解與自成羸五十馬五十婦人十令去自成謝曰以身相依足矣安用是也旋遁去收殘衆稍稍自保督師楊嗣昌駐夷陵檄令降自成出謾語官軍圍之魚復山中自成大困欲自裁以養子雙喜勸而止賊將多出降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知之與步入叢祠顧而歎曰人言我當成大事盍卜之神不吉若斷我頭以降宗敏諾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若

矣賊黨散去者聞之亦多殺妻子歸自成自成乃盡焚
輜重輕騎由鄭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從
自成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啟泰轉犯
永寧知縣武大烈與里居四川巡撫張論協力捍禦論
入都司馬有義棄城走大烈鼎延等固守三日賊夜半
登城執大烈自成以同鄉欲活之大烈不屈索印不子
乃燔灼以死鼎延匿眢井免讚及子國學祚延死之主
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己百戶孫世英並不
屈死萬安王采鑣亦被害賊移攻偃師一日而陷知縣
徐日泰大罵不屈爲賊齕割死諸生張毓粹武同芳劉
芳名劉芳世蘭之粹喬于昆蘭完續王光顯喬國屏王
邦紀蘭相裔張一鷺張一鵬牛一元皆抗節死既又陷
寶豐知縣朱由械死之陷密縣知縣朱敏汀及里居太
僕卿魏持衡舉人馬健死之敏汀妾張氏及一女一
孫臧獲數人俱殉焉自成性猜忍日殺人斬足剖心爲
戲所過民皆保塢不下杞縣舉人李信者故尚書李
精白子也信以父麗名逆案思湔其醜嘗出粟千石活
民饑民德之稱李公子會繩妓紅娘子反據信去強
委身焉信乘閒逃歸首于官官囚之紅娘子來救饑民
之德信者同時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乃共劫獄殺
知縣反挾信歸自成改信名曰巖而盧氏牛金星

者亦舉人也以磨勘被斥介醫生尙絅見自成喜其鬻與謀議帳中潛歸事洩坐斬已得未減仍往奔自成遂薦所善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三尺上識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嚴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爲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稍減散所掠財物餉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巖自成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嚴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之以相煽動民方被勦餉練餉之害從自成者日眾矣

故城在奉節縣東北因山爲城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

東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基連白帝山蓋公孫述所造以城倚赤岬山亦謂之赤岬城唐啟泰掖縣人武大烈臨潼人任維清絳縣人采鑿伊王支屬襲封萬安郡王居永寧徐日泰金谿人朱由械益府鎮國將軍常澈子敏汀亦明宗室張毓粹率二子佐知縣徐日泰固守城陷大罵俱被殺妻蘭氏與三女二孫赴井死武同芳見賊殺母噴血大罵支解死劉芳名妻張氏蘭完續妻張氏王邦紀妻高氏並從死張一鷺之父亦罵賊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武烈忠烈徐日泰朱由械朱敏汀烈愍唐啟泰張讚王正己魏持衡節愍魏國輔任維清孫世英馬體健等並入祠

質實

漢縣

張獻忠犯大昌總兵官張令死之遂陷四川諸州縣

賊渠混天王等既就撫惠登相王光恩及整十萬亦相繼降督師楊嗣昌以湖廣賊且盡而獻忠在四川勢漸熾遂以八月帥師而西時監軍評事萬元吉先入蜀令蜀將守巴巫諸隘秦將賀人龍李國奇楚將張應元汪之鳳張奏凱專任追擊及應元軍擊賊于夔州據土地嶺而營人龍逗遛不會師獻忠偵應元部卒多新募悉衆來攻應元之鳳力戰應元奪圍出之鳳敗走山中道渴飲斗水臥血凝脰死獻忠勢益張聞督師將自東至與汝才急趨觀音巖守將邵仲光不能禦遂陷大昌張令急扼之竹菌坪賊大至令力戰中流矢死令爲蜀中名將既敗歿諸軍皆奪氣秦良玉與令相掎角趨救不及轉鬪復敗所部三萬人畧盡單騎見蜀撫邵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卒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餉之官猶足辦賊捷春以倉無見糧謝其計不用良玉歎息歸而捷春聞賊且至通江率兵守梁山賊以梁山河深不能渡自開縣西走達州捷春退保緜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劍州趨保寧將由間道入漢中秦將趙光遠賀人龍扼之陽平百丈關賊不得過復突巴州應元諸軍邀擊之梓潼戰小利既而劙蜀將曹志耀等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州張載福俱陣死涪江師遂潰賊屠緜州成都不克走緜州轉掠至漢州去中江百里守將方國安避告警捷春已爲嗣昌所劾就逮去抵重慶賊方攻羅江

之去賊縱掠什邡縣竹安縣殺仁壽知縣劉三策蹂躪德陽金堂間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賊循水道犯簡州資陽嗣昌由順慶至果州徵諸將合擊皆退縮徵左良玉兵使者九往返不至遂陷榮昌永川尋陷瀘州分巡川南副使黃諫卿知州蘇瓊衛指揮王萬春鄉官韓洪鼎被執皆不屈死自成再入川諸將無一邀擊者嗣昌雖屢檄令不行其在重慶也下令赦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賚萬金爵侯翌日自堂皇至庖湧遍題斬督師獻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駭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復改期三檄人龍亦不至初嗣昌惡良玉驕亢私許人龍代爲平賊將軍既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難之顧謂賀將軍需後命人龍懼以情告良玉良玉亦懼于是兩人俱跋扈不肯盡力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過于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機會郎撫王鼇永諫之不納乃上書于朝曰嗣昌用師經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由操心之太苦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則難況賊情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動踰旬月號令與事機相左無怪乎撓敗之屢聞也一年以來所矜爲奇捷者惟瑪瑙一役若株守督師節制左良玉當退保興安無此捷矣然良玉不用命而反奏奇功則諸將必且有積輕督師之心

所繫于軍政甚大臣以爲嗣昌之馭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覈其機宜之當否執要以御繁決奇以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糜餉哉帝令中樞申飭嗣昌亦不能從也

質實

土地嶺在奉節縣北觀音巖在巫山

縣大昌故城西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以觀音巖爲第一隘竹菌坪在巫山縣北涪江在縣州東自龍安府彰明縣流入又東南入潼川府界亦謂之內水羅江本漢涪縣晉置萬安縣唐改羅江明屬縣州以隸于成都府本朝順治十六年併入德陽縣雍正五年復置尋仍省什邡漢縣明屬漢州以隸于成都府今徑屬成都府仁壽西魏析武陽縣西城戍地置普寧縣隋改仁壽明屬成都府本朝雍正五年升資縣爲州以縣屬之德陽唐置明屬漢州以隸于成都府本朝改屬縣州雍正五年升縣州爲直隸州縣仍屬焉簡州漢牛鞚縣西魏改陽安隋于縣置簡州元省陽安入州明洪武六年降縣正德八年復升州屬成都府今因之資陽漢資中縣後周改資陽元省入簡州明成化二年復置屬簡州以隸于成都府本朝初徑屬成都府雍正五年改屬資州永川唐析壁山縣地置元省入大足縣明洪武初復置屬重慶府今因之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劉三策鄱陽人誓死守城北陷巷戰被執罵賊支解死黃諫卿莆田人蘇瓊石埭人賊攻城悉力守禦城陷正

衣冠向闕拜泣坐堂上賊至被害閨署多殉節瓊死既

久無斂者楊嗣昌軍割其首以充級聞者益切齒嗣昌

韓洪鼎官漳州知州致仕家居父子罵賊死案四川通

志有縣貢生楊可賢者爲賊所執其子國柱方糾眾

守州城賊因挾可賢誘降可賢臨城呼其子曰汝慎固

守毋念我賊殺之其後國柱亦戰死又瀘州生員方旭

方伯元曾薦祚皆罵賊不屈死僧晞容者居瀘州之七

寶寺賊攻豹子峒晞容率鄉勇殺賊千餘相持久卒戰

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張令蘇瓊忠烈劉三策

黃諫卿王萬春烈愍汪之鳳韓洪鼎節愍楊可賢子國

柱及方旭方伯元曾

薦祚僧晞容並入祠

冬十月彗星見

十二年秋彗星見
參分至是復見

熊文燦伏誅

先是文燦懼誅猶曉曉自辨以勦餉六十萬不至爲辭
帝貶督餉侍郎張伯鯨秩卒寘文燦于法議者謂李自
成之出車箱峽張獻忠之反穀城皆坐失事機以致亡
國而陳奇瑜與文燦主撫縱賊實罪首也然帝雖誅文

燦頗不謂撫議誤方楊嗣昌出督師御史張肯堂言從
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翦除未有專任撫者
今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技搖尾乞憐而失事
諸臣冀掩從前敗局必多方熒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
令專務翦除有進招撫說者立賓重典帝以偏執臆見
責之于是嗣昌至軍不數月復下招撫令爲諭帖萬紙
散賊中諸將益無鬪志遂蹈文燦覆轍云質質張肯堂字載寧

松江華亭人

十一月南京地震

十二月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饑人相食

是年帝嘗發帑振京畿山東江北饑免河北三府逋賦
又以畿內蝗發帑振被蝗州縣並救兩畿山東河南山西
陝所在有司設法振濟招徠流徙撫按躬行州縣定殿
最以聞而災荒仍告勦銅練餉之徵如故民皆瀕于死
所練兵又不足用山西巡撫御史陳純德請卹部民凍
餓因極陳抽練之弊言兵抽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
之依田園邱壠之戀思歸則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既以
餉薄而安于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
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樂其逃而利其餉凡藉
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

不以養士而以求官伍虛則無人安望其練餉糜則愈

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大弊也意欲諷帝除練餉甦

民困帝不能用

質實陳純德字靜

不能用質實生零陵人

靜

增天下關稅

崇禎初關稅銀每兩增一錢通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尙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爲三萬南京戶部尙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及是以度支日紓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

十四年春正月官軍敗績于開縣張獻忠復東走

先是監軍評事萬元吉大饗將士于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言于督師楊嗣昌擢前總兵官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副之率軍趨縣州分遣諸將屯要害而元吉自開道走射洪扼蓬溪以待賊賊分屯安岳界偵官軍且至宵遁抵內江如虎儻驍騎追之元吉應元營安岳城下以扼其歸路及張獻忠旣陷瀘州其地三面阻江惟

立石站可北走元吉以賊居絕地將遣大兵南擣其營而伏兵玉蟾山蹙賊北竇永川逆而擊之可盡殄永川知縣已先遁城中止丞簿二人如虎覓嚮導不可得夜宿西關空舍及抵立石賊已先渡南溪返走秦將賀人龍軍隔水不擊賊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縣州劖州昭化至廣元又走巴州嗣昌親統舟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追賊諸將皆疲惟如虎躡其後所將止六百騎餘皆良玉部兵驕悍不可制所過肆焚掠從良玉時多優閒不戰改隸如虎馳逐山谷風雪中咸怨望謠曰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時人龍兵已大誤西歸所恃止如虎元吉深憂之賊自巴州轉入開縣官軍追之遇諸黃陵城日晡雨作諸將請詰朝戰參將劉士杰者素勇敢善戰獨前奮曰四旬逐賊今始及之舍弗擊我不能也執戈先如虎激諸軍繼之士杰所當輒摧陷獻忠登高望官軍見無後繼密抽壯騎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部兵先潰士杰及游擊郭開如虎子先捷並戰死如虎率親兵力戰部將挾上馬潰圍出旗纛軍符盡失乃收殘卒往從嗣昌軍方賊之竄南溪也元吉知賊必東犯請從間道出梓潼扼賊歸路嗣昌不聽檄諸軍囁賊疾追不得距賊遠令他逸諸將乃盡從瀘州逐賊後計塵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嗣昌倉猝莫知爲計頓足曰悔不用萬監軍言而賊已疾捲出夔門抵興

山攻當陽犯荆門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
王撤興房兵趨漢中若相避然賊所至燒驛舍殺塘卒
東西消賀實射洪漢郪縣及廣漢縣地西魏置射江縣

息中

斷周改射洪蓬溪唐折方義縣地置唐興尋

府射洪蓬溪仍屬焉安岳後周置明屬潼川州

本朝雍正十二年升潼川爲

康熙元年省入遂寧縣十年改入樂至縣雍正七年復

置屬潼川州十三年屬潼川府立石站在瀘州治北明

溪在瀘州南門外源自寶山下入大江雲陽漢朐忍縣

後周改雲安元升雲陽州明洪武七年降縣屬夔州府

今因之黃陵城在開縣東五里當陽漢縣明洪武初屬

荊州府嘉靖中改屬荆門州以隸于承天府

本朝改承天府爲安陸府以縣屬之猛先捷榆林人

本朝乾

隆四十一年追謚先捷

及劉士杰郭開烈愍

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

初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閒籍籍謂先帝耗天下以肥
王洛陽富于大內援兵過洛者喧言王府金錢山積而
令吾輩枵腹死賊手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方僑居洛
陽聞之懼以利害告常洵力勸其散財餉士不從維祺

乃盡出私財設局振濟及李自成連陷永寧宜陽參政
王蔭昌率眾至洛陽警備總兵官王紹禹副將劉見義
羅泰各引兵至而賊已抵城下常洵始出千金募勇士
出城擊賊賊稍卻夜半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語
尋作亂縛蔭昌紹禹馳諭之不聽揮刀殺守堞者燒城
樓開北門納賊維祺方分守北城遂被執有識之者曰
子非振饑呂尙書乎我能活爾維祺不應乃反接之去
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賊迹而執之遇維祺于道維祺
呼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于賊常洵瞠不語兒
賊渠于周公廟按維祺項使跪不屈延頸就刃死賊殺
常洵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兩承奉伏常洵尸
哭賊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願生乞一棺收王骨
葬粉無所恨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載以斷車兩人卽
其旁自縊死蔭昌及知府亢孟檜鄉官劉芳奕常克念
郭顯星韓金聲王明楊萃舉人來秉衡苟良翰皆抗節
死通判白守文墮城死諸生黃調鼎負世子由崧以逃
王妃鄒氏亦得脫俱走懷慶賊發王邸金振饑民火其
宮三日不絕事聞帝震悼輶朝三日令河南有司改殯其
福王賜謚曰恭逮紹禹至京磔之賊乘勝圍開封巡撫
李仙風方在河北巡按御史高名衡集衆登陴周王恭
桺發庫金百萬兩募死士殺賊蒸米屑麥執爨以餉軍
凡七晝夜仙風馳還開封副將陳永福背城而戰斬首

二千遊擊高謙夾擊復斬首七百賊去屠密縣時保定
總督楊文岳遣總兵虎大威副將張德昌先率五千人
救開封比渡河圍已解乃會仙風于偃師以兵少未敢
擊賊待文岳軍至與賊戰鳴臯鎮大破之賊東走尋攻
南陽劇賊百餘人盲雨薄城知府顏日愾擊殺之幾盡
餘賊乃退城獲全日偷手中一矢頭項被二刃死城上
賊既不得志去遂縱掠旁近州縣會羅汝才不合于張
獻忠走內鄉浙川與自成合擁其衆犯鄧州文岳率大
威擊之戰三捷斬首七百
餘級馘其渠二人賊遁去

質實

迎恩寺在河南府城外周公廟在河南府城西
關鳴臯鎮在嵩縣東北六十里呂維祺殉節時年五十
有五贈太子少保祭葬廕子如制維祺家于新安在河
南府西七十里十六年新安陷家亦破弟樂平知縣維
祐字泰孺解職家居亦抗節死贈按察僉事王蔭昌吳
橋人亢孟檜臨汾人劉芳奕慷慨負智畧爲昌樂知縣
解官歸歲大歉人相食傾橐濟之賊漸逼河南集義士
爲平陽推官有政聲郭顯星官翰林待詔韓金聲官邯
鄲知縣王明官行人楊萃官辰州知府來秉衡荀良翰
皆未仕秉衡爲賊將劉宗敏所執令易服欲官之不可
羈南郊民舍顧見其友謂之曰賊勒我以官我義不受
辱恨母老子幼死不瞑目爾賊聞燒鐵索加其頸終不

從遂被殺并其母劉氏妾吳氏及幼子俱殺之黃調鼎字鹽梅由崧元妃黃氏其姊也調鼎護由崧匿安國寺夜半乘間奪門出賊追之倉皇伏民家豕牢中僨賊過乃出由崧體肥碩不能行調鼎負之北走抵苗家溝賊追且及調鼎方力憊不支忽聞馬嘶聲趨視之則由崧素所乘也遂扶掖上馬疾驅渡河以免李仙風高陵人周王恭枵定王撫十世孫楊文岳字斗望南充人顏日渝字華陽上虞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呂維祺忠敬顏日渝忠烈王蔭昌亢孟檜劉芳奕常克念韓金聲王明楊萃呂維祐白守文節愍郭顯星來秉衡並入祠

發明常洵當危亡急遽之際金錢山積尚不從散財餉士之言坐令援兵怨詈城陷身亡其愚昧固不足責惟是明代分封遍天下始未嘗不欲多建宗支屏藩王室及乎擾攘之時初不聞有捍禦一方爲國家効臂指之助徒使盜賊臨城慘遭屠戮一時諸王不惟不能裨于國且致不能庇其身封建之不足恃非其彰明大著者哉至福王分藩神宗耗天下之力以恣其請方謂帶礪山河長享富厚而豈知益以結怨人民爲盜賊所藉口愛之適以害之其流毒至于此極耶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

楊嗣昌以襄陽爲軍府貯餉金甲器各數十萬仞深溝方洫而三環之造飛梁設橫桓利兵而譏訶出入必以符驗然是時河南北大饑流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又所招降諸賊既得免死牌莫肯散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監軍僉事張克儉深憂之上書嗣昌曰襄陽自古要區今筦鑰獻陵眎昔尤重近兩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逼處其閒一夫叫呼卽足致亂嗣昌恃城濠之固不以爲意報曰監軍何怯耶及獻忠出川鄖撫袁繼成統所部兵邀擊獻忠不得逞乃畱羅汝才綴鄖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于道取軍符夜叩襄陽城門克儉不能辨賊二十八騎遂入夜半從中起焚襄王府居民望見火以爲滿城皆賊奪門出城潰克儉倉皇奔救爲賊所執大罵死推官鄆曰廣攝縣事李大覺遊擊黎民安死焉初獻忠敗于瑪瑙山其妻妾敖氏高氏被執他將搜山又獲其軍師潘獨齋皆繫襄陽獄知府王承曾年少而佻每夕託問賊中情形與二氏相笑語獄吏又多納賊金禁防盡弛獨齋脫桎梏恣飲嗣昌移牒戒之承曾笑曰賊豈能飛至耶至是賊爭毀狴戶挈二氏與獨齋出承曾乘夜走遯明賊大至索知府不得執襄王翊銘于南城樓屬危酒曰吾欲借王頭使

嗣昌以陷藩伏法 王其努力盡此酒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火城樓焚其屍賊去僅拾顱骨數寸妃妾輩死者四十三人福清王常澄進賢王常淦走免事聞帝震悼命所司備襄王喪禮謚曰忠賊旣陷襄陽連陷樊城當陽破郊縣殺知縣邵可灼諸生王敬臣佐有司殺賊力竭赴井死子裔昌從之賊復招汝才東下合兵入光州攻商城知縣盛以恒與鄉官楊所修洪允衡馬剛中段增輝乘墉固守適雨雪守者凍餒不能戰以恒督家衆射賊十七人墜馬賊怒併力攻矢中以恒右額猶裏創禦賊賊破北門入家衆巷戰死且盡乃被執罵賊不屈爲賊支解其孫覺殉之典史呂維顯敎諭曹維政及所修允衡剛中增輝諸生盧紹德黃焯陳廷對陳廷璋鄭光啟劉澤長楊士琦皆死賊遂疾馳犯信陽城陷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里居靜海知縣張映宿布衣張士傑等死之又陷光山典史魏光遠亦死之于時羅山息縣固始皆殘破賊復分兵犯茶山應城隨州隨嘗被賊居民索然知州徐世湻預知賊必復至集士兵誓以死守會歲大祲士多就食粥廠歎曰可使士以餕失禮乎出粟振之潰兵過隨索餉世湻單騎入見軍帥曰軍食不供有司罪也殺我足矣請械我以見督帥不能奪斂眾去比賊來犯世湻寢食南城醮樓曉夜固守告急于巡撫宋一鶴一鶴遣兵來援爲監司守承

天者邀去守月餘援絕力窮賊急攻南城而潛兵墮其
北城以入世湻命子肇梁埋印廨後勒馬巷戰矢貫頤
耳鼻橫斷墜馬亂刃斫死肇梁奔赴且哭且罵賊將殺
之呼州人告以埋印所乃死既而賊僞張左良玉噢入
泌陽知縣王自昌罵賊死再攻應山不克去攻鄖陽按
察使高斗樞遣遊擊王光恩及弟光興分扼之戰頻捷
賊不敢犯光恩者均州降渠小秦王也斗樞察其誠
招入郡共城守斗樞善謀光恩善戰鄖城危而復全

實

郊

縣

漢

置

後

省

北

魏

復

置

龍

山

縣

隋

改

郊

城

元

復

爲

孫

張

克

儉

長

治

人

是

年

正

月

河

南

陷

巡

撫

李

仙

風

與

巡

撫

于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於

附

縊

死

<

檢討乞假歸賊入大罵被磔死段增輝字含素爲諸生以學行稱朝廷下保舉令被薦不樂爲吏擬除敎授未謁選歸遇變罵賊死高孝誌江都人張士傑年十八賊欲殺其父求以身代賊殺之而舍其父徐世淳字仲明嘉興人南京兵部侍郎必達子妾趙氏王氏及臧獲十八人皆從死王自昌南寧人高斗樞字象先鄞縣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馬剛中忠烈張克儉忠節盛以恆鄼曰廣黎民安洪允衡高孝誌徐世淳王自昌烈愍邵可灼李大覺張映宿節愍王敬臣王裔昌段增輝呂維顯曹維政盧紹德黃焯陳廷對陳廷璋鄭光啟劉澤長楊士琦李逢旭程所聞張士傑魏光遠並入祠

三月楊嗣昌有罪自殺

嗣昌在夷陵聞襄陽陷驚悸上疏請死至荊州朝于惠王謝不見謁者傳語曰先生惠顧寡人願先之襄陽謂襄城之破罪在嗣昌也嗣昌慙且恚復聞洛陽已干正月被陷福王遇害益憂懼遂不食以卒時御史張肯堂以嗣昌督師無狀上言流寇隳城破邑往來縱橫如入無人之境此嗣昌受事前所未有机大計在釋嗣昌之權疏入而嗣昌已死矣河南巡撫袁繼咸巡按高名衡以自裁聞帝甚傷悼之顧以廷臣方交章論列不得

已下九卿議罪侍郎蔣德璟曰嗣昌倡聚斂之議加勦餉練餉致天下民窮財盡胥走爲盜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事追正其罪乃會諸大臣上議請坐失陷城塞律斬當戮屍帝傳制曰故輔嗣昌奉命督剿無城守專責以陷城罪督輔非通論且臨戎二載屢奏捷功盡瘁殞身勤勞難泯特命昭雪嗣昌罪賜祭歸其喪于吏陵給事中熊汝霖疏爭之言楊嗣昌不罪盧象昇未褒殊挫忠義氣且言爲嗣昌畫策練餉驅中原萬姓爲盜者給事中沈迅也爲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事余爵也爲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重賂陳新甲嫁禍鄭崇儉也皆誤國之臣宜罪不聽帝始終眷嗣昌因憾前陝西總督鄭崇儉勒四川甫奉還關中詔卽撤兵不與嗣昌掎角平賊逮至立棄市而以丁啟睿爲督師啟睿者嗣昌所薦爲陝西總督代崇儉者也本庸才不知兵爲督撫時奉督師期會無功過及督師任重卽莫知爲計受命出潼關將由承天赴荊州湖廣巡按汪承詔言大寇俱集河南荆襄幸息警無煩大軍盡墮漢津船啟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鄧州州人閉門詬過內鄉長吏懼其擾亦不納軍行荒山閒割馬羸燎以野草土哨不敢啟睿忠在光山固始間少弱乃謀于諸將曰上命我勦豫不與援張獻忠自成方圍開封有眾七十萬憚不敢援張

賊此亦豫賊也遂檄左良玉破之于麻城斬首千三百開封日告急則曰我方有事于獻忠不赴矣惠王常潤明神宗第六子天啟七年就藩荊州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沈迅萊陽人余爵禹州人丁啟睿永城

寧國人

人汪承詔

發明

李自成張獻忠屢經大創盜眾散亡而脫身一呼從者卽至數萬是流賊之不可滅由於饑民從賊朝夕可以嘯聚而饑民之從賊實由於民窮財盡胥走爲盜耳蔣德璟歸罪于勦餉練餉之議可謂探原之論楊嗣昌懼罪自裁得逃顯戮莊烈卽不欲與仇讐同論亦何至詔旨昭雪賜祭以寵榮之耶且謂督師無城守責其說尤不經若陷城失地均非其罪則督師之任竟何事哉鄭崇儉當瑪瑙山之役軍威方振不以此時協力殄賊而遽告年衰欲圖委卸洵不得爲無罪然當時旣不深斥其乞罷之非翻令撤師歸陝洎乎一年之後失地陷藩相隨屬乃始追憾移嗣昌之罪以誅崇儉藉以塞言者之口且自文其始終眷楊嗣昌之意亦可謂拂人之性也已

我

大清兵圍錦州

十三年秋我

大清兵攻錦州克其城西九臺小凌河西岸二臺乃勒兵爲兩翼逼城而營城中兵謀襲我鑲藍旗營偵卒以告貝子羅託公吞齊等擊敗之總兵祖大壽益困守不敢出未幾總督洪承疇率總兵曹變蛟左光先馬科吳三桂劉肇基以馬步兵五萬馳援我軍迎擊于黃土臺及

大清兵遂還屯義州承疇以變蛟光先科兵新挫衄遣人關休養畱三桂肇基兵駐關外請解肇基任代以王廷臣遣光先西歸代以白廣恩部議咸從之承疇又請調旁近邊軍合關內外見卒十五萬人備戰守且言師行糧從必芻糧足支一歲然後可議益兵帝然之敕有司速措給微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各揀勁卒赴承疇軍調用及是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復率兵圍錦州毀塹濠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大壽語乞援戒援兵母輕戰結車營以拒承疇乃偕變蛟科廣恩樸通先後出關合三桂廷臣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馬四萬並駐寧遠仰轉餉未發帝憂之召兵部尙書陳新甲職方郎中張若麒就承疇行營計議實質張若麒

卷之二

夏五月范復粹罷

薛國觀既罷復粹代爲首輔帝召見廷臣語及福王泣下復粹曰此乃天數帝曰雖氣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不能對尋致仕去

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山東盜起

雨畿及各直省連歲告災土賊蠭起給事中詹兆恆言燕齊二千里間寇盜縱橫行旅阻絕四方餉金滯中途者至數百萬請急發京兵剿滅楚豫之疆盡青鱗白骨新徵舊逋斷無從出乞多方蠲貸帝並採納給事中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爲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臣自魚臺至南陽流寇殺戮村市爲墟其他饑疫死者屍積天涯河爲不流振拔安可不速臣有事河干一載每進父老問疾苦皆言練餉之害三年來農怨于野商歎于途如此重派所練何兵其效安在奈何使眾心瓦解一至此極乎又言臣抵宿遷見督漕臣史可法言及所在穀直翔貴河南石米至百五十兩漕儲多逋朝議不收折色需本色今淮鳳閒麥大熟如收兩地折色易麥轉輸于漕運大便帝卽命議行而是時山東

盜李青山方熾運道爲梗乃改總河張國維爲兵部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

兵護漕運李青山者本屠猪兒

擁眾數萬據梁山灤遣其黨分扼韓莊等八堌尋舊輔

周延儒赴召青山謁之言率衆護漕非亂也延儒許言

于朝授以職而青山竟

截漕舟大焚掠迫臨清國維統

所部兵擊之會京營總兵官黃得功副將周遇吉破賊

平殲滅幾盡青山遂降獻俘于朝磔諸市

鳳陽旋師過山東合擊之于壽張追至東

平濟水會于梁山之東北迴合而成灤宋時決河匯入其

縣東南梁山下即古大野澤之下流汶水自東北來與

濟水會于梁山之東北迴合而成灤宋時決河匯入其

中其水益大故攻和中劇賊宋江結砦于此其後河徙

而南潯亦漸淤迨元開會通河引汶絕濟明築戴村灞

遏汶南流歲久填淤遂成平陸今州境積水諸湖卽其

餘流也韓莊堌在堽縣東南運河上自沛縣界之夏鎮

堌而南七十里爲韓莊堌又二十里爲德勝堌又二十

里爲張莊堌又八里爲萬年堌又十里爲丁廟堌又六

里爲頓莊堌又二十里爲侯遷堌又八里爲臺莊堌此

堽縣境內之八堌也爲衛漕要地詹兆恆字月如廣信

人永豐

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于松山

我

大清兵圍錦州久環城列礮城中屢出兵皆敗還洪承疇集入大將之師駐于寧遠未敢進尙書陳新甲請分四道進兵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帝以爲然而新甲堅執前議及職方郎中張若麒至軍素狂躁見諸軍大集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復貽書趣承疇激于新甲言又奉密敕不敢持前議若麒益趣戰承疇乃偕遼東巡撫邱民仰東協總兵曹變蛟等統兵救錦州是月二十八日壬寅次松山越三日甲辰宣府總兵楊國柱先進

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振昔年殉難處也吾獨爲降將軍乎奮勇格鬪中矢卒承疇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之令與山海關總兵馬科等分營松山東西北三面變蛟營松山之北乳峯山之西間列七營環以長濠而自率兵據松山城爲久拒計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以聞

太宗文皇帝卽親統大軍往征之時
太宗患鼻衄因行急効益甚三日方止諸王貝勒奏請徐行諭曰行軍制勝利在神速朕恐承疇等聞朕親至將潛遁如不逃破之如縱犬逐獸易于拾取何可徐行于是晝夜遄程自盛京疾馳而進六日抵松山蓋八月二十日壬戌

諭眾曰如承疇兵來犯近則擊之倘尙遠而先往迎戰致累于

也

遂陳師于松山杏山之間

而

營

大懼欲戰則力不支欲守則餉道已絕謀突

太宗環

松山而營大懼欲戰則力不支欲守則餉道已絕謀突

圍走翌日癸亥變蛟等入大將率兵犯我前鋒汎我軍

擊敗之乘勝追至塔山而還獲其筆架山積粟遂濬濠

斷松山杏山路是夜變蛟撤其七營近松山城而營甲

子馬科等犯我鑲紅旗汎我軍擊卻之既還營科等分

兵襲我後

太宗復令轉戰張黃蓋率數人往來指揮科等兵望見皆披靡

命護軍統領鼈拜等率左翼四旗護軍列于右翼汎地右翼四

旗護軍及騎兵前鋒蒙

古兵鱗次布列抵于海濱見科

等兵遁者百人則以百人追之千人則以千人追之如

遁者眾多則躡後追擊直抵塔山又

命蒙古

固山額眞庫魯克達爾罕阿海等設伏杏山睿郡王多

爾袞等率兵往錦州至塔山大路橫擊之是夜大同總

兵王樸先遁科輔明及寧遠總兵吳三桂密雲總兵唐

通遼東總兵白廣恩相繼走科等兵大潰我軍疊出邀

擊翌日乙丑我

太宗命鎮國將軍巴布海等往截塔山路武英郡王阿濟格亦

往塔山截擊之倘潰卒欲越塔山卽率眾自寧遠直抵

命貝子

博囉扼桑噶爾寨堡固山額真譚泰騎師小凌河直抵

海濱絕其歸路蒙古固山額真伊拜等屯杏山城四面

命以次

進發科等兵方窮竄爲我軍所邀擊橫屍遍山野

撲三桂引殘卒奔據杏山變蛟及王廷臣聞敗馳至松山與

承疇固守尋

營松山濬濠圍之變蛟乘夜屢突圍不得出遂敗入城

太宗移太宗知

撲三桂必竄竄必由高橋及桑噶爾寨堡爾本各率精兵二百五十伏

命內大臣

錫罕等及四子部洛都爾本各率精兵二百五十伏

太宗率

其地撲三桂部卒千人果自杏山遁出遇錫罕等伏兵

敗之多所斬獲比還

親軍至高橋東指示貝勒多托令設伏以待撲三桂敗

奔至高橋伏四起盡殲其眾撲三桂僅以身免是役也

承疇所統士卒十三萬先後斬馘五萬三千七百餘人

自杏山迤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無算我軍傷止八人餘

無挫劖者自是錦州圍益急

十六里筆架山在錦縣東南

而松山被圍應援俱絕矣

乳峯山在錦縣東南

小筆架山在錦縣西南五十五里峙海中狀如筆架潮

退有石如橋廣三丈長里許上有廣元寺大筆架山在

質實

乳峯山在錦縣東南

錦縣西南五十八里與小筆架山俱峙海中潮退有石如橋黃八丈長四里許桑磧爾寨堡卽大興堡也在錦縣西南五十里以桑磧爾寨嘗居此故名高橋在錦縣西五十里邱民仰字長白渭南人楊國柱死事狀聞贈卿如制國柱二子俱歿妻何氏以所遺甲冑弓矢及戰馬五十匹獻于朝莊烈帝深嘉歎命授一品夫人有司月給米石餉之終身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國柱烈愍

臨清運河涸京師大疫

帝命設局給醫藥以療病者時運道自棗林牕溯師家莊頻年患淤淺遭歲大旱東平平陰肥城諸泉漸塞南旺湖淤臨清河遂涸總漕侍郎張國維言南旺水本地脊惟藉泰安新泰萊蕪寧陽汶上東平平陰肥城入州縣泉源由汶入運故運河得通今東平平陰肥城淤沙中斷請亟濬之報可質實魚臺縣東北四十里師家莊濟寧州天井牕東南五十里爲魯橋牕師家莊牕在魯橋北八里平陰隋析盧縣地置榆山縣尋改平陰明屬東平州以隸于兗州府本朝雍正十二年改屬泰安府新泰三國魏置明屬泰安州本朝雍正十三年升泰安爲府縣仍屬焉

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于信陽

獻忠既攻鄖陽不克去拔鄖西羣盜附者萬計遂東肆掠獻忠自瑪瑙山之敗心畏良玉及是屢破郡縣雖小挫于麻城未効遂有驕色再攻信陽良玉蹶及之大戰斬其渠沙甲奪馬萬餘匹降賊數萬獻忠傷股乘夜東奔良玉急追之會大雨五晝夜江溢道絕官軍不能追獻忠走免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爲副將王允成所破眾散且盡所從止數十騎時羅汝才已先與自成合獻忠遂投自成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曰不如畱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陰與獻忠五百騎曰急東走此非若所當畱也因遁去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礮子等勢復盛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潰于新蔡死之

先是楊嗣昌死尙書陳新甲薦宗龍才帝未有以應也良久曰樸忠吾以夙負用之宜盡死力遂釋之出獄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丁啟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時敵睿督師討賊方畏避李自成不攻擊聞宗龍爲秦督遂乞改敕書令宗龍專剿自成宗龍旣至陝與陝撫汪喬年議括關中兵餉以出然屬郡旱蝗已不

能應宗龍掘喬年手欵歛而別以是月四日率川陝兵二萬出關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兵會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兵共結浮橋東渡汝合兵趨項城自成羅汝才亦結浮橋于上流將趨汝寧覘兩督兵至盡伏精銳于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後騎覘賊還報曰賊向汝矣結浮橋將渡矣宗龍文岳會諸將並進中道一騎馳而告曰賊畢渡矣復進一騎馳而告曰賊半渡矣三分渡其二矣宗龍文岳曰驅之走三十里至孟家莊人龍大威曰馬力乏矣詰朝而戰止兵爲營諸軍弛馬甲植戈鎗散行墟落求芻牧賊覘之塵起于林中伏甲並出搏官軍人龍有馬千騎不出國奇麾下兵迎擊之不勝秦兵保兵俱潰人龍大威奔沈邱國奇從之三帥師潰宗龍文岳合兵屯火燒店賊以步兵攻其營諸軍燃大礮震死賊百餘賊引去宗龍軍西南北文岳軍東南畫塹而守文岳兵宵潰其部將挾文岳騎而馳夜駐項城旋又奔陳州宗龍復分秦兵立營于東南諸將分壁當賊壘尋檄人龍國奇還兵救二帥不應宗龍曰彼避死宜不來吾豈避死哉語其麾下曰宗龍老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軍決一死戰不能效他人捲甲走也召裨校李本實穿塹築壘以拒賊賊亦穿濠二重以圍之未幾食盡宗龍殺馬羸以餉軍馬羸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守八日矢石俱盡宗龍簡士卒夷傷

之餘有眾六千夜半潛勒諸軍突賊營殺千餘人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諸軍戰且走未至項城八里賊追及之執宗龍呼于門曰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賊唾宗龍宗龍罵抽刀擊宗龍中其腦而仆斬其耳鼻死城下人龍國奇兵潰歸陝賊遂屠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遂攻葉縣副將劉國能方守葉國能爲盜時與自成汝才等約爲兄弟及國能歸正自成等深恨之圍其城四面力攻國能不能支城遂陷被執賊猶好謂之曰若我故人也何不能降國能瞋目罵曰我初與若爲賊今則王臣也何故降賊遂殺之知縣張我翼亦死帝聞項城葉諸縣相繼陷宗龍敗歿歎曰若宗龍可謂樸忠矣予謚忠壯贈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世百戶賜祭葬國能亦贈卿如制而擢喬年兵部右侍郎代宗龍爲總督部檄踵至趣出關討賊關中精銳盡歿于項城喬年曰兵疲餉乏當方張之寇我出如以內餒虎耳然不可不出以持中原心乃收散亡調邊卒得馬步三萬人率人龍等出關寶實孟家莊在新蔡縣火燒店在項城縣南汪喬年烈愍張我翼涇陽人本朝乾隆四十年追謚劉國能

封子慈炯爲王

先是帝諭禮臣曰朕第三子慈炯年已十齡敬遵祀制宜加王號但旣受冊封必具冕服而會典開載年十二十五始行冠禮十齡受封加冠二禮可並行乎于是禮臣歷考典故參稽經傳以奏乃冊封爲定王選新進士爲檢討國子助教等官爲待詔充講讀官以中書舍人充侍書俟至十二歲行冠禮明年三月封第四子慈炤爲永王又二年流賊陷京師二王皆不知所終

質實

慈炯周皇后生

召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

迎儒榦惡已久其失勢內懃與萬安之夜望三台何異張溥等乃欲以易轍相要冀其復收桑榆之效眞不啻癡人說夢其尤可怪者人品之賢奸朝廷縱茫無鑑別而賜環起廢何至以昌時等一二檢人交逼內侍遽得預操升庸大柄東林錚錚者尙有所交關

初延儒里居頗從東林遊善姚希孟羅喻義旣陷錢謙益遂讐東林及王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等又皆東林也歸後失勢心內慙而體仁益橫比體仁去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媚嫉稱一時正人若劉宗周鄭三俊黃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逆案中舊輔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頗思舊臣而國觀適敗因與賀逢聖復召入閣溥等要以數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旣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

子延儒乎何誅而當時所謂清流者亦可知矣

通凡遭兵荒諸州縣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其請尊禮之特重明年歲旦朝會帝進延儒等而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然延儒實庸駕無材畧且性貪門下客盛順董廷獻因緣爲奸利給事中章正宸因言陛下隆禮閣臣願閣臣積誠以格君心母緣中官毋修恩怨毋以寵利居成功毋以爵祿私親暱語皆風刺延儒延儒不悅質實馬世奇字人李清字喚碧大學士春芳五世孫

冬十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鎮總兵官猛如虎死之

初如虎隨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南陽于二月中嘗被賊爲參議艾毓初知府顏日愴所卻至是自成用宋獻策計欲取南陽以圖關中復率大眾來寇毓初如虎等堅守賊攻入南門會總督楊文岳援軍至賊引退文岳去賊復攻之如虎憑城戰殺賊數千食盡援絕城乃陷如虎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自稱力竭遂遇害唐王聿鎮被殺毓初題詩城樓自縊死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教諭李獻吉訓導楊氣開亦

死之賊遂縱兵覆所屬州縣攻陷鄧州知州劉振世吏
目李國璽千戶余承廢李錫鎮平知縣鍾其碩典史杜
日泰南召知縣尙用光內鄉知縣龔新新野知縣韓醇
王簿江朝瀛典史惠永貞泌陽知縣姚昌祚王簿熊天
倫典史雷晉暹武職王衍范錢繼功海成舞陽知縣潘
宏俱死難其諸生死難者有鄧州丁一統張五美王鐘
王子章海寬傅彥唐縣許曰琮內鄉許宣及二弟宋宮
舞陽諸生陳豫抱及二弟豫養豫懷爲最著賊乘勝將
復窺開封連陷其所屬許州禹州陳畱通許尉氏洧川
鄖陵臨潁長葛新鄭汜水十餘城于是許州知州王應
翼都司張守正舉人魏完真諸生李光間李文鵬王應
鵬陳畱典史邵大濟訓導楊道升鄉官劉文耀通許知
縣費曾謀尉氏知縣楊一鵬洧川知縣柴薦禋鄖陵知
縣劉振之典史杜邦舉臨潁千總賈蔭序長葛教諭歐
陽植典史杜復春舉人孟良屏諸生張範孔新鄭知縣
劉孔漳水舉人張治載馬德茂等亦死難禹州故有
徽王府嘉靖時王載瑜有罪罰絕其支屬延津郡王等
皆在禹僉事李乘雲分駐焉乘雲誓死捍賊賊多斃于
礮俄以十萬衆攀堞登執乘雲使跢乘雲怒叱賊賊猝
而杖之大罵不絕聲縛諸樹攢射之罵不已斷其舌亂
刃交下而死延津郡王等同被害而商水至是再陷前
後知縣王化行姚文衡鄉官張質皆死之巡撫高名衡

總兵陳永福駐兵開封不能救開封周邱圖書文物之盛甲他藩士大夫殷富蓄積充牣自成必欲得而甘心焉乃大集其眾再圍開封名衡等力拒之永福射自成中目礮殪其渠數人自成益怒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衝法專取餌敵得一瓢卽歸營臥後者必斬取瓢已卽穿穴穴成初僅容一人漸至百十人次第傳土以出週三五步畱一土柱繫以巨組穿畢萬人曳組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名衡于城上鑿橫道聽其下有聲用毒穢灌之多死賊乃卽城壞處用火攻法實藥甕中火燃藥發當者輒靡碎名曰放逆攻久之城半圯賊用放逆法以攻鐵騎數千馳謀伺城頽卽擁入城城故宋汴都金南遷時所重築也厚數丈土堅火外擊賊騎多殲自成駁而去當是時自成蹂躪河南張獻忠自四川突湖廣尋亦擾河南窮竄而之江北江北賊賀一龍左金王等據英霍二山暑入秋出以爲常河南北土賊李際遇袁時中陝西土賊竇開遠等亦復大熾所在官民被害者甚衆其可紀者應天則援勦副將戴國柱參將張寶山古道行英山知縣高在崙潛山知縣李孕嘉典史沈所安徐州鄉官滕九萇沛縣布衣張鳳世霍山布衣宋貞及吳時道張大翼胡懷信時際順河南則汝州知州錢祚衣朱續川魯山舉人袁象斗陳州指揮孫紹武登封知徵指揮錢繼美吏目朱任卿百戶梁翰成諸生王暘布衣

縣鄆廷誨靈寶知縣朱挺指揮許佳允伊陽訓導任中
蛟陝西則湻化諸生葛竹溪環縣諸生曹天心四川則
巴州同知張連曜德陽知縣龔之安墊江知縣荆偉成
都鄉官周敏中等湖廣則隨州判官余塙興山典史張
達益陽貢生潘若洙弟若鴻諸生溫昆來鍾鳴謙等並
先後殉節而總兵賀人龍子大明擊賊靈寶山中石阡

推官余士泰上計次

質實

北鄉元置鎮平漢安衆縣後廢爲穰縣

府今因之新野漢縣唐省入穰縣元復置明屬鄧州以
隸于南陽府今徑屬南陽府洧川金析尉氏縣置明屬
開封府今因之長葛隋析長社縣置明屬許州以隸于
江縣地置明屬忠州以隸于重慶府今升忠州爲直隸
州沙府石阡蠻地元置石阡長官司明永樂十一年置石
阡府隸貴州省今皆因之聿鎭唐王聿鍵弟艾毓初米
脂人門迎恩遼州人李獻吉寶豐人楊氣開虞城人劉
振世豐潤人李國璽豐縣人鍾其碩成縣人尚用光平
慶州人冀新南昌人韓醇四川人江朝瀛歙縣人惠永
貞朝邑人姚昌祚臨晉人前令王自昌爲賊所害昌祚
代之城再陷天人被執不屈全家死雷晉逼與知縣姚同

昌祚同戰死。潘宏字若穉，淮安山陽人。賊將攻舞陽，宏諭士民共守。諸生慮賊屠城，請委曲紓禍。宏叱之去。賊薄城，發礮擊之，多斃。有小校善射，屢卻賊。諸生潛遣人約降，賊復至。宏作告先聖文，自誓諸生潛開門縛。宏以獻，賊索印。宏不予。脅降怒罵，不屈。乃支解之。子澄潤痛憤大哭，赴井死。許曰琮早喪父母，歿廬墓三年。城破遁居南山，賊徵之不出。脅以死鐫其背，曰：「誓不從賊！」遂啞血而死。許宣及二弟案宮慷慨好義，賊陷鄧州，宣兄弟約里中壯士，直入其城，擒僞官家于內鄉之野。結許家寨以禦賊。賊怒攻破之。宋從母常氏先投井死。宣官皆被殺。時稱許氏七烈。陳豫抱母段氏早寡，撫豫抱及其弟母先赴井。三子從之。豫抱妻黃氏攜其子默通豫養妻馬氏，攜默恒默言俱從之。三世九人同一井死。王應翼京山人。子國同死節。邵大濟陝西人。楊道升安陽人。劉文耀由寶豐訓導擢鞏縣敎諭，未任以事赴開封道于陳畱。遂還家遇賊罵不屈，死。子福穎從之。費曾謀鉛山人少師宏裔孫知通許甫四旬，賊猝至，抱印投井死。楊一鵬河津人。知尉氏數月，政聲四起。城破，罵死。柴薦祁江山人。劉振之字而強，慈谿人。有奸人素通賊，倡言鄖陵城小宜速降。振之怒叱退之。典史杜邦舉曰：「城存

與存亡與亡人臣大義公言是振之乃與集吏民共守
賊大至城陷振之秉笏坐堂上賊索印不與縛置雪中
三日夜罵不絕口亂刃交下乃死杜邦舉富平人士民
守者或遁走邦舉捕得斬以徇及城陷自成欲降之邦
舉罵曰朝廷臣子豈爲賊用賊抉其舌含血噴之遂遇
害歐陽植襄城人劉孔暉邵陽人載瑜徽莊王見沛曾
孫嘉靖三十五年有民耿安者奏載瑜奪其女下有司
按治獄成降爲庶人錮高牆載瑜自縊死延津郡王徽
恭王原燭第九子載墳嘉靖三十三年始封至常滄爲
賊所害李乘雲高陽人王化行河西人姚文衡鍾祥人
戴國柱慈谿人率兵援淮徐與賊戰于徐州力不支死
張寶山四川人守桐城戰輒有功擊賊于魯珙山陷伏
死古道行江都人擊袁時中于睢寧之雙溝沒于陣陣高
在嵩成都人賊襲英山冒矢石殺賊城來益眾被執不
屈死李孕嘉沈邱人滕九菴官順天京衛經歷家居遇
寇死錢祚徵掖縣人朱任卿徽州人孫紹武陳州衛人
奉檄守沈邱與子璉俱死鄆廷誨永福人任中蛟洛陽
人張連曜建德人龔之安澧州人荆偉丹陽人周敏中
官清流知縣家居爲賊所執不屈死余塙銅陵人知州
徐世淳殉節死塙攝州事城再陷罵賊死余士泰昆明
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猛如虎潘宏劉振之李
乘雲忠烈艾毓初忠節鍾其碩柴薦禋杜邦舉劉孔暉

午壬

戴國柱張寶山古道行高在嵩李孕嘉烈愍姚運熙劉振世尙用光龔新韓醇姚昌祚王應翼張守正費曾謀楊一鵬王化行姚文衡張質龔之安荆偉周敏中錢祚徵錢繼美孫邵武鄆廷誨朱挺許佳允余塗余士泰節愍門迎恩等並入祠

十五年春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于襄城死之

先是保定總督楊文岳馳援開封賊已解圍去攻陷襄城殺知縣曹思正訓導張信典史趙鳳牙寄輜重焉復攻西華知縣劉伯驥登陴死守賊驅其下爲十覆迭攻之城陷伯驥懷印投井死會賊遣其黨據臨潁總兵左良玉破而居之自成怒轉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賊圍之文岳會督師丁啟睿及總兵虎大威之師往救相持十晝夜未決而喬年率總兵賀人龍鄭家棟牛成虎出潼關與諸將議所向曰郾城危在旦夕吾趨郾賊方銳難與爭鋒襄城距郾四舍賊老砦咸在吾舍郾而以精銳攻其必應賊必還兵救則郾城解矣諸將皆曰善乃畱步兵火器于洛陽簡精騎萬人兼程進次郊縣襄城諸生張永祺等導喬年入城賊聞之卽解郾城圍以數十萬眾來攻喬年喬年亟勒兵駐城外人龍等三帥未陣而奔副將馬名廉戰歿軍大潰喬年歎曰此吾死所

也率步卒千餘人穿阱隨賊所鑿以長矛刺之賊死甚衆圍五晝夜守具皆盡望良玉來援竟不至賊礮擊喬年坐纛雉堞盡碎畏死也守益固及城陷巷戰手刃三賊自剄不殊爲我所執大罵賊割其舌磔殺之襄城人建祠以祀副將國欽張一貫黨威李萬慶及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劉漢臣等百九十八人爲縣吏者撈治之言去縣二百里爲李氏村在亂山中十六塚大綬發自成先塚大綬詞得其始祖也相傳擴中有鐵燈檠數石火光熒熒然斬鐵山族撫之材張賊不碎人爲縣吏者撈治之言去縣二百里爲李氏村在亂山中十六塚大綬發自成先塚大綬詞得其始祖也相傳擴中有鐵燈檠數石火光熒熒然斬鐵山族撫之材張賊不碎伏喬年函顱骨腊蛇以聞焚于穴大如錢中盤赤蛇長反斬鐵山族撫之材張賊不碎人王受爵之齒大恨曰吾必致死于喬年至是旣殺喬年由城上攻陳州僉事關永傑與知州侯君擢鄉官崔泌之舉西間而三斬鐵山族撫之材張賊不碎俱亡殯于舍賊怒攻破之永傑格守賊遣使說降斬其頭懸之旣殺喬年由火民居作梅跪板前焚死者年十七父陳州母之之舉西間而三斬鐵山族撫之材張賊不碎

分部犯睢州州缺正官通政使李夢辰方家居卽乘城禦賊無何賊從他門入擁夢辰見羅汝才汝才問所欲曰我大臣但欲死爾汝才遣其客說降且進之酒夢辰覆杯于地太息起扼吭而卒妻王氏方病聞之不食死里居太平知府杜時髦亦死尋太康寧陵考城皆陷大康知縣魏令望里居僉都御史張維世富平知縣馮正吉死之賊乃悉眾攻歸德推官王世秀遷工部主事將行祭屬邀共守慨然曰久官于此臨難而去之非誼也遂與副使蔡鳳僉事吳汝琦同知顏則孔經歷徐一源商邱知縣梁以樟教諭夏世英里居尙書周士樸等誓眾及指斬關出傷守者衆遂亂賊乘之入鳳汝琦世秀則孔于張北及子明氏門殺傷多城陷巷戰死之以樟中賊刃久而復甦妻揮賈之琯並遇害則孔女聞之卽自縊一源分守朱國慶中書侯忻光祿署丞侯執中廣西知府沈試妻石氏亦自刎尙書周士樸及工部郎中沈試妻沈泌侯俊貢生侯恒沈誠周士貴國學生侯悰沈倜諸生吳伯裔張渭劉伯愚等皆死是時賊繼兵四出有自亳州南走流擾霍邱靈璧盱眙者亳州知州何燮霍邱知縣唐良銳盱眙主簿胡

淵皆殉節勢且蔓江北賊又方熾連陷含山和州入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躪後患少絳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縣屢歲被賊靡不殘破有再破者城郭邱墟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復設官閒有設者不敢至其地遙寄治他所其殉于治所者南陽則知府邱懋上蔡則知縣許永禧西平則知縣高斗垣遂平則知縣劉英魯山則知縣楊呈秀郊縣則知縣李貞佐及汝州吏日顧王家敎諭雷振揚寶豐則知縣張人龍署縣事洛陽丞周之德伊陽則知縣孔貞璞而陝州鄉官梁可棟萬大成趙良棟息縣鄉官王多福西平鄉官楊士英鄉縣鄉官陳心學周卜歷南陽舉人張鳳翔王明物洛陽舉人張民表永城舉人夏云醇商城舉人余容善光州舉人王者琯光山舉人胡植嵩縣舉人王翼明寶豐舉人李得筭鄆城漢鄆縣隋鄆城明屬許州以隸亦皆死難于開封府今升許州爲直隸州縣仍屬焉太康秦陽夏隋太康明屬開封府今改屬陳州府寧陵漢縣明屬歸德府今因之曹思正岷州衛人劉伯驥河間人張信輝縣人趙鳳羽絳縣人馬名廉榆林衛人黨威神太人李萬慶卽降將射場天也孫兆祿鹽山

質實

江北賊又方熾連陷含山和州六年蹂躪後患少絳其南五郡十一被賊靡不殘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一朝廷亦不復設官閒有設者不敢所其殉于治所者南陽則知府邱懋世任新安則知縣陳顯元登封則知縣楊呈秀郊縣則知縣李貞佐及汝州雷振揚寶豐則知縣張人龍署縣事陽則知縣孔貞璞而陝州鄉官梁可保息縣鄉官王多福西平鄉官楊士英周卜歷南陽舉人張鳳翹王明物洛山舉人胡植嵩縣舉人王翼明寶豐鄆城漢鄆縣隋鄆城明屬許州以隸于開封府今升許州爲直隸州縣仍德府今因之曹思正岷州衛人劉伯萬慶卽降將射塌天也孫兆祿鹽山縣人趙鳳羽絳縣人馬名廉榆林衛

人李可從，盩厔人。關永傑，字人孟。鞏昌衛人侯君擢，字際明，成安人。崔泌之，鹿邑人。張鷹揚，曲周人。杜時髦，字觀生。馮正吉，與妻任氏投井死。子昌辰，亦殉之。魏令望，武鄉人。張維世，累官僉都御史。代陳新甲巡撫宣府。事旬日坐失防削籍遣戍。已而釋還，城陷抗節死。妻李氏，子正誼，孫昱俱殉節。王世琇，字峴，良清苑人。蔡鳳武，進人吳汝琦，徐州人。顏則孔，忻州人。妻女皆殉之。賈之英，祥符人。沈試，大學士鮑之孫。徐作霖，吳伯允伯裔。張渭，劉伯愚，皆郡中名士。何燮，晉江人。居民逃竄，城空不能守。爲賊執，欲降之，不屈，斷足剖胷而死。懸首市上三日耳。目猶動。左相申夷陵人。唐良銳，全州人。胡淵，永任安邑人。賊薄州人。禦虜戰敗，被執自刎死。陳顯元，世任安邑人。賊薄州人。禦虜戰敗，被執自刎死。陳顯元，世蘄縣人。經擢頽城新添衛人。賊再陷南陽，全家被害。魯世禧，支解死。劉禋，中都人。紀懋勛，膠州人。孔亮興，平人。許永瑞，揚州人。高斗垣，繁峙人。劉英貴州人。楊呈秀，山西人。喬氏亦死。顧王家會，方練鄉勇。海衛元世，人張國亦以擊賊，被殺。雷振揚，山西人。貞佐，遇難後振揚。山東陵人。周之德，攝縣事。城再陷，死之。張人龍，遇難後振揚。山東陵人。周之德，攝縣事。城再陷，死之。孔貞，人張人龍，遇難後振揚。山東陵人。周之德，攝縣事。

曲阜人悉力守城賊不能克既去以事至汝州道遇害
梁可棟官平定知州萬大成官淮安同知趙良棟官蓬
萊敎諭王多福官項城訓導楊士英官懷仁知縣子婦
王氏亦罵賊爲所殺陳心學授知縣不謁選而歸賊欲
官之不從被殺周卜歷官內黃知縣以父喪歸賊迫使
執郊縣令以代其死罵賊被害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追謚汪喬年黨威關永傑魏令望陳顯元李貞佐忠烈
李夢辰張維世周士樸魯世任忠節馬名廉張國欽張
一貫李萬慶孫兆祿侯君擢崔泌之馮正吉徐一源何
變胡淵邱懋素許永禧劉英顧王家染梁可棟楊士英周
卜歷烈愍曹思正劉伯驥張鷹揚杜時髦蔡鳳吳汝琦
王世琇顏則孔賈之琯沈試朱國慶侯忻侯執中沈仔
張儒邱茂表左相申唐良銳劉禋紀懋勛孔亮高斗垣
楊呈秀張人龍萬大成陳心學節愍張信等並入祠

我

天清兵克松山巡撫邱民仰等死之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既久帝命楊繩武督師救承疇繼又代以范志
完皆斂兵不敢出副將焦挺赴援甫出山海關卽敗沒
轉餉路俱絕圍城食盡副將夏成德因遣子爲質約日
獻城

大清兵如期攻之城遂下民仰及總兵曹變蛟王廷臣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禎副將江翥饒勳朱文德等死之承疇祖大樂就執職方郎中張若麒逃從海上蕩漁舟而還寧遠關門勁旅盡喪錦州城中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乃遣人至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袞軍門乞降二王據以入告越數日大壽復遣人至軍門求盟誓二王怒曰爾欲降卽降不降則已此城可旦夕拔尙與爾盟誓乎大壽懼遂率所部以城降杏山塔山皆下敗書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六民仰六尋命建祠都城外承疇民仰並列將親臨祭聞承疇降乃止以王樸先逃下法司會鞫樸罪而吳三桂加提督銜鎮山海如故御史郝晉言六鎮罪同皆宜死三桂實遼左主將不戰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尙書陳新甲覆議請獨斬樸勒馬科軍令狀再失機卽斬決三桂失地應斬念守寧遠功與李輔明白廣恩唐通貶秩充爲事官時諸將多擁厚賈賂權要故質實楊繩武雲南彌勒人崇禎十四年擢薊遼總督尋以范志完代之而令繩武總督撲以外皆獲宥流莊烈帝偉之遂自御史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十四年擢薊遼總督尋以范志完代之而令繩武總督完兵部左侍郎督師出關如繩武焦挺大同後衛人朱遼東寧遠諸軍出關救松杏加銜督師未幾卒遂進志完兵部左侍郎督師出關如繩武焦挺大同後衛人朱

文德義州衛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曹變蛟忠烈邱民仰王廷臣忠節焦挺朱文德烈愍張斗姚恭王之禎江翥饒動節愍

三月魏照乘罷

照乘在內閣四年庸碌無所見御史徐殿臣劾其曖昧棄妻縱嬖爲奸諸醜迹照乘力辨之御史劉之勃謂大臣不當爭辨帝責其妄議然照乘內不自安遂引疾去

質實

徐殿臣鄞人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

夏四月謝陞罷

初我皇帝屢遺書議和兵部尙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請主和以紓忠私言于傅宗龍宗龍出都以語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乃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奉書乞和我

要勞有加禮仍報書曰大清國

書予明國皇帝子繼承

太宗文皇帝屢遺書議和兵部尙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請主和以紓忠私言于傅宗龍宗龍出都以語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乃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奉書乞和我

要勞有加禮仍報書曰大清國

書予明國皇帝子繼承

太宗文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天眷佑遠邇臣服諸王等合辭勸進乃昭告

太祖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

天眷佑遠邇臣服諸王等合辭勸進乃昭告

天地受號稱尊國號大清改元崇德邇來我軍每入爾境輒克

城陷陣乘勝長驅若圖進取亦復何難然予仍願和好

者特爲億兆生靈計耳蓋嗜殺者殃好生者祥應感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各能審度禍福矜全億兆而誠心

和好則自茲以後宿怨盡釋彼此不必復言矣至我兩國尊卑之分又何必較哉古云情通則明情蔽則暗若爾國使臣來予令面見予國使往爾亦令面見如此則

情不蔽而和事可久若使臣不得面見情詞無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國家之憂矣夫豈扼絕使臣進見遂足以示尊耶至爾國有吉凶大事則當遣使交相慶弔

足每歲貴國饋兼金萬兩白金百萬我國饋人參千斤貂皮千張若我國滿洲蒙古漢人及朝鮮人等有逃至貴

國者當遣還我國貴國人有逃叛至我國者亦遣還貴國以寧遠雙樹堡中閒土嶺爲貴國界以塔山爲我國

界以連山爲適中之地兩國俱于此互市自寧遠雙樹堡土嶺界北至寧遠北臺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若我國人有越入及貴國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處死

或兩國人有乘船捕魚海中往來者爾國自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爲界我國于黃城島以東爲界若兩國有越境妄行亦俱察出處死倘願如書中所言以成和好則我兩人或親誓

書大臣代誓爾速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來予亦遣使齎

天地

和書及誓書以往若不願和好再勿遣使致書其億兆
死亡之孽于予無與矣于是以書授紹愉遣人護送抵
連山紹愉未至而陞昌言于朝房謂給事中方士亮倪
仁禎等曰議和事諸君不必言上祈籤奉先殿意已決
又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爲高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
士亮等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語仁禎及同官廖國
遴等文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
亮復繼言之疏數十上帝大怒削陞籍

州東十八里方士亮歛人倪

仁禎浦江人廖國遴長沙人

五月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總督廬鳳軍務

先是賀一龍賀錦諸賊在江北欲西合獻忠以湖廣官兵沮不得達及開封圍急督師丁啓睿及左良玉奉詔往援皆移軍駐開封旁近地獻忠得乘閒走英霍山中與一龍等相見皆大喜遂以是年三月攻舒城舒城令以憂去鄉官胡守恆與遊擊孔廷訓督兵民共守廷訓縱所部淫掠士民乃叛降賊城將降悍卒殺守恆被數十創以死獻忠遂入舒城改爲得勝州據之遣其黨分掠旁邑遊騎直抵廬州城下知府鄭履祥通判趙興基經歷鄭元綬合肥知縣潘登貴指揮同知趙之璞里居參政程楷分門守監司蔡如衡貪戾民不附賊謀滿城

質實雙樹堡

在寧遠

中不能知會提學御史徐之垣以試士至獻忠遣其徒
僞爲諸生襲儒冠以入夜舉礮城中大擾之垣如衡履
祥登貴並縗城走興基時守水西門聞變挺刃下戍樓
與鬪斬數人被創死元綏楷守南薰門並殉難之璞守
東門巷戰死賊乘勢連陷含山巢縣廬江無爲六安掠
巨艦數百習水師將窺南京太監盧九德以京營兵往
勦京營將孫應元黃得功者素善戰是年春應元追賊
羅山已敗歿得功乃與別將劉良佐擊獻忠于峽山再
戰敗績得功退屯定遠江南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
光起馬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餉朝貴坐
遣戍尋流寓南京與逆案光祿卿阮大鍼相結甚歡周
延儒之再召也大鍼輦金錢要之維揚求湔濯延儒曰
吾此行謬爲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鍼沈吟久
侍郎王錫袞薦士英知兵延儒力贊之竟得起用士英
未至軍賊勢張甚悉眾攻桐城挾營將廖應登至城下
誘降得功良佐合兵擊之于鮑家嶺賊敗遁退至潛山
擒斬賊將鬪世王馬武三鶴子王興國三鶴子者獻忠
養子號驍勇者也得功箭傷面愈自奮與賊轉戰十餘
日所殺傷獨多賊大駁于是一龍等棄獻忠去北投自
成而河南賊袁時中方寇潁州官軍聞警卽移兵勦時
中獻忠收餘衆襲陷太湖參將邱壯猷戰死知縣楊春

芳典史陳之訓教諭沈鴻起訓

質實

南薰門廬州府城
千七百有六丈門

導妻懋履並死焉獻忠勢復振

質實

南薰門廬州府城

七跨金斗河立水關二後漢末建

質實

元末重修南薰門其

南門也峽山在桐城縣北四十里卽古夾石鮑家嶺在

桐城縣西馬士英貴陽人胡守恒官編修贈少詹事謚

文節趙興基雲南太和人鄭元綬浙江人趙之璞程楷

皆合肥人楷初爲平湖知縣有政聲歷官雲南參政致

養歸徐之垣鄞人高斗光繁峙人王錫裘祿豐人邱壯

猷六安人楊春芳靖州人案一統志太湖知縣死于賊

者又有榆林李盛英賊掠境與守備徐際相禦之許家

寨力戰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孫應元忠烈趙

興基趙之璞程楷邱壯猷李盛英徐際相烈愍楊春芳

節愍鄭元綬

等並入祠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罷

逢聖與周延儒再召帝待之不如延儒及是月戊申子告歸宴餞便殿逢聖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流瀉動容焉越六日張四知亦致仕去

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並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

先是帝命會推閣臣吏部尚書李日宣等以德璟景昉倪元璽劉宗周及甡諸人名上帝令再推數人而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張三謨與焉大僚不獲推者爲流言入內帝深惑之召日宣及與推諸臣入中左門偕輔臣賜食已出御中極殿召諸臣奏對攻陳九邊形勢甚辨帝惡其干進叱之乃命德璟景昉甡入閣甡之柄用周延儒與有力焉延儒再相逆案輔臣馮銓頗助爲謀延儒許復其冠帶銓果以捐資振饑屬撫按題敘延儒擬優旨下戶部公議大沸延儒患之兵部侍郎馮元麟與甡善因說延儒援甡共爲銓地甡旣入閣延儒語銓事甡唯唯退召戶部主議者告以逆案不可翻寢其疏不覆延儒始悟爲甡給兩人遂有隙

質實

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宋玫字文玉萊陽人張三謨太原人

下吏部尙書李日宣等于獄

帝以會推不當責日宣等回奏奏上帝怒不解復御中左門召日宣對狀次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及房可壯宋玫張三謨帝詰日宣曰汝嘗言秉公執法今何事不私正宸奏日宣多游移臣等嘗劾

之會推事實無所徇日宣復爲攻等三人解帝命錦衣
官逮下日宣等六人並褫冠帶就執時日宣所舉蔣德
璟等多採人望中外翕然稱公然周延儒頗有所參預
攻之得與再推延儒實主之延儒客盛順者嘗爲浙江
巡撫熊奮渭營內召果推南京戶部侍郎攻父繼登官
浙江右參政知其事遂深信順爲攻營推舉于延儒
甚力而日宣不知也帝入蜚語惡日宣特甚詰責聲甚
厲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璟與黃景昉叩頭辭新命言臣
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延儒等亦乞
帝優容之皆不許遂下刑部獄廷臣交章申救不納帝
疑日宣未就獄責刑部臣剋期三日定讞侍郎惠世揚
徐石麒擬予輕比帝大怒革世揚職鐫石麒二秩郎中
以下罪有差御史王漢言枚卜一案日宣等無私陞下
欲重其罪刑官莫知所執不聽獄上日宣正宸煊戍邊
可壯攻三質實潤人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後家居
謨等削籍質實潤人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後家居
大兵下嘉興石麒自縊死王漢字子房掖縣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石麒忠懿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于朱仙鎮諸鎮皆潰

(是年夏四月李自成再圍開封良玉以兵往救戰不利
監軍主事余爵被執良玉遂引兵去開封圍久不解廷

議以良玉軍無鬪志故尙書侯恂嘗遇良玉有恩乃詔
釋恂于獄代楊文岳爲總督合督師丁啟睿之兵馳援
開封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營以激厲之並飭山西軍次沁
刻期渡河會恂等急擊而總兵許定國以山西軍次沁
水一夕潰去寧武兵亦潰于懷慶竟不赴會文岳未受
代仍統所部會啟睿于朱仙鎮良玉及虎大威楊德政
方國安四鎮軍畢集良玉見賊勢盛欲拔營遁乘夜縱
其軍突諸營驚潰良玉軍掠諸營馬羸以去于是
諸營悉奔啟睿文岳走汝寧獨副將姜名武一軍堅壁
不動侵晨自成擁眾大至名武督麾下血戰殺數百人
力竭被執大罵爲賊磔死賊乃往追良玉軍自成戒其
眾毋疾追繞出良玉前傍溪谷穿塹深闊各二尋環百
里以阻良玉良玉幸追者緩整眾以前行八十里扼于
塹不得進方下馬欲渡賊追者噪而至良玉兵大亂自
相蹂踐仆溪谷者無算棄馬羸萬匹監軍僉事任棟歿
于陣良玉走襄陽帝聞援軍屢潰怒甚褫啟睿文岳職
逮治定國誅德政詔恂拒河圖賊而令良玉以兵
會恂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帝終不能罪良玉也

實實

余爵烈任棟
忠烈任棟
余爵烈任棟

同遇害

本朝

乾隆四十一年

追謚

姜名武

我揚保

德州人

任棟永壽人

余爵被執罵賊

發明

六鎮兵潰于松山而誅止王樸四鎮兵潰于朱仙鎮而誅止楊德政軍律之失平甚矣方吳三

桂諸人

之倖而獲宥猶可解曰樸先潰也良玉則豈

非先潰者

而竟置罪魁于不問特以其强悍不易制耳夫賀人龍强悍不減良玉孫傳庭一旦入關中縛

之麾下數其罪而戮之三軍皆洒然動色誰謂跋扈

之將不可以威制哉厥後良玉出樊城奔武昌縱兵

大掠火光照江中而漫無顧忌其亦姑息之政有以

釀成之也

八月陳新甲下獄尋棄市

先是松山錦州相繼失職方郎中張若麒自寧遠遁還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邊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僨帥深結中貴爲援與司禮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當是時闖賊蹂躪河南開封屢被圍他郡縣失亡相踵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出關討賊先後陷沒賊勢愈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輒慰留之至是帝特惡其洩機事乃下之獄帝初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驗一日所遣職方郎中馬紹榆以密語報新甲會新甲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

視事去置其書几上家僮誤以爲塘報也付之鈔傳于
是言路譁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愠甚畱疏不下
已降嚴旨切責令新甲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
帝益怒言官復相繼劾之遂逮付刑部獄而和議亦中
罷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內
外給事中廖國遴等營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聽
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國法兵不薄
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不甚于薄
耶遂斬新甲于市新甲爲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
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帝頗倚之後給事中沈迅力
詆其失帝曰令爾作新
甲恐更不如迅慚而退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諸援軍旣潰于朱仙鎮帝乃詔山東總兵官劉澤清救
開封時城中食盡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守益固
澤清兵抵河北朱家寨將士不敢進澤清曰我以兵五
千南渡依河而營引水環之以次結八營直連大堤築
甬道輸河北之粟以餉城中賊兵已老可一戰走也皆
曰善乃分兵先渡立營賊攻之戰三晝夜後軍無繼者
甬道不就澤清拔營去賊圍開封者三所損傷多積墳
誓必拔之圍半年師老糧匱欲引黃河水灌之以城中
決水灌軍古人未嘗不出
奇制勝然必自據高原始
可收效建瓴之勢未聞地
處汨洳轉欲自潰其防者
開封瀕臨大河未始不可
借洪流爲遏險卽被圍至
再亦惟死守以禦寇氛高
名衛等乃忽倡決河灌賊

之計不知汎漲逼城勢如
釜底卽能一舉殲賊居民
尙恐不免沈竈營即可移
城邑又安能遷避乎坐令
稽天巨浸反資賊手以毒
害生靈庸夫逞臆妄爲致
貽酷禍更不啻藉寇兵而
賊盜糧矢

子女貨寶猶豫不決聞秦督孫傳庭已率兵出關恐諸
鎮兵夾擊欲變計會有獻計請決河以灌賊者名衡以
爲然周王恭枵募民築羊馬牆堅厚如高岸賊營直傳
大堤河決賊可盡城中無虞方鑿朱家寨口賊已知之
移營高阜具牒撞巨筏亦驅掠民夫數萬決河灌城會
天大雨連旬黃流驟漲口遂決丁夫荷鉢者隨堤漂沒
十數萬賊亦沈萬人河入自北門貫東南門以出奔聲
如雷名衡永福乘小舟至城頭周王率其官眷及寧陽
諸郡王避水棲城樓坐雨絕食者七日後得舟乃從城
上泛舟出同知蘇茂灼通判彭士奇久餓不能起並溺
死賊浮艦入城遺民俱盡拔營而西城初圍時百萬戶
後饑疫死者十二三汎梁佳麗甲中州羣盜心豔之至
是盡沒于水得脫者不及二萬人帝聞痛悼猶念諸臣
拒守勞命敘功加名衡兵部右侍郎名衡辭以疾卽擢
僉都御史以代名衡質實十七里寧陽郡王恭穎周端
監軍御史王漢爲右僉都御史以代名衡朱家寨口在開封府城西北
王肅湊第九子萬歷四十九年封蘇茂灼晉江人彭士
奇高要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茂灼士奇節愍

冬十月孫傳庭敗績于郊縣

是年春兵部尙書陳新甲薦傳庭知兵遂釋傳庭于獄
以爲兵部右侍郎帝御文華殿問勦賊安民之策傳庭

侃言帝嗟歎久之宴勞賞賚甚渥尋總兵賀人龍軍
潰秦督汪喬年敗沒于襄城帝卽命傳庭往代且授意
誅人龍傳庭以人龍家米脂其宗族多在賊中未可輕
發在道佯上疏曰人龍臣舊將願貰其罪俾從臣自效
帝亦佯許之及至陝大集諸將出不意縛人龍坐之麾
下數而斬之謂其開封噪歸猛如虎以孤軍失利而張
獻忠羅汝才出于柙也又謂其遇敵先潰新蔡襄城連
喪二督也諸將莫不灑然動色者傳庭旣已誅人龍威
震三邊日夜治軍爲平賊計而賊遂已再圍開封屢詔
趣傳庭出關傳庭上言兵新募不可用帝不聽傳庭不
得已出師抵潼關大雨連旬白成決河灌開封開封已
陷傳庭趨南陽自成西行逆秦師傳庭設三覆以待賊
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
虎陽北以誘賊賊奔入伏中成虎還兵而鬪高傑等突
起翼之左勦鄭嘉棟左右橫擊之賊潰東走斬首千餘
級追三十里至邠縣賊棄甲仗軍資于道秦兵趨利賊
覘官兵竄反兵乘之兵大潰副將孫枝秀躍馬以追賊
擊殺數十騎賊因圍之馳突不得出馬蹶被執植立不
撓以刃臨之瞠目不答一人曰此孫副將也遂殺之參
將黑尚仁亦被執不屈見殺覆軍數千材官小將之歿
者張映奎李棲鳳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傳
庭走鞏縣退入關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

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柿園之敗也
孫枝秀黑尙仁烈愍張曠奎等並入祠

質質

左勳總兵官光先之子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

十一月總兵官劉超據永城反

超初以偏裨從貴撫王三善討安邦彥積勞遷四川遵義總兵練國事丁魁楚丁啟睿爲督撫皆嘗檄超赴軍前討賊超忽上書陳功簿意頗鞅鞅遂坐怨望奪職數求復官不得李自成圍開封超請招降土寇協擊之乃起超保定總兵令率兵赴救超憚不敢行同縣御史魏景琦方家居見超日與土寇相往來未嘗與自成一戰詆超爲通賊超怒憇之舉人喬明楷明楷復謂之超乃大憤殺景琦一家三十餘人并殺明楷而反巡撫王漢謀執超揚言招撫分兵伏城下而獨與軍將數騎入超先發殺漢參將陳治邦遊擊連光耀父子格鬪死有馬魁者負漢屍奪路以出聞于朝命鳳督馬士英太監盧九德總兵陳永福討之超據永城守時永城以禦賊故先屯糧積芻制火礮盡爲超有官軍連戰賊屢挫築長圍困之超官貴州時與士英相識緣舊好貽書士英曰今文臣軫結成勢錮不可拔爲守令則驅民反爲督撫則驅兵反爲臺省則驅將反天下反者何一非此等驅

之超非侗愚豈願棄功名捐首踵蒙不韙之名蹈汙敗之行爲天下笑哉勢激之使然也士英得書因勸之降

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旣歸朝

安用此已潛去其親信獻俘于朝磔死

質實

劉超山

父爲永城估遂家永城王漢初爲內鄉知縣屢建破賊

功降旨優敘是年春行取入都以試御史監軍與督臣

侯恂南援汴尋詔漢巡撫河南賊灌開封漢自柳園夜

半渡河逐賊戰小卻守備李日舒歿于陣諸軍殊死鬪

賊敗追至朱仙鎮連戰皆捷遂代高名衡撫河南陳治

邦臨漳人李日舒棲霞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

我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魯王以派自殺

時關內外並建二督又分設二督于昌平保定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薦督張福臻尤昏庸給事中方士亮劾之因言移督師關內則薦督可裁福臻可罷于是召還福臻令遼督范志完兼制關內移駐

關門志完辭不許求去不許上疏言不能兼薊請仍設

薊督始以趙光抃任之而

大清兵已自牆子嶺入薊州分道南嚮乃急徵諸鎮入援

援軍至者甚眾皆觀望志完光抃畏怯不敢戰河閒以

南多失守

大兵乘勝抵山東下臨清諸州縣攻兗州知府鄧藩錫走

告魯王以派曰郡有吏國有王猶同舟也列城失守皆

由貴家惜金錢而令寢人餓夫列陣捍禦夫城郭者我

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

我以命乎王誠散積儲以鼓士氣城猶可存不然大事

一去悔無及矣以派不能從藩錫與監軍參議王維新

同知譚絲曾文蔚通判閻鼎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

芳聲副將丁文明長史俞起蛟給事中范淑泰等分門

死守力不支城破文明戰死維新猶奮力格鬪被二十

一創乃死以派自縊樂陵陽信東原安邱諸郡王皆死

藩錫絲文蔚鼎昌期芳聲起蛟淑泰舉人羅于寧並殉

節時十二月八日也我

大清兵遂長驅南下直抵海州贛榆沐陽豐沛凡克府州

於戰守及紳士之殉節者畿輔則薊州兵備僉事張名

世管薊鎮糧儲戶部主事馬嗣休霸州兵備副使趙輝

知州丁師義里居參政李時茫河間參議趙挺督守給

事中周而淳知府顏孕紹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里
居襄陽知縣賈太初訓導馮運隆順德知府吉孔嘉里
居台州知府傅梅中書舍人孟魯鉢張鳳鳴定州知州
唐鉉趙州知州王端冕敎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永清
知縣高維岱典史李自正敎諭邸養性鄉官劉維蕙阜
城知縣呂大成武邑知縣鄭集命沙河知縣項易任縣
守備牛文科深州訓導劉名言吏目熊國俊平鄉敎諭
潘希明訓導李愈芬閻慎行清豐敎諭曹一貞訓導董
調元里居吏部郎李其紀黃州推官倡鶴舉富陽知縣
杜斗愚永平里居山東副使申爲憲新河里居淮安通
獻書山東則山東兵備僉事樊吉人登萊文麗南樂監生鄭
判劉文蔚韓城縣丞趙懋誠生員宗文登萊兵備僉事邢
國璽充西兵備僉事李恪臨清總兵官劉源清參將柳
毓融權關主事陳興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應芳吏目
員陳翔龍里居兵部侍郎張宗衡太常少卿張振秀戶部
知州景淑範貢生何燧鄒平知縣朱迥添萊蕪知縣馮
守禮陽信知縣張予卿濰縣知縣吳良能前知縣瞿騫
萬民生員商醇儒商大儒徐行泗徐士雅王國俊吳文
光臨淄知縣文昌時訓導申周輔高苑知縣周啟元壽
李耿里居桐柏縣知縣丁茂桂知縣陳顯

質寶

爲府以州屬之臨淄壽光皆漢縣明並屬青州府萊陽
漢昌陽五代唐改萊陽明屬登州府今悉因之魯王以
派荒王檀十世孫趙光抃字彥清九江德化人鄧藩錫
字晉伯金壇人王維新廣宗人曾文蔚泗州人閻鼎臨
汾人李昌期永年人郝芳聲忻州人丁文明義烏人俞
起蛟錢塘人范淑泰典浙江試事竣還家遂與藩錫等
同死樂陵魯靖王肇輝第五子泰舉于宣德二年始封
樂陵郡王至是爲泰舉八世孫以泛陽信魯莊王陽鑄
第七子當浩于成化十四年封陽信郡王至是爲當浩
七世孫宏櫛東原魯端王觀煥第二子頤瑜于嘉靖三
十六年始封東原郡王至是爲頤瑜曾孫以源安邱魯
靖王肇輝第四子泰玲于宣德十年始封安邱郡王至
是爲泰玲九世孫宏櫛張名世馬邑人子啟元同死馬
嗣休同州人母薛氏同死趙輝字黃如河津人子琬同
死丁師義字象先楚雄人趙廷慈谿人一門十四人同
死周而湗掖縣人顏孕紹字賡明曲阜人復聖六十五
代孫也閨室自焚死姚汝明夏縣人妾任氏同死陳三
接文水人巷戰死妻武氏殉之吉孔嘉洋縣人妻張氏
長子惠迪次子婦王氏同死傅梅邢臺人唐鉉字節玉
睢州人王端冕字服先江陵人陳廣心元城人王一統
人鄭集命延長人項易禹州人牛文科任縣人劉名言

唐縣人曹一貞宛平人董調元安肅人樊吉人元城人
邢國璽長葛人李恪安邑人劉源清濟寧人澤清弟柳
毓融博興人陳興言漳浦人路如瀛陵川人徐應芳臨
川人陳翔龍蕭山人張宗衡以兵部侍郎爲宣大總督
罷歸佐有司守城援不至城破死王道隆江都人景淑
範蒲州人朱迴添瀋陽王支屬由宗學貢生爲知縣馮
守禮猗氏人與二子據抱據奇並自殺張予卿武進人
吳良能遼東蓋州人城將破盡殺家屬拜母出力戰死
瞿騫上海人解任未行與良能協守城破亦死吳汝宗
寧洋籍龍巖人任萬民曲陽人文昌時全州人閹門自
焚死申周輔屯畱人周啟元黃岡人李耿江陰人陳顯
際真定人宋應亨侍郎攻族叔也應亨以城北庫薄出
千金建甕城浹旬而畢攻及邑人趙士驥亦出費治具
與顯際固守二月餘城破皆死之張日新浙江建德人
招降土寇安守夏共登陴拒守力不支與子光裔及守
夏皆死妻方氏自刎高名衡以巡撫守開封旣陷以病
歸夫婦同死節王大年歷官御史加太僕少卿以附魏
忠賢掛名逆案至是亦死楚煙與子鳳苞妻趙氏俱死
劉光先廣東人劉士環復州人張焜芳糾太僕少卿史
埶贊私爲所訐罷官歸會稽以事北上與馬之駒之駟
俱就執遂死其妻妾聞之赴井死賀秉鉞泰寧左衛人
以扶父柩至臨清巷戰終日力盡就執死劉大年廣昌

人使南京還朝過歷城適城破遂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范淑泰顏孕紹吳良能忠烈鄧藩錫吉孔嘉
宋攻高名衡張焜芳忠節王維新丁文明張名世趙珽
陳三接高維岱牛文科李其紀樊吉人柳毓融陳興言
文昌時賀秉鍊烈愍譚絲曾文蔚李昌期郝彥聲俞起
蛟馬嗣休趙輝丁師義李時茫周而淳姚汝明賈太初
傅梅孟魯鉢張鳳鳴唐鉉王端冕呂大成鄭集命項易
伯鶴舉杜斗愚申爲憲劉文蔚邢國璽李恪劉源清張
宗衡張振秀邢泰吉尹任王道隆景淑範朱迴添馮守
禮張予卿瞿騫劉鴻緒吳汝宗任萬民周啟元李耿丁
茂桂陳顯際宋應亨趙士驥楚煙劉光先

劉士環劉大年節愍羅于寧等並入祠

閏十一月李自成陷汝寧前保定總督楊文岳死之

文岳與虎大威等既自朱仙鎮奔汝寧詔褫文岳官候勘以寇患方棘猶治軍事未行至是賊以數萬眾來犯汝寧老回回馬守應革裏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爭世王劉希光亂世王蘭養成時已歸自成引兵畢會壓城五里而軍監軍僉事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文岳以保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持一晝夜川兵潰殺傷數百賊前從擊賊已戰死所恃惟大威俄大威中礮死守備蔡

浩父子指揮熊應呂梅振英張鴻光俱歿于陣文岳益
不支僉事王世琮知府傅汝爲通判朱國寶縋將士入
城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亦掖文岳貞會登城賊四面
環攻戴扉以障矢石雲梯堵牆而立城上矢礮擂石雨
集賊死傷山積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並登執文岳及世
琮國寶悌名聖殺汝陽知縣文師頤于城上遊擊朱崇
祖指揮張國正千戶劉懋勳楊紹祖袁永基同子世蔭
百戶葉榮蔭張承德李衍壽閻宗國奮力巷戰死汝爲
聞變投水死歲貢生林景陽國學生趙得庚楊道臨等
見自成大罵賊怒縛之城南三里鋪大礮擊之洞骨糜
骨死士民屠戮數萬焚公私廨舍殆盡貞會執去不知
所終崇王由橫崇世子諸郡王皆擄以行賊遂走確山
信陽泌陽遣其黨賀一龍掠地上蔡知縣官篆出禦之
與鄉勇馬天祥李和中質實崇王由橫簡王見澤七世
先爲汝寧推官討土寇流矢貫耳不爲動時號王鐵耳
者也傅汝爲字于宣江陵人朱國寶成都人文師頤全
州人藩任甫三日朱崇祖汝陽人妻孫氏自焚死張國
正六安人袁永基妻王氏亦殉節官篆膠州人本朝
傑蔡浩熊應呂梅振英張鴻光賈悌馮名聖忠烈甄奇
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楊文岳大威王世琮忠烈文師頤朱

崇祖張國正烈愍傳汝爲朱國
寶官篆節愍劉懋勳等並入祠

下給事中姜塚行人司副熊開元于錦衣衛獄尋遣戍

明季國政日非訛言竊起往往造爲蜚語以搖惑人心如二十四氣之說浮言不經妄爲傳播原亦不成事體至莊烈下書訓戒自以當時言路囂騰冀以前除積習乃姜塚妄加揣測竟敢萌過疑君上之心逞臆恣陳詭詞曲詰更乖臣子立言之體臺諫徒以憚激沽名尚且無裨國事從未有任私意以妄度上心可以謂之抗直者若熊開元之請見陳言終于調停塞白更不足供一噱矣

周延儒之再相也頗力矯其前所爲廣引清流于三俊長吏部劉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倪元璽佐兵部多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麟等皆布滿九列又請釋黃道周于戍所復其官言路亦得發舒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時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塚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重故責之嚴如聖諭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敢謂盡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恐言者不利已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蜚語騰播清禁此必大奸巨憲天下皆暗然緘默誰與陛下言天下事者是時帝方憂勞人皆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哀痛讀者感傷塚顧反覆詰難若深疑于帝者帝遂大怒曰塚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不詔獄考訊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見卽當毀何故屢騰奏牘其速按實以聞而同時有熊開元者亦奉詔下錦衣衛獄開元初以給事中左降淹久不遷頗觖望詣延儒訴己困頓狀延儒適以他事輒

命駕出開元大溫會京師戒嚴帝下詔求言凡官民陳事者卽日召對開元欲論延儒屢請召對及入見延儒同在不敢言一日帝御德政殿秉燭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對曰今所謀畫惟兵食賊寇不揣其本而末是圖雖終日夜不寢食求天下治無益也陛下臨御以來輔臣數十人皆庸人相繼爲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復救矣帝與詰問久之疑開元有所爲曰爾意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有且奏且頻目延儒延儒跪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于卿何與開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纍囚蠲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歎而已帝責開元有私開元辨延儒等亦前爲辨解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贖從之開元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贖陰令吳昌時等沮之及奏上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大怒令錦衣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素怨延儒令盡發延儒之隱以聞帝亦怒密旨下養性令潛斃採及開元于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

日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已而語
洩有奏之帝者請並誅養性養性大懼帝亦不欲殺諫
臣疏竟畱中會鎮撫再上塚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詞
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尙書徐石麒等擬
塚戍開元贖徒帝責以徇情骯法令對狀奪石麒官而
逮塚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塚已死塚弟垓口溺灌之
乃復蘇仍繫刑部獄已皆遣戍

質實

開元字魚山嘉魚人

十二月削左都御史劉宗周籍

宗周甫起廢籍爲左都御史旣至官召見文華殿帝問
都察院職掌何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
上可見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
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
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
望宗周以敗書屢聞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
臣楊嗣昌逮跋扈總兵左良玉俾督師大帥皆知憲勸
帝不能從閏月晦日召見廷臣于中左門時姜塚熊開
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
人死宗周愕然謂眾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
已及入對有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者請召試宗周
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

豈無火器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
反爲火器所誤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禹王大帥跋扈援
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
去畱則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
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旦苟
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
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
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
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
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
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
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
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
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
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時先才後守宗周
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當兼重操
守帝曰大帥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
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
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重帝色解曰朕已知之
命宗周起于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姜塚熊
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下錦衣獄陛下度量卓越妄如
臣宗周賴直如臣黃道周尙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

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
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
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錦衣獄終于
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
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
可問乎宗周曰錦衣膏梁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
卽陞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之臣亦不可不付法司
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憲職有閒曰開元此疏必
有主使疑卽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翼
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下刑部議罪閻臣持不
發捧原旨御前懇
救乃免斥爲民

李自成犯襄陽遂犯荊州焚獻陵

自成由汝寧引兵而西謀拔襄陽爲根本時左良玉壁
樊城大造戰艦驅襄陽一郡人以實軍諸降賊附之有
眾二十萬然親軍愛將大半死而降人不奉約束良玉
亦漸衰多病不復能與自成角自成乘勝攻良玉良玉
退兵南岸結水寨相持以萬人扼淺洲賊兵十萬爭渡
不能過良玉乃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至武昌
從楚王乞二十萬餉曰我爲王保境王不應縱兵大掠
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竄至山谷多爲土寇所害驛

傳道副使王揚基奪門出良玉兵掠其貲并及其子女畏良玉兵甚于賊賊既得渡長驅犯襄陽官吏皆先遁賊入城鄉官蔡思繩宋大勛殉節死賊分兵寇宜城知縣陳美固守入晝夜城陷抗罵不已爲賊磔死訓導田世福亦死之寇棗陽知縣郭裕發礮石擊傷多賊憤化甫薄城知縣萬敬宗遂自盡賊義之城獲全鄉官韓應龍自縊死寇穀城知縣周建中亦殉節寇均州知州胡承熙被執不屈與其子爾英俱死承熙有能聲遷刑部員外郎未行遇難寇鄖陽同知劉璇死之寇保康知州盧學古誓死守學正張郊芳訓導程之奇亦盟諸生于大成殿佐城守賊環攻四日無援城陷學古罵賊不絕口剖腹而死郊芳之奇亦不屈死州同知沈方一門十八人皆遇害賊已陷荆門遂合兵向荊州巡撫陳睿謨急渡江入城奉惠王常潤南奔監司以下皆奔士民遂開門迎賊湘陰王儼鉦遇害訓導撤君錫正衣冠坐明倫堂賊至欲屈之詬罵死戶部員外郎李友蘭不屈死諸生王維藩率妻朱氏及二女避難爲賊所掠令妻女赴井死城陷遂見殺諸生王圖南被執罵死歸州千戶呂調元率部卒不屈執至江陵絕食死夷陵鄉官李雲以

格鬪陷重圍中招之降大罵死亂刃下賊勢大熾所至輒摧破前巡撫宋一鶴急趨承天護獻陵陵柵木爲城賊忽大至積薪燒之烟罩純德山城穿一鼓而登盡毀禋殿守陵巡按御史李振聲總兵官錢中選皆降自成欲發獻陵陵中有質寶王揚基潛山人蔡思繩官羅平聲振山谷懼而止質寶知縣宋大勛官福建通判陳美字在中新建人田世福陽城人郭裕清江人萬敬宗南昌人韓應龍官長蘆鹽運使周建中泰州人胡承熙歙芳黃縣人程之奇黃岡人沈方桐城人陳睿謨武進人湘陰王儼鉗遼簡王植第十一子貴煥于永樂二十二年始封湘陰王儼鉗其八世孫也敏君錫字賓王絳縣人李雲官潁州知州有惠政州人建祠祀之謝事歸大書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二語子牖以自警竟殉節如其志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陳美忠烈盧學古烈愍蔡思繩宋大勛萬敬宗韓應龍周建中胡承熙劉璇萬惟壇沈方張允修李友蘭李雲節愍田世福等並入祠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八

江西書局校對

姜應門

吳增壽

歐陽鳳熙

恭校